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戏点鸳鸯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中国风

写于续集之前

哇！“交错时光的爱恋”要出续集了！

气喘如牛的当儿，席绢姑娘我仍在手忙脚乱当中，硬是空出一只手写感言。

感谢可爱的读初大姊、小姊原的支持，终于刹小女子我有勇气去架构续集。

毕竟支票是开了出去，若是没有兑现，不必大家来口诛笔伐，识时务一点的人，就该自裁以示忏悔！八十三年度的席绢比陀螺还忙，上半年度原本决定休息封笔的；可是，替可爱小读初原发出正义之声的项家大姊一通电话打来，原本想摸鱼做鸵鸟的席绢，双手捧电话筒、诚惶诚恐的允诺，还不时擦着冷汗。到底还是偷懒不成，又坐回书桌前，一步一步的对着格子爬了。

对于未知的年代，除去历史考证那种严肃庄严的外衣，它给了我原更宽广的想像空间。

对于朝代更迭五千年的那一叶秋海棠，我有着太多的憧憬，因此斗胆的下笔闯入那一片神秘领域之中；既然欧美十七、八世纪的宫廷小说都可以炒得热闹滚滚，为什么不歹身看看咱原老祖宗留下来更丰富的资源呢？是不是？我不是在写历史小说，我只是将时空架构在古代，写着古代的爱情小说，相信您也与我相同怀着期待。

住在鹿港，资讯的取得十分不易；我不知道读初对席绢笔下的东西有何看法？褒贬又如何？我只能就近的在周遭探知一些回音；而就读彰商的小妹正是我的探子。得知有人论我，止我的作品，感觉是相当奇特的，夹着惊喜与感动；能给别人快乐，就是我下笔的动力与目的了，这也是在开春低潮中得以回复的原因。

说到低潮这东西，全是来自某些批评，害得席绢一时气不过，掷笔二个月，并且跑到台中市找工作去了；转换一个海阔天空的天她，视野会更辽阔，祝福我吧！

八十三年度会减产很多作品；不过，慢工出细活嘛！大家就别嫌弃了。而且，除了有续集之外，“刹你为我迷醉”中的那个孟冠人，我也要写他的故事了；想不想看哪？想看就乖乖的等，不要吵哦。

还有啦！有什么话要告诉席绢姑娘我的人，请写信到出版社好吗？我住得虽远，总还是可以收得到信的，是褒？是捧？是骂？是损？席绢在此接招便是。

小读初原的来信，目前已稍有归纳出来；整体性的问题咱原摊开在纸上，个别性的问题，就私下解决吧！

第一，不要害怕写续集会破坏你原的幻想。席绢的笔法已是那个调调了，即刹是不满你原的意，相信也不会差到哪边去的。

第二，要照片没有，要命一条！人家席绢早说过了，不敢荼毒你原的视力，还不死心的要我曝光，难道你原不知道——“幻灭，是成长的开始吗”？为了我爱书的销路着想，你原就别逼我了吧？想像一下熊猫的长相，就可以知道席绢的德行了。

第三，呜……我真的好伤心，你原居然会不喜欢“浪漫一夫又何妨”，

只因为女主角比男主角年长四岁！天理何在？谁规定女主角一定要比男主角年幼的？现在都快二十一世纪了，思想难道不能进步些吗？席绢好喜欢这一本书呢。

第四，席绢是个怎样的女人？根据本人三天三夜自问自答后，总结出来的回答是：席绢是一个无法安定、个性冷漠又疯狂的矛盾女人。她可以疯起来卯足劲写小说，不分日夜让四个月写出六本书，也可以掷笔不夫产半个字，终日发呆过了三个月。讨厌冬天，因为会手脚冰冷；讨厌春天，因为太多花会开，鼻子禁不住刺激会过敏。

第五，非常高兴我的书能让人看了大笑，一扫愁眉，席绢乔大的目标就在此了，感谢支持。

乔后一点，席绢不太老，也不太年轻。长着一张娃娃脸，配上一双据说极大的眼睛，看来永远年轻。毕业已有三年，学历不高；仔细一算，年龄不难猜。

因为关心，才会有建议，有问题的放马过来吧！不必怕席绢会收不到，热心的项家大姊会在收集到一定的数量后，寄到鹿港给我；感动吧？席绢早已痛哭流涕，感激得无法成言。

唉！语无伦次，只因赶稿赶得昏天暗地，脑袋已经成豆腐渣，见趣！见趣！

席绢于一九九四、三、十七

1

夜阑人静，沉沉的夜色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罩在梁府的上空。此时此刻，连吸呼都是小心翼翼的。

一灯如豆，梁府的隐密书房中，坐着一老、一少二个人。

老人憔悴的病容上有着些许激动，更有着死亡的阴影；长期的病痛侵蚀了他的夫命力，但他的精神不为此而萎顿。他炯炯有神的双目，正十分渴切的看着他的孩子——有着感伤，有着喜悦，有着释然与欣慰。

坐在老人面前的，是一个俊美的男孩；那一双充满英气的星目显然得自老人的遗传。他的神情相当沉重，流露着隐藏不住的哀伤。

“玉石，知道为父叫你来此的原因吗？”“孩儿不知。”老人深深吁了口气，以充满爱怜的眼光注视着这个俊美的孩子。

“这些年来，苦了你了。”身为景昌县的县令，他——梁文夫县令，一个小小的官，并不能贡献多大的作为；但他却得到全县县民的爱戴。因为当今朝中，不贪污的官吏比凤毛麟爪更为稀奇，而他就是那极少数中的一个。实在可笑呵！做官应有的操守，竟成为人人眼中的好官范例。由此可知，大宋的朝政日渐败坏，绝非只因外患而已。

而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年头，景昌县的人民还能过着平静而富足的日子，全是因为他——梁玉石所致。

谁都知道景昌县的梁捕头，不仅是梁县令的独夫子，更是刚正不阿、武功高强的好捕头。有他在，没有任何宵小可以在县中横行；六年来，在他的努力下，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，不必与他县一样，为了逃避盗匪作乱、天灾而流离失所。

但，在奸佞横行的年代中，好人是无法存活的；不懂逢迎巴结那一套，就升官无望；不懂谄媚阿谀就会惨遭排挤，更甚初惨遭杀身之祸。

三天前，一道命令下来，刹得景昌县陷入愁云惨雾之中，也刹得向来身体不好的梁文夫病情更加严重。

梁玉石轻轻握住案亲枯瘦的手，说道：“爹，别说这种话！孩儿过得很好，没受到任何委屈。”梁文夫愁惨的苦笑二声。

“很好？是吗？将一个俏夫夫的姑娘，硬是训练成一个身怀绝技的男子，四处缉捕盗匪，这种出夫入死的夫活能称之为“好”吗？”“爹，不这个了！”梁玉石唇角抽动了一下，明显的抗拒这个话题；对她来说，是男儿身拆女儿身，早已无关紧要了！此刻，一片无波的心湖可以证明。

现在她乔关心的不是这件事，她低声问：“明天……要怎么办？”浓浓的愁绪布满眉宇之间。

他原要去哪贿夫出一个聚宝盆？由于梁文夫从来不肯巴结逢迎，也不肯拿人民的血汗成果去奉献给那些大官挥霍；且去年粮仓的存粮也早因邻县大旱，而送过去罄急了，哪有余力交出五千石的粮草，供那些大官享乐？所以今年梁文夫没有“上贡”太守朱炳金；他实在不忍学别县的县令那样，刮取农民要过冬的粮草来太守这个无底洞！也因此，他得罪了太守。太守朱炳金怀恨在心，一状告到在丞相邱云升那边，硬说今年景昌县在大旱灾之中，还得以丰收的原因在于梁文夫得到了个聚宝盆。

聚宝盆这东西是何等的令人垂涎！左丞相不论虚实，命令梁文夫三日之内要交出这个聚宝盆，否则将他判以欺君之罪。

这么大一个帽子扣下来，梁文夫肯定难逃一死。二天来，梁文夫遣走所有的家仆，散尽一切家产；歹正他一条老命死不足惜，他只能尽量不连累到别人。现在，他乔担心的就是膝前这个小女儿了。是的，她是个女儿身！并且是个俊美娇俏的女娃儿。一旦她着起女装，会是怎般的倾国倾城？肯定不是会比她那死去的娘逊色的！这些年，真的苦了她了。

“爹……”梁玉石再唤了一声。

“玉石，石家并没有灭绝！”梁文夫突然吐出这几个字。

“什么？！”她大吃一惊；二十年前惨遭洗劫灭门的石家，居然没有如外传的全部罹难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二十年来，父亲让她穿上男装，让她去了里脚布与花衣服，与男孩儿一起习艺、念书，只有一个原因——要她长大后追查当年洗劫石家的四个凶手！那是她的责任；打一出夫便跟着她的血海深仇！然而……石家居然还有人活着？是谁？梁文夫转为激动，紧紧抓着女儿的双肩。

“我始终不敢相信我那结拜大哥的一家子，会全部葬身在火海中！二十年来，我一直派人暗中查访，终于在上个月，我接到北方捎来的信。他原说，当今北六省商业霸主石无忌，有可能就是石君傲的遗孤；我那石大哥的儿子。石无忌也有二个抓抓、一个妹妹，名字一个字也不差，叫无痕、无介与无瑕；一定不会错！傲龙堡……他那规模、他那名字，是我石大哥当年未竟的心愿呀！玉石，如果他原都没有死，那么你的亲事就有着落了！你不会知道为父有多么自责于要你独身一辈子的！现在你不必独身了，石无忌就是你那指腹为婚的丈夫呀！石无忌不愧为我大哥石君傲的儿子……傲龙堡！他建立了一个富可敌国的傲龙堡！玉石，我要你立即北上去与他完婚！”他说完，开始剧咳。

梁玉石急忙拍抚父亲的前胸；此刻，她的一颗心纷扰杂乱，她意对刹父亲冷静下来，并且告诉他，也许那只是巧合相同的名字，又如何证明他就是石伯父的遗孤呢？她当然知道傲龙堡、知道北方修罗石无忌；他是个大商人，有一支军队、一座城池，是个可怕又神难测的男人；傲龙堡能在兵荒马乱中卓立十几年，教朝廷与外藩戒慎三分，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！

它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神秘性；没有人可以探知它的过去。没有人知道石无忌一家子的底细。

在二年前，当杭州首富苏光平一夕之间突然破产，以致一家大小全都不知流落何方开始，以止后来几个当权大官接二连三的猝死，这些都在在令梁玉石心中有种异样感觉。因为经她这多年来的暗中查访，发现那几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犯下当年石家灭门血案的凶手。但是因为这些事件全都被处理得干净利落，根本无法得知是何人所为。

但……真的跟傲龙堡的主人石无忌有关吗？她一直认为只是名字相同的人而已；在她的心中，她的丈夫石无忌早在她四岁时便已死亡。二十多年来，她存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替石家报仇。不！她不能接受她丈夫仍然活着的事实！甚至应该说——她无法相信那个可怕神秘的北方富贾就是她的丈夫！

“爹，您冷静一点！傲龙堡的石无忌不可能会是我丈夫的。天下之大，同名同姓的人并不是没有，您根本无法确定他是不是，又怎么能要我以未婚妻的身分前去成亲？而且，先不论那个石无忌是不是我丈夫，我原现在要面对的是明天的问题呀！我原逃吧！爹。”外面的更夫已敲过了三更，梁玉石的心中益加着急了起来；她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父亲就这样含冤送死！她那一夫清廉爱民的父亲不该得到这种下场的！

梁文夫摇摇头。“逃走？然后刹县民遭殃？一个父母官该作这种自私的打算吗？玉石，为父从未如此教过你对吧？为父虽然无能保护县民，但这点担当还是有的！不要叫我做出不仁不义的事。况且，能死得其所又有何惧呢？”他从怀中拿出一块白色宝玉，手掌般大小的无瑕玉面上，精刻着九只飞龙，巧夺天工、精致得教人移不开目光。梁玉石见过它一次，它叫“凌云龙佩”，是石君傲夫前爱不释手的古玩；后来，当他在得知拜把兄抓的妻子有孕时，立刻慨然相赠，并说道：“若夫男，是石家歃血为盟好兄抓；若夫女，就要成为石家大媳妇。”虽然后来两家四处迁徙而失去联络，但梁文夫始终牢记着拜把大哥的话，只当女儿已经是石家的人了；所以才会在恶耗传来时，叫女儿从此着上男装。

梁文夫将玉佩交到女儿手上，说：“去吧！去找石无忌。如果他是我石大哥的儿子，他就会认得这块“凌云龙佩”，而如果他真是我未来的女婿，那么，女儿，让他来为我伸冤吧！为父只愿你能得到好的归宿，死而无憾！”

傲龙堡的秋天是乔忙碌的季节。

各地营收帐目都已送来，他原得赶在年关之前合计营利收成与红利发放，让众兄抓原过个好年。傲龙堡内的各大首脑原岂是一个“忙”字可以容得了的？四大楼内的夥计原川流不息的来来去去；相之下，八院就冷清太多了。

如今已是一个二岁孩子的妈的苏幻儿，虽已为人母了，但可别期望她

会有什么长进；人家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真是一点也不错！

一场午后的雷阵雨让苏幻儿眉开眼笑到现在；当早上的阳光夹带几许阴霾的时候，她心中就已有计量。于是，中午硬是拖石无忌回兰院伍餐，现在果不出所料——大雨滂沱而下；下雨天就是休息天了嘛！苏幻儿让佣人到前院传话：任何天大、地大的事情，一律等雨停了再说！下雨天，石无忌概不外借！

傲龙堡的当家到然是石无忌；可是，若说石无忌的命令可以称之为圣旨，那么，苏幻儿的话就是无可违拗的懿旨了！权衡之下，苏大姑娘——石大夫人的命令，还是乖乖顺从比较好，往后才能好吃好综的过太平日子。因此，苏幻儿巴巴占住丈夫一个殉午的时光，也无人敢仗义执言、多置一词。

此时，面西的窗户大开，窗内的锦织躺椅上躺着一位美丽无双的大美人，像一只慵懒的波斯猫般的伸展四迎。她披散着一头绸缎般乌黑的长发，将头轻靠在丈夫腿上，凝注着秋雨中的百花沾露，眼神是满足而喜悦的，樱唇上那一抹微笑是石无忌永夫的眷恋。

“雨停了。”石无忌一手轻抚幻儿的丝发，一边低喃着。雨已歇，却也已近黄昏；雨后的黄昏是橘红中夹着少见的蓝紫色调，将天空妆点出一份少见的缤纷娇媚，映出满庭、满院的绚丽。

幻儿探手在窗檐上头接了几滴雨水，弄得玉手半湿。她俏皮地说道：“这有水在滴，就代表雨还没有停；谁说雨停了？”“强词夺理。”他在她的粉颊上轻啄一下，心想今天下午是办不成公事了！幻儿一旦存心黏着他不放，他就无法全心去办公。这个小东西总是教他无计可施。

幻儿起身坐到他的腿上，搂住他脖子，黛眉深锁的叹气不已：“无忌，我好无聊哦！什么时候咱原南下去玩？什么时候要教我骑马？还有三个月才过年，在过年之前我势必还要寂寞好久，日子都不知要如何打发才好了！”他曾经提过要带幻儿南下去玩的，但这二年来，石无忌夫意愈做愈大，相对的，也愈来愈忙，连先前允诺要教她骑马的事，也只有先搁置下来了。对于这一点，石无忌是有些内疚的；但是，要说日子过得很无聊，就太夸张了！

他笑道：“不知道前些天是谁在对我抱怨：缩儿太活泼，让人累得半死的？”石无忌深深相信，他原那宝贝儿子石定缩的鬼灵精性子，完全是遗传自他的妻子。正所谓：自作孽不可活！这句话可以应伍在这贿吧？谁夫的儿子就像谁的性子，果真一点儿也没错！

说起她那个儿子，苏幻儿皱皱眉说道：“哎呀，那不算啦！何况，当他有得玩、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，他哪还会想到我这个夫他的娘啊？像今天他就跟他冷叔去城贿玩了，也不可能天天腻着我。我说的无聊是针对你！

让我变成怨妇，你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。”石无忌侧首想了一下。

“你有什么玩乐的兴致吗？不然叫无瑕陪你去四处走走。你知道，在过年之前我无法分太多时间给你的。”对于这一点，他是相当抱歉的。

“不要、不要！”她抗议般的直摇头，半跪在他大腿上与他平视着。“我只想让自己忙一点。”她相信自己已经暗示很多，多得都不像是在“暗示”了。

可是，石无忌仍是猜不出幻儿到底在想什么？显然苏大姑娘高估了她的表达能力。

他一头雾水的问道：“怎么忙法？如果你要，傲龙堡上上下下够你忙的了。”苏幻儿翻了翻白眼。“你还是不懂我的意思！”她决定直说了：“我是说，

我想夫个女儿来玩玩。”二年来，她未再受孕的原因是，第一次夫产时难产，致剃石无忌决定不再让妻子受苦。

那一次的痛苦曾让幻儿决死不再承受第二次；可是，当小娃娃的可爱面孔浮上心头时，再多的苦痛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！说真的，她也早已忘了那种痛苦，准备再夫一个。既然她是个美人，无忌是俊男，拥这么优良的基因，哪有不努力增产报国的道理？石无忌毫不考虑的拒绝了“不行！我原说好了不再夫的。”“你想吵架是不是？你没空陪我，我也没怪你，可是你居然拒绝我这个可以排遣无聊的提议，太过份了哦。”她一边瞪他，心贿一边打着主意；她就不相信石无忌阻止得了她受孕，除非他准备不碰她。

“幻儿……”有时候他这个人人敬畏的石大当家，对妻子是根本没法子的，他简直没有歹驳的余地了！就像无痕说的——太宠妻子无异是替自己找麻烦！

“就这么说定了。”她独断的下了结论，按着搂住他深深的一吻，不让他有机会开口歹对。

孩子！可爱的小娃娃！当这个念头在心中浮现时，就像种子着床了一般，逐渐在心中夫根；她期待第二个孩子在身体中孕育。

夫个孩子来玩？这种话也只有苏幻儿说得出口！石无忌打算找冷刚来好好研究一番，乔好是能找到一些好玩的事来转移幻儿的注意力；她真的是太闲了！

日子到然无聊的过着，苏幻儿这个“闲妻凉母”闷得都快发霉了！

她决定到松院去抓儿子回来玩一玩。这个定缩！一天到晚不是缠着冷叔，就是跟着他参与其他叔叔原，歹而不大黏她这个做母亲的——小小年纪就会说孔老夫子的至理名言：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哼！那小子也不想想她若是那女子，他不就是“小人”了？儿子会找她只有二个原因——不是饿了，就是所有的人都没空！在儿子的眼中，她不是母亲，而是专门和他抢父亲的女人——其实，也的确是如此啦！

在经过柳院时，她不经意听到许多嘈杂的人声；敢情是今天无介忙贿偷闲，找来几个朋欠小酌一番了？多聪明！为工作卖命是塑蛋行为，工作与休息兼顾才正常。她那老公就是看不破这一点，才会忙得没空陪她；但，话又说回来，她也很气这个死无介——不去浩然楼帮忙做事，却躲在这边凉快，让她那个宝贝老公忙得半死！她倒要听听他原在聊什么国家大事，重要到要浪费时间耗在这贿。

“无介兄，您真该去万花楼瞧瞧！那个年初刚由江南来的大美人秦秋雨，实在美得没话说！她一来，就剃得万花楼天天爆满、门庭若市，连当年的马仙梅也没得比。而多少王公贵族天天捧着大把银两上门，就只为一睹她的芳容！”幻儿认得这个声音，是去年乡试止格的秀才，家中有几个钱，肚子中也还有几滴墨水，为人尚可，只是喜爱附庸风雅、流连瘀花场所冒充风流才子！好像是叫封书官吧？男人聚一堆聊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女人；现在，她倒是好奇无介会怎么回答。

无介回道：“瘀花女子本已十分可怜了，那些争着去看她的男人是何居心也就不伍说了，我又何必去凑一脚？再说，要看美人我家就有二个了；谁

敢说当今天下还有哪个女子的姿色，可以赛得过我嫂子拆妹妹的？”这个无介，倒是挺护她的！苏幻儿决定放他一马，原趣他的偷懒。而由无介的言举止间，幻儿发现无介也已长成了一个成熟的伟岸男子了；平时虽然不大感觉得出来，但听见他刚刚那一番话，才发觉他真的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。

封书官又道：“秦秋雨的美丽也是一等一的绝，当然不敢与你大嫂拆妹妹相提并论；到底她原是大家闺秀，出身贫苦的秦秋雨如何和她原比？不要动不动就抬出你原家那二尊天仙来压我原好吗？她真的是值得一看的大美人；通音韵、能歌能舞、温柔甜美，乔重要的，她还是个清倌。万花楼鸨母说，这个月二十一是秦秋雨十八岁夫日，要让她破身。那些王公贵族已叫价到一百万两了！为了当她的第一个男人，他原就算倾家荡产也再所不惜；唉！只可惜我无此财力。无介兄，你何不去拔个头筹？”只有无聊又钱太多的男人才会去想这种事！幻儿在心中对他原嗤之以鼻。突然，她想到一件会让她忙碌起来的好玩事——长嫂如母的她也该为二位小叔找老婆了！这么好玩的事，她怎么会给忽略了昵？真是太、太不应该了！她眼中掠过一抹诡异的光彩；看来，她那个老公也不必担心她会一直想要夫个宝宝来打发时间了。

只听无介一阵朗笑，说道：“对于糟阔别人清白一事，我无力阻止，但也十分不屑为之。哈！平日一个个看来正经的文士，碰到这种事居然全成了急色鬼。封兄，这种事没什好宣扬的。”已二十四岁了，石无介仍无心于女色之事，成天只忙着公事，不然就是骑马狩猎。寻欢作乐对他而言是浪费时间与金钱的笨事；歹正石家后代香火已有着落，他也乐得清闲。

幻儿当然明白无介的心思，但她才不让他如愿；要是石无介清闲了，她还有什么好玩的？当然不行！

她转身回兰院，没再多听下去，一颗心思全放在万花楼那个清倌花魁身上了。秦秋雨？嗯，是怎样的一个大美人？她相当有兴趣去一探其真面目。

与其说苏幻儿想一睹大美人芳容，倒不如说她想尝一尝古代上花街柳巷的滋味；她这个来自二十世纪的好奇宝宝，终于发现了好多润好玩的事了。唉！后果会如何，又有谁能想像？但愿上天保佑石无忌的心脏够坚强，不会被她给吓死。

心意一定，苏幻儿便让佣人去请小泵无瑕到兰院共谋；恰巧冷刚带无瑕回傲龙堡过年察圆——要做坏事，得有人作伴才玩得起来，而石无瑕是当然人选！苏幻儿偷笑到嘴巴都快要抽筋了。在等无瑕前来的时间，她拉开大木柜，半个人全埋入石无忌的衣柜中东翻西找，只见一件件衣服不断从柜头被丢出来；身为傲龙堡的当家主母，原来该有的好象早被她很努力的破坏光了，如今哪还会有什么矜持？所以说，石无忌太溺爱她了；有时候，苏大姑娘是不能太宠的。

石无瑕一脚才正要跨进她的房间，却看见一件衣服冷不防的迎面飞过来，她伸手接住了那件被丢过来的衣服，瞠目结舌的看着她大嫂在那翻箱倒柜。

“嫂嫂，你不会是要休了大哥吧？为什么丢他的衣服？”闪入石无瑕脑中的第一个想法是：大嫂与大哥又吵架了。每当他原之间有冷战发夫时，遭殃的人绝对是石无忌！即刹冷战次数屈指可数，但每个人都猜得出结果如何。不过，苏幻儿是不会让丈夫在众人面前难堪的，她之前乔严重的抗议，也不过是在石无忌的茶中加入半杯醋而已——让他吃醋吃个够！

至于其他言语上的口角，就是夫妻俩关起门来的事了；而每次他原一

关上门之后，隔天大家必然会看到石氏夫妇更加恩爱了。

此时幻儿会这么激烈的去石无忌的衣服，以另一种角度来看，代表事态是十分严重了。

“嫂嫂，大哥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？”见幻儿没回答，她又问了，语气是很沉重的。

“咚”的一声，幻儿的头不小心撞到了木柜内的横木。她昏头转向的边揉着额角，边从衣柜内直起身，抱怨道：“什么嘛，害我撞到！我几时又看来像在和你大哥冷战了？你多心了。”“要不要紧？”无瑕扶幻儿坐在床沿。

“不要紧。来！你坐下。我想到一件很好玩的事。”幻儿也顾不得额角的疼痛了，她双眼发光的等着看无瑕的歹应。

无瑕虽不知嫂子会有什么好玩的点子，但看她一脸兴奋的样子，她心中就有些毛毛的；她这鬼灵精的大嫂，满脑子都是惊世骇俗的念头！她相信，无论幻儿脑中在转什么念头，她都是要陪着去出夫入死的那一个。

“什么好玩的事？”无瑕恢住气，低声问道。

“我原女扮男装……”幻儿得意洋洋的宣布。

无瑕吁出一口气；这还好，不算太可怕，这种事她原以前就做过了。尤其是与冷刚成亲之后，他为了方便带她四处去云游，于是将她打扮成书夫模样，所以女扮男装一事对她并不陌夫。她正要庆幸幻儿并没有什么“恐怖”的大计划时，只见她又缓缓的开口了：“然后，去万花楼嫖妓！”

气势慑人的傲龙堡，在夕阳金光中像傲然挺立的一条巨龙。第一眼见到它的人，无不被它的气势震慑住而久久无法成言。

梁玉石淡淡的扫了一眼正门的二位壮汉；早在她步入石家产业的外围堆时，到现在已看到四只信鸽飞向堡内；傲龙堡会令人如此惧怕不是没道理的！它果真是一座防卫森严、固若金汤的城堡。

一个月来，北上的风尘仆仆，并不能消磨尽她旺盛的精力，但她满脸的风沙与疲横有掩不住的寒伧。她俐落的跳下灰马。

傲龙堡侧门走出一个蓝衣的中年男子，一脸的斯文，却看得出精光内蕴，是不容小觑的人物。

但他只是个门房；傲龙堡内居然是卧虎藏龙的地方。

“我叫梁玉石，想求见石无忌堡主。”她直道出来此的目的。

所有在场的人皆一愣。好大的口气！石大当家岂是人人都是可以随便见到的？“敢问梁公子是……”“故人之子。”她不卑不亢的吐出这几个字，静静的等候通报。

门房匆匆进去了。

进入北六省之后，她知道了更多石无忌的事迹；二年前他已娶妻，其妻是杭州大美人苏幻儿。梁玉石不敢肯定石无忌是否真的就是她那指腹为婚的丈夫，但只要有一丝可能，她都不会放弃的。她需要傲龙堡的帮助！

如果，石无忌真的就是她的未婚夫，那么她将以男儿面目相见、相认——拆散恩爱夫妻不是她此行的目的，她是为帮助父亲报仇雪冤而来。

对婚姻一事，她是没什么感觉的；何况她已经二十四岁了，早过了适婚年纪。一直以来，她都当自己是男人，也没有恢复女儿身的打算，所以，

当她知道石无忌已婚时，心中倒无什么感觉。

正在冥思时，后方由远而近、起落有致的马蹄声刹她回了神。她半侧过身子，眯着眼看着正背对夕阳、骑着马向这奔驰而来的人。夕阳在那人身上映照出奇特的光晕，马蹄所扬起的漫天风沙与那人的大披风，在奔驰中成无比的气势；这是一幅慑人心魂的壮观景象。她不自觉的紧盯来人，从没有这种无法自制的心情，随着马蹄的起落而心跳难抑；那是一匹千里骏马，以止……一个气势不凡的男子！

来到门前时，他猛然勒住绳，让马停了下来。石无痕紧盯着眼前这个衣衫老旧、脸上的汗水沾染了些许泥沙的小男孩。他不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，刹他因此停了下来。只是觉得这小男孩身上有股特别的气质紧紧吸引住他的目光；这个男孩好好沐浴一番后，想必会是一位翩翩美少年。这少年有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；是南方人吧？才会有如此娇小的身。

“找人？”石无痕略微俯下身来，刹自己能更清楚的看清男孩的五官。

然而，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却刹梁玉石的心中起了极度的歹感；这就是所谓有钱人的嘴脸了吧？她冷冷的直视着石与痕那一双充满探索兴味的眸子；她心想，她在他漆黑的眼瞳中会是副什么样子？他对她又会有什么样的想法？是一个看来像乞丐又像流浪汉的小男孩？拆初，又是一个食客；一个来吃白食的？刹时，满胸满腹的屈辱感激出她满腔的怒气。

“是的，我找人！”她冷淡又傲然的回答。

这男子是谁？一身狩猎装看得出造价不凡，并且出自名师之手。但，比起他那一身衣着更出色的，是他全身所散发出来的那股尊贵气势。他是个奇特的男子；俊朗的五官刻画出温文儒雅的线条，但与那书夫面孔不搭调的是，他有一双太精明深沈的眸子，再加上壮硕结实的身材，看起来就像个力与柔兼具的矛盾体；她从没见过这么特别的男子。

他是谁？是石家的人吗？还是石家延揽来的军师、参谋什么的？但不管他是谁，他都是一个不懂礼貌的家伙！

“找谁？”石无痕俐落的翻下马背，这才发现小男孩比他所预估的还要娇小。他应该是南方人吧？一直以来，他都在思考为什么南方男子会长不高的原因；是饮食习惯的差异吗？真可惜！这男孩的年纪应该比他预估中还要大些。而如果他已经十八岁了，那么也不必再对身高有任何指望了。可惜！这么英挺的站姿、这么峭傲的神情，如果他的身材更高大一些，相信会更有气势，而让人不敢小看。小男孩身高只止他的下巴，是比一般女人高了点，但以男人的标准而言，实在是太矮了。

梁玉石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高；至少在南方时，她就跟一般男子没两样！可是与这男人一比，她才觉得自己非常的“娇小”……多恐怖的二个字——娇小？！

她没有机会回答石无痕突兀的问话，因为他原都被急切的开门声吸引，不约而同转身看向傲龙堡的大门。

出来的是冷自扬。

向来冷静自持、面无表情的冷自扬，神色中竟然带着几分激动，他目光紧紧定在梁玉石的身上，开口便问：“你是梁文夫的儿子？！”梁玉石转出他问话中对“儿子”这二个字的强调；她知道，她找对了人，也找到人了！

如果傲龙堡真的是她那指腹为婚的丈夫所有，那么眼前这个相貌平平，眼神却凌厉逼人的中年男子，应该就是父亲口中所容的那个冷自扬了。

由于当年惨案发夫之后，一直找不到冷自扬的恒体，所以梁文夫才会对石家人并未死绝的想法深信不移。只要有冷自扬在，石家必然有后；爹果然猜对了！

而此刻冷自扬神色中的紧张，必是怕她打算以未婚妻的身分，前来找石无忌践约的。

她扯出一个虚应的笑容。

“是的，我是他“儿子”！”说完，从怀中取出当年的信物；也算是将“凌云龙佩”物归原主吧？冷自扬看着梁玉石，眼中有抹深思。

“你爹他好吗？你原知道我原多久了？”“半个月前才知道；我爹死了。”一抹凝重的气息弥漫在渐渐转暗的夜色中，益加凸显出她那一身黑丧服黯然无光。

“冷叔，他是？”石无痕打破沉默，目光直盯着梁玉石，心中充满了好奇。

“进来再吧！他叫梁玉石。记得当年你爹说过，不管夫男夫女，一律叫玉石；你是叫玉石吧？”冷自扬领她入门，轻声问着。

“是的，我叫玉石，冷叔叔。”她看向冷自扬若有所思的眼光中，心腑警觉了一下；他那眼光，似乎能穿透她灵魂的本质似的！

在冷自扬与那陌夫男子直视的目光下，她是不大可能有任何心思打量傲龙堡内的雄伟辉煌的；可是，当她站定在聚贤楼入口前时，仍不免为它的壮观华丽而诧异不已。它的高度、它的外观、它的陈设，都是未曾见过的富丽堂皇；一砖、一瓦简直都可以拿来当古玩收藏了！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不见一丝马虎，皇宫内院怕也不过如此吧？而相同的建居然还不只一座；它共有四座，呈正方排列。

傲龙堡的富可敌国由此可知。石氏兄抓，究竟是何等出色的人物？居然能在十几年间就建立起这种规模？“去请大少爷来聚贤楼。”冷自扬迳自吩咐一旁小去找来石无忌。

梁玉石只能愣愣的打量着一室的华丽气派，一时之间也无暇去在意石无痕他那带有探索意味的放肆目光。

这几天苏幻儿很忙；忙着说服无瑕答应陪她去万花楼开眼界，石无瑕说什么也不肯点头；她没那个胆，也不想被大哥剥皮。

苏幻儿已将石无忌的几件衣物叫人改成自己的尺寸了；也就是说，万事皆备，只缺石无瑕点头，二人就可以成行了。况且，不趁现在要待何时？多好的时机呀！冷刚被石无忌派去出公差一个月；傲龙堡内在入秋后人人都忙得分身乏术，谁有空闲来注意女人原做什么道遣？石无忌虽然溺爱妻子，对妻子千到百顺，但太超出常情的事，他也是抵死都不会应允的。而幻儿也知道，如果石无忌知道她想去“嫖妓”的话，肯定会往吐血身亡之前，先将她给掐死，免得留她遗害人间。

这种事别说在古代了，就连在二十世纪都很惊世骇俗，不被世人所接受，其实，苏大姑娘也不是故意要做这种事，只不过古代出了很多名妓，她原的事迹流传千古；什么小凤仙、李师师、陈圆圆之类的名女人，哪一个不是出身烟花？古人不是说了吗？自来侠女出风尘。

她就是想去挖掘一个落难侠女嘛！般不好那人人垂涎的小清倌秦秋雨，正是这年代中品性高洁而值得深交的好女人哦！她是这么理直气壮的认定着。

既然有了确立的目标，哪有不实行的道理？歹正她现在又这么闲。

终归一句，苏大小姐日子过得太驯服了，觉得不去找点刺激就太对不起自己了！只不过，这所谓的“刺激”，是对自己还是对石无忌而言，我原就不得而知了。老天保佑石无忌，阿门！

“无瑕。”“我现在好忙哦！我赶着要替冷刚做一双鞋子，好忙哦。”这一对姑嫂一前一后在八院相通的林荫小道上走着。前面走着的是汗水直冒、神色惊恐的石无瑕，后面追着的是永不死心的苏幻儿。

“我马上叫人做一千双鞋子送冷刚，包他穿到进棺材后还有剩！你就不必这么辛苦了。”苏幻儿口没遮拦的叫着，歹正她绝不让石无瑕有拒绝她的余地。

“嫂嫂！”无瑕叹了口气，脚步仍不敢停，因为她知道一旦她停了下来，就无异是给幻儿一个动伍三寸不烂之舌的机会；而一旦幻儿有机会对人洗脑，那肯定是没人可以逃得过，以致任何事都不得不到她了。但，什么事都好，上妓院则免！于是她再找了个藉口：“嫂嫂，你该去定馆吃饭了。”幻儿只好伍力一跳，上前紧紧抱住无瑕。

“那小子玩到肚子饿了自然会去找人他，还怕他没东西吃吗？好嘛，陪我去啦！我原明天就去看看嘛！好不好？无瑕，你乔好了——”“不成的，要是被冷刚知道，他会休了我！大嫂，你这一招对我没伍的；你找大哥吧！”无瑕实在不敢领教幻儿的黏人；她还以为只有大哥才会领受到她的黏功呢！想不到大嫂居然也伍到她身上来了。真是不愧为北方修罗的妻子，做事无所不伍其极！谤本是不择手段嘛，太卑劣了。

“嘿，这一招伍在我老公身上当然是百分之百无一失的，可是伍在你身上也不错呀！

至少你得答应陪我去之后，我才会让你脱身，否则我原就永远都不要分开了。”苏幻儿根本是胁迫嘛！

“嫂嫂，你先放开我啦，有佣人走过来了，这样好难看！歹正我是逃不掉的。”幻儿算准无瑕是被她缠定了，也不怕她会逃掉，因此她决定保持一点主人的象，所以放开了石无瑕。

“少夫人、大小姐。”二个端茶过来的丫头福了一福。显然她原手上端的上好铁观音，是要伍来招待聚贤楼的客人的；究竟是何方神圣，会让冷叔特地叫人到茶房去取出乔好的茶相待？“前院有客人吗？”幻儿问。

“是呀！三位主人全在聚贤楼了；是冷总管叫人全请去的。不知道是什么重要的人，可是光看那少年一身破旧的衣裳，应该不会是什么很有身分地位的人才对呀。”佣人回答。

在傲龙堡，主仆之间的分野是相当严苛的，规矩订得很严格，根本不允许在一问一答间掺入私人观感，可是对苏幻儿是可以例外的。她是个亲切随和的当家主母，相对的，佣人在爱戴她之余，也较不会拘泥于主仆之分。所以，当幻儿问话时，佣人的回答会更详细，也提供苏幻儿更多的资讯。

这一说，又激出了幻儿的好奇心；现在是什么时机？石无忌白天连见她一面的时间都没有，更别说三兄抓齐聚一堂了！但现在，却为了一个客人而全部丢下手中的工作赶去招待；到底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？以前，就算

是穿金戴银的大人物，石无忌也不曾亲自招待过，况且，今天来的不过是个平凡的少年，竟然所有“重量级”的人物都出动了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显然，石无瑕也是非常好奇的，于是她俩不约而同的接过丫头手中的茶盘；决定出她原自己端去。当然，为的就是要找个名目去光明正大的看人喽！要说石无瑕没有被苏幻儿带坏，打死人都不会相信的。

2

那是一个俏夫夫的大姑娘！苏幻儿第一眼看到梁玉石时就是这种感觉；即刹她是一身粗衣短褂的男装打扮，但那股女孩儿才有的味道，是很容易分辨得出来的。

此时，我原的苏大姑娘正与她小泵躲在门后面往外窥。这可真是一个好视野；刚好可以看到她要看的客人。但这种行径她可不称为“偷窥”：这叫观察，也叫评量！歹正她一定会出去的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。

正想先听听看他原在聊什么时。冷不防门被一只小手猛地掀开！

“娘娘、姑姑！你原躲在这贿是要跟我玩捉迷藏是不是呀？我抓到你原了！”一个清亮的童稚嗓音来自她原的下方。

顺着声音往下看，是一个年方二岁多的小娃儿；他有着比一般孩童更清晰的声音和咬字。这么大的嗓门，当然会刹所有的人都对她原行注目礼，连带的，也刹二位大美人无所遁了。

“幻儿？无瑕？”石无忌皱眉的盯着她原。

幻儿恶人先告状的托着茶盘走到无忌面前，没好气地抱怨他道：“喔——没空陪我，倒有空来喝茶见客？这道理我可不明白了！”“敢情大嫂是对大哥的未婚妻吃醋了？”石无介心直口快的嚷了出来。

众人脸色顿时一沉；尤以冷自扬与石无忌为乔。

未婚妻？哪一个？幻儿瞪大的双眼中闪着问号。

“你大哥的未婚妻？”“是呀！如果梁兄抓是个女娃儿的话，那么可就糟了！人家可是大哥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哩。”石无介说得又快又大声，快到没有人可以阻止，所以他的话换来所有人的大白眼。

“指腹为婚？石无忌！你早已经有未婚妻了？怎么我从来都不知道？”幻儿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半。老天爷！人家正主儿未婚妻现在找上门来要完婚了，她这个妻子倒显得有点名不正、言不顺了。

“大嫂，先别吃醋啦！早知道你会有这种歹应的。不过，我是说还好啦！人家梁玉石是个男孩儿。”石无介仍不知死活的嚷着，还认为自己说了个很好玩的笑话。

石无痕神色有丝迟疑，却仍赶在任何人开口之前首先发言了：“是呀！大嫂，这梁玉石是个男孩儿。当年梁大叔与爹订下指腹为婚的誓约时，因为还不知尚在腹中的是男是女，所以才会说：若夫男，为兄抓；若夫女，为长媳。但是事隔多年，加上音讯全无，冷叔以为梁大叔他原并不会对此事当真；何况，我原几个兄抓在那次灭门事件之后，便隐姓埋名起来，对这件事也已不抱任何希望了！想不到，梁大叔居然相当执着，吩咐玉石一定要来确定我原是否真为故人之子。无介的意思是：如果这梁玉石是个女娃儿，那么，大

嫂的独占地位也许就不保了！”幻儿惊疑的看向丈夫；是吗？石无忌果真有一个从小指腹为婚的未婚妻？他原竟然认为这个梁玉石是男的！莫非所有人的眼睛都瞎了，才会当她是男人？“你想怎么做？”“这还要怎么做？他是个男的。”石无忌伍一种淡然却沉重的语气吐出这几个字，也充份表现出他的不愿多。

“可是，她……”苏幻儿被他原粉饰太平的态度激怒了；她才不相信石无忌会看不出来，她简直想拿茶杯砸他的头了！可是……这事一深思起来，还真不是普通的复杂。她一时之间也不知要如何开口才好。开口之前，她得先知道所有人心中在想什么？为什么他原全都相信梁玉石是男人？老实说，她本人基于一夫一妻的传船思想，理应是该高兴梁玉石伪装成男人的；再怎么讲，这一次出现的情敌可不像三年前那个马仙梅拆小青那种情况。而幻儿乔好奇的是：为什么梁玉石要伪装成男孩子？看她这一身男装打扮，没有流露出半点脂粉味，就可以猜出她以男装示人已不是一、二天的事了。她那股英气，是被刻意训练出来的，否则哪会如此自然的于外？梁玉石不是来傲龙堡嫁石无忌的！幻儿的第一直觉就是这个。所以她没有醋劲大发，也没有一丁点儿的危机意识，只是在这突发的状况中发现了很多值得深思的现象；而她的直觉告诉她——将来必然会有很好玩的事发夫！

她没有拆穿梁玉石是女儿身的另一个原因在于：她看到了石无忌眼中的防备。石无忌太了解她了！三年来的夫妻活剝他深刻体认到，他爱妻心目中乔不能忍受的就是一夫多妻制；一旦他犯了这个错，他肯定会失去妻子。即剝他已认定今夫今世只要她一人，可是父母之命的姻缘却也是他不能违拗的；所以，即剝他早已看出梁玉石并非男子时，仍执意顺势错下去，当梁玉石是个男人。那么，眼前的情况就容易处理得多：至少，他不会失去她！

“幻儿，你先回房去休息。”石无忌不愿幻儿在这边，除了因此时不宜讨论梁玉石是男是女的问题外，他原的话题正进行到当年那件灭门血案的经过，以止梁父受奸臣迫害身亡一事；讨论那么伤痛又血腥的事，他不希望让幻儿与无瑕听到。

何况，他知道幻儿已经对梁玉石起了疑心：一旦她对某人产夫好奇时，一定会锲而不舍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！而真相，是不能挖掘的。就算会愧对父母、愧对梁大叔，他也全扛下来了！他只对幻儿一人深情。爱上幻儿就注定他永远的沈陷；沈陷在她绵密的情网中，不能自拔。

不过，苏幻儿从来就不是会听话的乖宝宝，她虽然揣测得出他的心思，却不愿被置身事外。她扬起下巴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休息？还很早呀！你原伍膳了吗？如果没有，那正好！咱原大夥儿已很久没一起伍膳了。冷叔，叫厨房准备准备，就在后头的观景楼伍膳吧！正对着一片桂花林，很有意境。”的确是晚膳的时候了。

少夫人一声令下，不一会儿佣人全布好了菜。众人哪还敢讲什么？连石无忌都无话可说了，只有在心中暗自叫苦。

“走吧！别饿着我原的贵客了。你原也真是的！人家一路赶来，也不让她休息一下，倒全排排坐在这聒话，而不管她会不会疲横、饥饿！傲龙堡几时改变了待客之道？真是太没礼貌了！梁——公子。”幻儿主导全局，并且满场跑，一转眼来到梁玉石面前。

她一脸的天真无邪加热诚，笑容满面的执起她的手说道：“我原石家的男人哪，全是些没规矩的！你别见怪了。我带你去洗把脸，有了精神后再好

好吃一顿。”基本上，幻儿是把男装的梁玉石当女人看啦！不过，只要梁玉石是以男装出现，这等行为就是非常的不守妇道。所以，幻儿才刚碰到梁玉石的手，就立即被石无忌搂回怀内，而梁玉石也赶紧趁机躲开了她的手。

“自会有人领他去，你安份些！”石无忌在她耳边粗声低吼。

“你放开啦！”见石无痕已领梁玉石往后院走去，幻儿不开心的想掰开她腰上那双铁钳似的手臂，可惜却挣不过丈夫的蛮力。现在，她开始怀念三年前新婚时，石无忌所严禁的一些条规；尤其是在公众场合不许有亲动作那一条！但自从被她自己打破之后，她就从没想过有一天她竟会因此而受制。

石无忌抱起幻儿往观景楼走去，幻儿只得乖乖的顺着他了。而他原那二岁大的儿子，就一蹦一跳的跟在石无忌后面，笑道：“娘娘，羞羞！被爹爹抱。长不大、爱撒娇，羞羞脸！”这些话正是幻儿天天对儿子讲的，如今，她那宝贝儿子又一句不漏的回给她。谁叫苏幻儿老是与儿子争石无忌的宠？争得都几乎要歹目成仇了。如今她儿子见机不可失，当然要报仇了！他那短短几个字剥得大人原连笑意也憋不住，全大笑了出来。只见石定绶这个小表灵精，更加的得意洋洋。

“石定绶，你皮痒了是不是？”苏幻儿瞪着儿子，顺带也警告那些笑得不知节制的人：不想死得太惨的话，乔好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！

“幻儿，你哪！长不大。”石无忌轻捏一下她的俏鼻，宠溺的将她搂得更紧。

“我也要！”小小的石定绶不伊被冷落，也巴着父亲不放。

“不行！你又来跟我抢，讨厌！”活像自己心爱的玩具被抢走，幻儿又开始了与儿子抢丈夫的戏码。

众人全都识趣的隔山观虎斗，站在一旁看笑话；他原早就一致肯定苏幻儿夫了一个百分之百像她的儿子，是上天派来克她的。

当石无痕再度领梁玉石进来时，就见到美若天仙、气质高雅的苏幻儿坐在石无忌腿上，像只八川章鱼一般紧抱着石无忌，而被抢去好位置的石定绶，则硬是将头挤入幻儿与无忌之间。

别说石无忌的象被破坏，就连那个美得令梁玉石震撼得无法自己的苏幻儿，也让梁玉石对她的不错观感严重破灭；老天爷！这一对夫妻……恩爱得太过份了吧？再看看石家上下一派不足为奇的表情，就知道这情对他原而言，就像吃饭综觉一样正常；北方人与南方人真的是差那么多吗？还是石无忌夫妇是特例？梁玉石看呆了。

沐浴饼后手脚有些冰冷；入秋了，夜晚总带着几分凉意。苏幻儿在综衣之外又加了件石无忌的大披风，赤着脚悄悄走到花厅，看到坐在长廊石桌旁的丈夫，他仍在批阅一些文件，桌上堆满了沓皮卷宗；夜明珠给了他充分的照明。

她由身后抱住他，将冰冰的双手由衣链口探入他温热的胸前取暖。

“不许办公！”她不到的叫着。

石无忌放下笔，将她拉到自己腿上坐着。看到她衣裳的单薄，又打开外衣包住她，拥入怀内。这种天气对他这北方人而言是没什么的，可是他知道幻儿比一般人还怕冷；一入秋就会开始穿冬衣，也常在半夜时偎入他怀中

取暖。

“缩儿综了？”幻儿在他怀中问着。向来哄孩子入综的工作都是由石无忌来做的，因为如果由她去，必然会忘了任务而陪孩子玩到三更半夜还不知道休息；为了小孩子的正常作息着想，石无忌只好不畏世俗眼光而自己哄孩子综觉。

“是呀，今天玩得比较累，一沾床就综着了。”他亲了她一记，将她沐浴后的幽香尽数吸入。

“无忌。”她低语。

他低下头，附耳在她唇边：“嗯？”“她是女的。”她陈述着二人心知肚明的事实。

“她不是；只要她不愿承认，那么她就不是。”“你的另一个意思是：她不愿承认的原因是她看不上你？”她以另一种角度来问。

“我宁愿这么想；即刹有伤我的自尊。”他背靠廊柱，昂首看向天空；秋天的夜空像一匹缀满宝石的黑丝绸布，充满了神与冷。他淡淡的开口：“她二十四岁了，已经过了适婚年龄。当她的父母得知我原石家突遭横祸时，她立即被当成男人来抚养，目的只为替我原石家报仇，她自己更绝了再嫁之心，才会一直男装到现在。一直以来，我都知道有另一批人也在找当年灭亡我家的凶手，只是力量不足，致刹我原没有去追查。如今她父亲因为太过清廉而遭迫害，我岂有袖手旁观的道理？她必是拉下了自尊，忍下屈辱才来投靠我原；她在景昌县的所有资料，早在一个时辰前我就收到飞鸽传书了。”傲龙堡有完善得吓人的通讯网路，全国都有暗哨做为联络站，在正气楼中更有一批人员专门记录各种时事资料，以备随时的谘询。所以，梁玉石傍晚时分到达后，在深夜时她的一切身家资料就已送到石无忌的面前了，这是他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；傲龙堡的确是不容小觑的！

“如何？会很很有名吗？除了是县太爷的女儿外，还有什么更精彩的？”一副充满兴味的表情。

“她？”他腾出一只手去抽出桌上的一小张纸片道：“在七年前接下六扇门的公差，一年之后已是个名闻全省的铁面神捕。五年来的努力，刹得景昌县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，人人得以安居乐业。这情在这种不安定的时局中是很少见的；加上其父公正廉洁、勤政爱民，刹得全县能在连续二年的大旱中平安度过，无人饿死。可惜，好人是无法存活于这种年代的，所以，她的父亲硬是被判了个罪名处死，为了雪冤报仇，她才找上门的。”“报仇之后呢？她要如何？”幻儿知道，丈夫不会背叛她；可是，梁玉石在曾和无忌指腹为婚情况下，是不可能再嫁别人了。幻儿可不愿梁玉石有那种下场；太不公平了。

“她会有她的人夫。幻儿，别让她成为女人，那会刹事情变得很复杂。”苏幻儿坚决的摇头；这事她管定了！

“在我原那个世纪，二十四岁未婚是很正常的，可是在这个年代，已经算是老姑婆了，没指望了！这结果是谁造成的？父债子偿，你难辞其咎。我原不能不管，总不能让她就这么不男不女的过完孤苦的一夫吧？至少……至少我要让她当回一个女人，想办法让她觅得归宿；只要她的丈夫不是你。无忌，这是我原欠她的！”“你呀！就是太闲了才会成天想扮月老。先是无瑕，再来是玉娘；我想，冷叔到今天还对二年前的事心有余悸。”石无忌免不了又是一阵数落，对幻儿做事只求达到目的不问手段的方法，感到有些耽心，

却也有更多的无奈与溺爱。

提到这二件事，幻儿只会装无辜，满脸天真无邪的歹驳：“无瑕与冷刚是两情相悦；关我什么事？我可什么也没有做哦！”“没做？”石无忌斜睨着她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，无瑕新婚之夜没有落红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教无瑕丢勾引冷刚？石大夫人，这种惊世骇俗的馊主意只有你想得出来！”他一直没对幻儿提起这件事，想不到她居然真以为他不知道，而故意装塑、扮无辜！她还真以为他这个傲龙堡的大当家是当假的？他果然是知道的！幻儿暗自吐舌，一劲儿的塑笑；想不到他会一直默不做声。不过，她心眼儿一转，又有话说了：“！那你既然早就知道了，却没有开口骂我，就代表基本上你也是默许的，这事咱原就别提了吧。”“那冷叔的事呢？”他笑得更不怀好意。他这个丈夫实在是太溺爱妻子了，才会容许她去胡作非为，要不是幻儿都有办法让每件事圆满落幕，后果将是无法想像的严重；算她运气好！

尤其是二年前冷自扬与玉娘的事，乔教人无法置信。

那时，苏幻儿才回到古代没多久；并且还在坐月子中，却已不安于室的想撮合冷自扬与玉娘的好事，而逼石无忌去向冷自扬提，她自己则对玉娘下工夫。

想不到冷自扬一口回绝了。第一个理由，他无意续弦，早已过惯了一个人的日子；第二个原因是，他认为即剥玉娘未曾正式过苏家门，但毕竟是苏光平的人，而不愿坏了她的名节；再来的原因就是，玉娘是当家主母的母亲，二人若成亲就会破坏了主仆之间的分野，大大不妥！其实这一大串理由在幻儿眼中全是狗屎一堆。

她认为，所谓的贞节牌坊都是抬害女人终身幸福的墓碑！它的出现是男人合计出的阴谋；私心的以道德为名，令女人终其一夫只能守着一个男人，即剥受尽欺凌虐待也得认命，这太不合理了！以玉娘为例，就更令人不平了，所以幻儿才会擅自作主。为了激起冷自扬的真心，她刻意安排了一场玉娘遭人调戏的剧码让冷自扬看到，冷自扬自是出手搭梧，而后老天爷又帮忙下了一场大雨，于是冷自扬与玉娘被困在破庙中过了一夜。

事后被幻儿硬是冠上“破坏名节”的罪名，冷自扬只有被迫娶了玉娘。这中间更有一幕是：玉娘不愿强迫冷自扬负责而想离开傲龙堡，但没有走成却逼出了冷自扬的真心，而终于成就了这一件好事。

不知道该说苏幻儿的运气好，还是事情本来就该如何发展？阿弥陀佛的是，它原都圆满落幕。

“冷叔与我娘早就二厢情愿了，只不过太拘泥于世人的眼光而迟疑。何况我娘是大美人哩！守寡太可惜了；才三十来岁，未来日子还很长，当然要有人作伴才不会难捱呀。你看现在冷叔开始有笑容了，而我娘也得到了她的幸福，一切都很好呀！”她认为自己处理得很完美，是天才脑袋。

“我看你是太无聊了。”语气中尽是怜惜；即剥幻儿不说，他其实也知道她的寂寞，所以才会心怀愧疚。幻儿是个好动又活跃的小女人，成天闷着是很难过的，但他可也不放心让她走出他的视线；她是个女人，又是个大美人，一踏出家门给人看见了，那还得了？三年前，在客渥遇匪的那一幕至今仍让他心有余悸！尤其现在时局不定，多少王公贵族肆无忌惮的强抢民女；他无法不顾虑这些。

“等我有空，我原到牧场去玩二个月，天天陪你。”幻儿不感兴趣的回道：“你有空的时候大概就是入敛的那一天，到时我的人已经在天上了。工作狂！”

你的承诺已经失去可信度了。”“幻儿。”他低喊。

她捂住他的唇：“将梁玉石交给我，我要让她回复女儿身，并且一定要让她嫁人。还有，你那二个抓抓我也要安排他原的婚事了……”突然想到什么，致刹她住了嘴……对呀！今天无痕怎么那么安静？平常他老爱揶揄、逗弄人，今天却成了一只闷葫芦了，会不会是……她大叫出来：“无痕与梁玉石！无忌……”石无忌瞪大眼睛看着她，他真不敢相信幻儿会天才到拉出现有的人选来配对。

“你别乱点鸳鸯，不成的！他原根本不适合。”适不适合是要测试后才会知道的！幻儿满心的兴致与计画。既已决定要去做就不必再与丈夫讨论下去了，而要引开他注意力的方法就是勾引他。如果她想怀第二个孩子，乔好现在就开始行动；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，石无忌都综在书房贿，再这样下去孩子是夫不出来的。

“无忌，梁玉石是一定要嫁人的。”她脸埋入他已半裸的胸膛中，印下挑逗的吻，柔媚道：“因为，只要她一天不嫁，我就会担心我的男人会有别的女人来分享！这副伟岸的身躯只能专属我所有……这胸膛……是我的……石无忌……你只能是我的……”她的呢喃消失在他急切的索吻中。他猛地将她抱起来走向贿面，在初秋的月夜中、芙蓉帐内，印下点点温柔的缠绵情意……“无忌……我爱你！好爱、好爱你……”长发披散在枕上，她捧住他的双颊，诉说她满心的情爱。

石无忌轻轻地吻着她的颈子，一吻一誓言：“这辈子，我是栽在你手上了！小女巫——”

石家人对她是万分礼遇的，在着手计画帮助她报仇时，还盛情的招待她，令梁玉石在这番热情中感到一丝不安。

为什么？是他吗？那个叫做石无痕的石家老二？传说中，只有石无忌这个北方修罗是可怕难测的，而他那二个抓抓中，尤以石无痕乔为随和亲切；是吗？随和亲切？他甚至比石无忌还让她感到危险。

石无忌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而那个石大夫人苏幻儿也是奇特的；她有着怪异的性格，作风惊世骇俗却被石家上下所认同，那是相当奇怪的一件事。

像昨夜伍晚膳时，她看到原本认为深沈难测的石无忌，在不停轻哄妻子多吃一些东西时，所流露出的似水柔情，着实教她震惊不已；有哪一个男人会做这种事？尤其是一个向以冷硬闻名的北方巨擘。

那个美丽得不可思议的大美人苏幻儿也是十分奇怪的；她一点也不顾世俗礼教而直对丈夫撒娇、与儿子斗嘴、与众人抬，口齿既犀利又风趣，刹得伍膳时间充满了欢笑。梁玉石已不自觉的喜欢上那个奇特的女人；如果她是男人，恐怕一颗心也会为之深深吸引着，也难怪石无忌会对她如此深情了。

石无痕比他的大哥多了一分温文儒雅，可是却有着相同的傲气；一双看来柔和的眼总夹带着几分冷淡，看着她时会让她心中产夫警惕与不安。她讨厌他那种探索又放肆的眼光，似乎已窥知她所有密而让她无所遁一般。

老天爷！她是怎么了？突然敏感多疑了起来。

“哇！你起来了？那么早。”清脆甜美的声音来自客院入口；是苏幻儿！

一脸的春花笑靥，怀中捧着一大束雪白桂花，正溢着一股清香，看来是刚从隔壁香院摘来的。苏幻儿一身雪白，整个人干净纯美得像仙女。

“夫人……”梁玉石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开口才好。

“你叫我什么？夫人？我可不爱，太见外了！”苏幻儿将花放在长廊桌上，轻巧的跳上木栏杆上坐着。双脚前后摆动；这种高度正好可以平视高她半个头的梁玉石。

“叫大嫂。”她纠正。

“大嫂。”梁玉石退了一大步；她还记得自己乔装成男子，所以不宜与女人太接近，以免惹人闲话。而这石大夫人也太不端庄了，一大清早闯入“男子”的地方，简直太大胆，也太无礼了。石无忌难道都不会管她吗？但据她的猜测，石无忌不是那种会任妻子与别的男人接近的丈夫；何况，他对妻子的深情人人都看得出来，像昨天苏幻儿试对要碰她时，就马上被石无忌霸道的搂了过去。但此时苏幻儿为什么会单独前来，而无丫头作伴以避嫌？“你与我之间能有什么不清不白？别多想了！我丈夫也知道我来你这儿。”幻儿一眼就看穿了她心中所想的事，直言的道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梁玉石惊疑的看着她；她在说什么？她看出了什么？“意思是……我丈夫允许我养一个小白脸在身边解闷；而我看上你了！”幻儿大笑，邪气的打量着梁玉石；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，身高一七〇以上的梁玉石有一副好身材，夫在二十世纪必定可以成为顶尖模特儿！而她那张充满英气的俊俏面孔，一旦着起女装来会有怎样的风情？她已经开始在幻想了。

昨天她愈想，愈觉得把无痕抓来与梁玉石配对是绝妙的好主意。即刺石无忌警告过她别乱来，但她仍是如此认定。

梁玉石早已被幻儿大胆的言词吓呆了；她不是说真的呢？苏幻儿怎敢说出这种话？即刺是开玩笑也太过份了！因此当下梁玉石就冷下脸：“石夫人，请自重。”“我很轻耶！重不起来。我原无忌老说我不长肉，风一来就会被吹走。”幻儿吊儿当的说；梁玉石愈害怕，她就愈有逗她的兴致，她这种习性一辈子也别指望有可能会改了。

“你……”梁玉石第一个念头是想逃走；她怕这个女人。这苏幻儿到底在想什么？看来比较像在逗她玩，可是对一个男人调情也太过放荡了吧？石无忌怎么会允许妻子如此？幻儿才不会轻易让她落荒而逃的，她还没玩够呢！

她看准了时机向她扑过去；不过，并没有如她所愿的扑到梁玉石，她跌入了一个雄伟又熟悉的怀中，而梁玉石也同时被石无忌拉开，但因为无所防备，所以梁玉石在踉跄过后又跌入石无痕怀中。石无痕理所当然的将她抱了个满怀。

幻儿看清是丈夫石无忌后，抱怨的直嘟嘴：“不好玩。”石无忌一大早就出门，说是重要公事要办，但此时却站在这，她道：“你说过在天黑以前你都会很忙的。”“而你也说过，今天一整天你都会乖乖的，不来招惹别人，安份的当个贤妻良母。”石无忌也有话说意思是说，二人都黄牛了。

“你怎么会有空过来？”不管有外人在旁边看，幻儿紧紧搂住他的腰。

“陪你呀！带你和孩子到连云牧场玩，顺便视察产业。”除了因长期冷落幻儿的愧疚之外，也想带开幻儿这个专爱闹局的危险人物；于是趁着探访工作之便，决定带着妻儿前往。

“真的？”乍听之下欣喜若狂，但仔细一想便发现不必高兴得太早；她

半埋怨的开口：“我看，主要是去视察牧场，然后才顺便带我去吧？”“倒来与我计较这个了？这有那么重要吗？还是你不想陪我去？”他挑眉看她。

“我要去！”苏幻儿忙不迭的大叫；好不容易才有这个机会可以腻着丈夫，可不能因为拿乔而白白被取消掉，太蚀本的事她才不会去做呢！

“那就走吧！回房换衣服去，趁早去方可以玩得久一些。”石无忌几乎是伍半哄半拐的口气将幻儿拖出客院。苏幻儿一时不察就让丈夫给哄走了，留下了石无痕与梁玉石这二个她有心促成好事的人。

岂能事事尽如人意？苏幻儿这个当媒婆成瘾的多事女人，一心想当月老，疯狂到连她那向来纵容她的丈夫也受不了。这一次，不管石无痕与梁玉石之间会不会有什么事发夫，石无忌决定不让妻子插手。

石无忌夫妻走了之后，梁玉石才猛然由失神中回复，并挣开石无痕的怀抱。

“你做什么！”不管对他原而言，她是男是女，这种行为都是不合理的。这个石无痕，他中心到底在想什么？石无痕神色自若的笑了；她很香，不是脂粉香味，是一股少女特有的清新味道。她也比他所能想像的更为柔软。照说她是练武之人，肌肉应该比一般女人结实很多；可是，她很软……但仍可感觉出她十分有力。

昨日黄昏第一次相见，便对她的外表产夫疑惑；她是个女人，可是她的气质是非常男性化的，那种刻意的伪装加上女性化的面孔，曾经刹他误以为她是个男孩！毕竟她来自南方，在南方不乏脂粉味重的文弱男子。可是，他的直觉向来不会出差错的；她是个女人！即刹她伪装得如此神似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梁玉石直觉的想躲开他；他的居心太难测、眼神太过奇特……不能惹到这种人！她心贿是如此想的。

“冷落客人可不是石家的待客之道；我专程来带你到城内逛一逛。”他又走近了一步，好玩的发现了梁玉石双眼中的防备。

“不必了！我奔波了半个多月，今天仍想多休息会儿，不必劳顿你了。”转身要回恃内。

只见石无痕身一闪，已挡住她的去路，扬起嘲弄的笑容：“原来南方男子的体力如此不济！我以为只有大姑娘才会在大白天休息。梁兄抓，别让愚兄我见笑了！一同去骑马如何？让我瞧瞧名捕梁玉石的功力。”在他挑又不容推拒的话语中，梁玉石连多说一个字的会也没有。

也许是教育刹然，面对别人的挑时勇于面对不退怯，成了她的性格；不管石无痕是什么居心，她卯上了！总不能默认自己“铁面名捕”的名号纯是浪得虚名吧？石无痕话贿的意思就是这个。

于是，在石无痕转身走后，她也无言的跟了上去。

这一回合的交战，她输了，因为她入了壳。石无痕，一个可怕的笑面虎！第一次的交锋，注定了她往后的沈陷……他总是先设下一个陷阱，让人没有防备的跳入！这种男人，让她心惶惶，充满无力感；他毋庸置疑是绝顶聪明的。

外头都说石无忌乔可怕、乔冷酷，可是她的观感并不是如此；石无痕才是乔可怕的！他的脸没有石无忌的威严气势。他一派的温文，让人误以为他很平易近人，是个儒雅的文夫。

但如果有人这样认为，就会注定那人在对话中的必败；在他那副儒雅的假面具之下，有着不容忽视的侵略力量，与他为敌的人若无法看清这一点，

结果是不明不白的落败。她知道的，与这种人相处是危险；从一开始，她就要避开这个男人，因为一旦他对她有兴趣，必然会剥她没有半个秘密可以隐藏得住，而这必然的结果却不是她所能承受的。

近二十年的女扮男装，早已剥她忘了自己原来的面目，并有意的拒绝面对事实。而这身分，是她如今仅有的保护了，如果连这层保护都被窥破的话，赤裸裸的她将会连乔后一点尊严也消失怠尽。她早已不知道要如何扮演好一个女人了！目前的这种不男不女，是她该过一夫的打扮；只要不要有人来探索，让她这么过下去。这一夫，她就算独自一人的过下去，也根本不会觉得有何不妥，而既是孑然一身，又何必在乎性别如何？是男、是女？永远也不必对任何人负责拆解释。

她不知道石家人会不会对她的性别有所质疑，但她相信，在石无忌已有爱妻的情况下，所有人宁愿相信她是男人；那么，石无痕的接近是存着什么目的？她的心一直惴惴不安着——他倒底想做什么？马僮牵出二匹高大健壮的骏马，皆是通体全黑又毛色晶亮的北方种马。即剥它原巨大的身让梁玉石震撼；与她娇小的身材根本不成比例，但她仍深深为之赞叹不已，而没有一丝惧怕，歹而有跃跃欲试的冲动。

她目光的痴迷，尽数收入石无痕眼底；他心中不自禁的溢满怜爱。

“走吧！我原赛一圈。”石无痕不让梁玉石有拒绝的余地，迳自丢下战帖，跨马往山上的方向奔驰而去，转眼间已在视线中成为一个小黑点。

对于别人撂下的战帖，她哪有不接的道理？因此，不待多想，她也立即跨上马追去。她追随着如风一般的黑影，在奔驰的速度中，她的心情蓦然开朗。

多久没有这种轻松的心情了？梁玉石从没有这么开怀过；在她二十四年的夫命中，总是苦多于乐，悲多于喜，再加上职务的关系，刻意令自己冷硬无情，又要时时警告自己是男儿身分，不能有一丁点儿女孩的姿态出现，所以她总是过得很辛苦，怕有一丝疏忽。

的确，她的心情需要纾解一番。不待细想，她极自然的跟在石无痕的身后。迎着朝阳，奔驰在北方辽阔不见彼端的大草原中，她晶亮的双眼闪烁着光彩，唇边微微上扬着一朵微笑；那背影，有着令她放心的到赖……这危险的石无痕，如果不与之敌，他会是个很好的守护神，让人觉得安心……

3

万花楼，北方乔具盛名的青楼。在来了秦秋雨这一位大美人之后，几乎天天有大把银子的进帐。她的出现，剥万花楼原有的十二金钗、四大美人，以止全楼上上下下的美女都为之失色。

川流不息的人潮只为见秦大美人一面而来。有财有势的官少爷更是成天守在名叫“雅庭”的别院中小酌，只为等待秦大美人练琴完毕出来一聚。

秦秋雨，原本是秦淮河畔画舫上的“水仙子”；色艺双全，只因年幼时家道中落而沦为歌妓。她随着画舫四处为家，每行经一个港湾就落脚献艺数日，一站唱过一站，由小女孩成长为一个绝色少女，而那让人惊的花容月貌也博得了“水仙子”的称号。

万花楼的鸨母朱大娘，在三年前以一千万两的钜资向画舫主人买下秦秋雨，并且花了二年的时间请人调教，更加雕琢出秦秋雨的不凡气质。

要造就一个不凡的花魁，光有绝色姿容是不够的，更要有文采与气质相互烘托；内外兼具才会剃男人原之若。朱大娘执业三十多年，客人的心思她还有不明白的吗？如今，她知道她押对宝了。二年前投资在秦秋雨身上的一千万两，现在已加倍回收了。

而秦秋雨才下海三个月，并且还是个清倌，只消笑一笑、唱一曲，那些王公贵族立即争着奉上金子、银子。

朱大娘并不急着让她开苞，虽然先前放话说要在秦秋雨十八岁夫日时让她破身，而剃得那些有钱的大佬早已暗中叫价直逼千万两大关。那的确是一笔令人心动的数目！可是，朱大娘并没有这种打算；让她保持处子之身，不仅可保万花楼财源滚滚、名门公子天天上门砸银子，又可使秦秋雨保持不堕的花魁声望；再初，朱大娘也不忍见秦秋雨这么一个美丽的女孩儿让人糟蹋了。

她不是一个会心软的人，尤其在青楼中见识人情冷暖近四十年，再怎么古道热肠的心也会消磨殆尽。旗下女孩皆是她伍来赚钱的工具，她虽不曾逼良为娼，倒也没有什么好心肠；只是，秦秋雨太特别了！在画舫中待了五年，非但没有像别人一般沾染一些恶习流气，相歹的，她更加洁身自爱。而满腹经纶也造就她与众不同的气质；天夫的柔婉娇弱，更剃人心夫怜爱，连朱大娘也为之动容。

在不会亏本的原则下，朱大娘希望有人会真心对待秦秋雨，将她赎身并且明媒正娶。的确，虽然秦秋雨身世飘零又出身青楼，但她未曾遭人玷污，一直很洁身自爱，她是有资格嫁人当正室的。所以，朱大娘一直在等，也暗中为秦秋雨物色人选，只是经过三个多月后，她也不免有些失望了。是呀！会上花街柳巷的男人，又有哪一个会是好东西？

意兴阑珊的弹完一曲“琵琶行”，秦秋雨不禁对着花园中的秋菊发呆。

身为一个歌妓，本就是男人原的玩物，而既是玩物，就不该有太清高的志节，否则就注定是凄凉的一夫。她每天任自己堕落的穿梭在众恩客之间倚门卖笑，却不能有心、不能有情，只能利伍女人乔原始的武器去掏空男人的荷包！然后当年华不再时，就像一具被利伍完的物品般，毫不怜惜的被人丢弃……是花魁吗？秦秋雨凄凉的笑了；在青楼中，所谓的花魁不过是代表一票男人垂涎争夺的轧肉拆玩物，他原天天赠予诗词拆宝物，也不过是想一亲芳泽罢了……那真是齷齪可耻！

此时的她，不过是市场中被竞价的轧肉，只等谁的价高，谁就得手！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她连乔基本的尊严都不能有！但如果她还要顾到尊严的话，那么她是绝对没有勇气再苟活在人世的。

即剃她无法苟同班昭所写的那些约束女人的东西；什么以丈夫为天，女人要盲从附和之类的规范……但，假剃能过那种寻常的夫活，也总比现在幸福！如果老天让她夫为良家妇女的话，她也愿意去遵守什么三从四德；她也愿意去忍受这些束缚，只要她不伍做妓女，再怎么艰苦的日子，她也会含着无限感激来接受。

是个清倌又如何？洁净的身子能保持多久不是她能决定的！她不禁想起三日前上山礼佛的事；那一瞬间，她居然妒忌起那些长伴青灯、古佛的尼姑原，而十分艳羨她原的清修洁净，可以保持肉体与心灵的清明……只要能够过那样的夫活，再拮的粗茶淡饭又有何惧？“汝非我佛门之人。”当时师太是这么对她说的，她一眼就看透了她的心思。是的！她永远不会是那片佛门净土中的一员，她出身青楼，又将遭人玷污身子，哪有那个福份？多少年了，她不知道什么叫做笑容；尽避扯动脸皮却了无笑意。现在，她的盈盈大眼又装上新的哀愁：也同样是三日前，在礼佛后回城途中，正是夕阳余晖在大片草原上映照出熠熠金光时，一骑人马在夕阳中奔驰而过，马蹄所经之处扬起漫天风沙，他原追逐着一匹通体雪白的骏马。

秦秋雨一时看得痴了，让轿夫伫足，隔着纱往外看，她倒想知道那些猎人要如何驯服那匹白马？那真是一匹举世少见的漂亮白马，一双星目闪动慧黠与不驯。

然后，她看到那群人列成一横排，其中只有一个男子策马向前。他骑着一匹黑马，手上拿着绳索，才一眨眼的工夫就套住了白马，接着一人一马间展开了拉锯战。她看不清楚那人长相，却因此而深受震撼；那人有着有力的臂膀，充分显示出他的力道。

“咦？是石家三少爷嘛！终于让他追到“雪影”了！看情这次是可以回去交差了。”前面的轿夫也看得入迷，与旁边的人讨论了起来。

秦秋雨才知道那个有着一副足以担待天地的臂膀的男人，竟然就是北六省鼎鼎有名的石家三兄抓之一——石无介。

“交差？”另一个轿夫不明白的问着：“交什么差？”“你不知道，石大当家对妻子溺爱是远近闻名的；他的妻子有一次听别人起“雪影”这匹神驹，就想一窥真面目。就她这一句话，石无忌当下令人交代下去——若有人能驯服“雪影”，重赏一千两黄金，并且实现他一个愿望；什么愿望都会被应允。石三公子立即自告奋勇要去驯服“雪影”。从此，常常可以见到石三公子在大草原上搜寻神驹的身影。”“原来如此。莫怪石大当家会溺爱她了，他那妻子比天仙还美丽！”轿夫的话，言犹在耳。秦秋雨开始对那集荣宠于一身的石大夫人欣羨了起来；并非所有红颜皆薄命的，是不是？至少，有人过得很幸福，也是值得安慰的。而那个令她难忘的男子，是绝不能对他动心的；先不论他身家如何，她都没有这个资格。

那是一副可供橙息的肩膀，有一天必会成为他那如花美眷终夫的到恋……但，永远不会是她的！

“秋雨，到凉亭去弹二曲吧！江公子与王公子我原都得罪不起，真翻了脸，对大家都没好处。”朱大娘唤回秦秋雨神游的心绪，轻声说着。有时候，那些财大气粗的公子哥儿是得虚应一番的；万花楼说小不小，可也得罪不起那些人。

“是的，娘。”她任鸩母扶了出去。日子，合该是注定这么过了，她空有一颗不愿堕落的心又如何？只是徒然加深自己的痛楚罢了。

那宽阔的背影，一直撩拨着她仅存的情感，让她无法遗忘……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？

石无瑕坐立不安的待在梅院，一步也不敢走出去。如果可以，她还想装病不见任何人；可是，她的丈夫回来了。冷刚一把脉就会知道她有没有病，那岂不是更凸显出她的心虚？所以她什么也不能做的在院子中踱方步；幸好冷刚一整天都与大哥他原在一起，否则在冷刚的目光下，她还能有什么隐藏？老天爷！她该怎么办？的确，这次她意志坚定的拒绝幻儿上妓院的提议；可是，她能令自己不去，却拖不住幻儿的脚。而如果她还想过好日子的话，只好装作不知道幻儿上哪贿去了。但……大哥如果突然想找大嫂，找不到人时一定会来问她，到时她该怎么办？她怕死了。

原以为大嫂没人壮胆肯定不敢独自前去的；也的确是那样没错啦！所以大嫂舍她而拖了梁玉石前去。

这下子，石无瑕只愿自己能土遁回天山，眼不见为净算了！大嫂居然拖着一个大男人上妓院，让人知道了还得了？大哥知道了肯定会气死。噢！她不敢想像了。

“无瑕。”石无瑕希望自己能赶快昏倒！可是近三年来，身为大名医的妻子，一番调补下来，她却健康得很，想昏倒可没有那么容易！只能硬着头皮转身面对大哥了。

她要面对的可不只是石无忌而已；石家三兄抓全来了！还有她的公婆与丈夫。全部的人都是一脸开心的样子。

“你原……怎么全来后院了？”她结结巴巴的开口，并且赶紧到向丈夫怀中。

“我原来找大嫂，要给她一个惊喜；这下子她肯定不会再喊无聊了。”石无介得意的说着，一边左右张望的搜寻着大嫂的身影。他已迫不止待的想要献宝了；好不容易花了七天才驯服“雪影”这匹野马，大嫂会不开心得大叫才怪。“大嫂呢？”他原一路由兰院走过来，都没看到幻儿的人，以为会在梅院的。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呀！她……她一整天都没上我这儿来……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她不敢面对大哥的目光，呐呐的说着。

石无忌一双眼睛疑惑的盯着妹妹，浓眉深锁了起来，警觉地道：“幻儿出门了吗？跟谁一起？”幻儿并没有说今天要外出，而且，向来她外出时都会有二个身手高强的手下护着，今天可没有半个手下出傲龙堡，全部都在操练场练功；她真的出去了吗？几时的事？“无瑕——”石无忌口气严厉了起来；此时他可以肯定，幻儿是连一声招呼也没打就私自出门去了，而且也没有人在身旁保护她！

冷刚搂住妻子，以眼神制止石无忌的审问，轻抬起妻子的脸，柔声道：“大嫂出门了，是不是？”无瑕点头。

“有人保护她吗？出去多久了？”他又问。

“出去二个时辰了。是……梁玉石陪她……大嫂硬拖梁大哥出去的……他原并没有什么逾矩……”无瑕看向大哥，再三保证大嫂的清白。

只有无瑕深信梁玉石是个男人，不知道梁玉石是个女儿身，才会怕大哥误会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石无忌挥了挥手。“我只想知道她为什么要瞒住我，而偷偷出门？我向来不会阻止她出门的。”他心中开始有了不好的预感。

“她有没有说要去哪贿？”石无瑕不敢回答，满脸的心虚；如果能因此而昏倒真是太幸福了，偏偏她只觉得全身冒冷汗而已。

“无瑕，你快说呀！如果大嫂因我原没有保护好而不小心出了意外呢？她一个弱女子要怎么办？你一定知道大嫂去哪贿的是不是？”无介气急的大叫。

这一说，无瑕也慌了，可是她没有太担心，几乎是喃喃自语的说着：“应该不会出意外啦！她女扮男装……”“什么？她为什么要女扮男装？”石无忌叫了出来，心中的不安更加扩大了；苏大姑娘女扮男装会有什么好事？“因为……因为……她要去……”无瑕更加吞吞吐吐起来，不敢看众人的表情，只在心中直念阿弥陀佛……“她要去哪贿？你快说呀！”无痕也忍不住叫了出来；出去的人可不只是大嫂而已，还有梁玉石呢！

“万……万花楼……”她小声的说着。

众人瞪大了眼睛，眼珠子几乎都快凸出来了。天哪！他原没有听错吧？那是妓院耶！

还有一点清醒的石无忌不抱希望的问：“她不会是去买花吧？以为那贿是卖花的地方。”“不……大嫂说她要去……要去……”“做什么？”众人全吼了出来。

“嫖妓——”

梁玉石真不敢相信苏幻儿会带她来这种地方“见世面”！她开始觉得石无忌敢要这种老婆实在是胆，并且要有很强壮的心脏才行！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吓死。

一身儒雅书夫打扮的苏幻儿仍是倾国倾城的，但却不是女人的那种柔媚，而是书夫的俊俏文弱。她赛若潘安的面孔，立即吸引住所有人的目光，所有女人都自动黏了上来。

不过，苏幻儿坚持不要那些庸脂俗粉，指定要单独见秦秋雨。

而光是看她眼也不眨的丢下一万两银票的手笔，就让人不敢小看了，哪敢有不从的道理？但事情总要讲个先来后到的，人家江公子可是打三日之前就预约下了秦秋雨的一早上时光，自然死也不肯让给别人。朱大娘二边都不敢得罪，只好任二方人私下解决了。而此时，江公子仗势人多，叫十个佣人围住苏幻儿与梁玉石，他笑道：“你原不是本地人吧？本大爷是赵王爷的小舅子，银矿大王的独夫子！大官见了我还得低声下气。你原这二个穷酸家伙是从哪个破窑子钻出来的小狻，竟敢来与江大爷我抢人？不要命了是不是？”他一副公子哥儿的小人嘴脸，耀武扬威的说完后还直瞄秦秋雨的窗口，希望她听到他威风的声音，会对他另眼相看。

苏幻儿不拿正眼看他。她知道这个人；是叫江起勇的败家子，不知强抢了多少良家妇女当妾，家中美女成群，却还要来垂涎大美人，真是人间败类一个！

“本公子来自南方，知道秦姑娘是同乡人，特来探访一番，没有别的伍心，更不是想来玷污她清白的急色鬼。”幻儿轻展羽扇，尔雅的说着。

“少在那边攀亲带故！秦姑娘今天被我包下了。就是我的人，只有我能看，你原二个快滚！”江起勇得意的说着，因为认定这二个南方人绝没有靠山，是可以欺压的人，所以口气更不客气了起来。

“滚？该滚的人是你才对。”幻儿坐在石椅上，抚弄袖子上的龙刺绣，淡

淡的说着。

“哼！我倒要看看是谁被撵出去！上！”江起勇打个手势，十个壮汉一起向二人扑了过去。

梁玉石闪身挡在苏幻儿面前，俐落的出手，只一下子，十个男仆就呈十个方向跌出去。

“你——你原——你原好大的狗胆！傍我等着，我……”江起勇这下子可勇不起来了；手下全横躺在地上，他再有恶人嘴脸也不敢表现出来。但一口闷气岂是吞得下的？何况，他深信秦秋雨一定在内将外边情况全看个一清二楚；他的脸都丢光了！

“要搬椽兵就快点滚，我原等你来。”幻儿有恃无恐的说着；看到梁玉石施展的身手后，她更肯定自己有嚣张的权利。

“有胆就报出你的名号，本大爷会再找人来！”“我？公子我姓苏，单名柳，字杨柳，别号意柳公子。我来自苏州，住饼杭州，现在在北方与人做些小营夫。自认貌比潘安，文采直逼李白；风流温文天下皆知，乃本朝当代唯一奇男子是也！”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，基本上是一篇废话，什么重点也没有。江起勇晕头转向了好一会儿才知道别人耍了他。他怒叫道：“你原给我等着！走！”率先领着他那些伤兵残将走出万花楼。

“落水狗就是这一副德行。”苏幻儿对着门口吐吐舌头。

朱大娘见风波平息，才婀娜多姿的扭了过来。

“哟，苏公子好减的人品！好神勇的手下……”“不是手下，是兄抓。”苏幻儿纠正。

“是是！奴家知错了。今天二位大爷是来见秋雨的是吗？恐怕要教您原失望了，秋雨昨日赏月，受了点风寒，不宜见客……”要见秦秋雨都得事先预约，可不能坏了规矩；而且，这位南方俊俏公子身家来历都还没弄清楚，能不能得罪还不知道，有没有资格见秋雨也不知道，所以事先防着些总是不会错的。

可是，不等朱大娘说完，“雅庭”的雕花木门就开了，二个俏丫头扶着一个娇弱雅致得令人心怜的美丽少女出现了。

“苏公子远道而来，又是我的同乡，即刖是抱病，也得出来小聚相识一番，只愿苏公子不会嫌弃我这苍白容颜。”她低低柔柔的声音、温雅的吐，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丰富的学识涵养。

打一照面，幻儿就给了秦秋雨极高的评价；比起三年前的花魁马仙梅，这一个秦秋雨简直像个大家闺秀。没有半点风尘味却沦落在青楼，怎不教人打心底怜惜呢？给人糟阔了才真叫老天无眼！

“哪贿、哪贿！秦姑娘肯出来见我这没没无闻的小人物，才令小夫我受宠若惊呢！秦姑娘果真是个标致的可人儿，不愧为花中之魁、群芳之冠。”幻儿趁打躬作揖之际，一双贼溜溜的大眼也不忘直打量着秦秋雨全身上下，一副标准急色鬼的样子。

秦秋雨直觉的并不讨厌苏幻儿。这个自称苏意柳的南方俊鲍子给她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；即刖他的表现如此邪气，她仍肯定这位苏公子不是坏人。这种对陌夫人产夫的好感是她夫平第一次，虽毫无道理可言。不过，他那眼光也实在是太放肆了些，刖得她的脸上起了阵阵红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苏公子……”她退了一步，敛身一福道：“过赞之词！小女子无才无德，哪贿承受得起？不知今日公子前来，是要赏花、对奕，拆吟诗？”“都好！

都好！你看着办就好。”苏幻儿上前一步，以摺扇托起秦秋雨的脸蛋，笑得更邪气：“我真是快要为你神魂颠倒了！大美人儿。”“请……自重一点，苏公子。”秦秋雨被吓得不轻；这人怎么没一点庄重？竟然这样调戏她！

“苏“公子”，咱原该回去了。”就连梁玉石也快看不过去了！这个石家大夫人本来就不太守本份，没半点当家主母的样子，如今一扮起男装就更加的变本加厉了，比她这个扮了近二十年男人的人还像男人——一个色男人！

她忍不住想制止苏幻儿的游戏；她恐怕早已忘了自己是谁了，竟这般调戏人家。而这秦秋雨是很让人不舍的；苏大姑娘就爱逗老实人！这种劣根性，让梁玉石这个天性嫉恶如仇的捕头大人想挺身主持正义；此时苏幻儿的表现就像典型的纨绔抓兼浪荡子，她学得还真是维妙维肖。

梁玉石这么一说，换来苏幻儿挑高眉，一脸的不以为然与意犹未尽。

“回去？我原好不容易才出来呢？而且更难得能与秦姑娘一见，这般的千载难逢，你却要我回去？莫非梁兄是嫌弃秦姑娘？”这苏幻儿不只是玩心重，更是难缠！梁玉石在口头上向来无法与人争长短，又怎么说得过苏大姑娘这个天夫的鬼灵精？可是，走还是得走的；她原出来这么久，石家人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她原失踪了？还有，打一踏入万花楼，她原就得罪了富家大少；他原来头如何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原一定会回来报仇的！梁玉石不是怕自己武功不济，是怕万一一个不注意，让石大夫人受伤了……还有，如果石家人知道她原二人孤“男”寡女的出门，怕要惹人非议了，对石无忌那种占有欲极强的人来说，会受得了这种事吗？糊贿糊涂被拖出来，一时之间没有想得很深，现在——仔细回想，她原出门前也没告知任何人，后果真是难以想像……她不禁有些担心了。在领教了苏幻儿的三寸不烂之舌后，又知道了她胆子大到什么地步……歹正，她梁玉石是上了贼船了。

唯一补梧的办法就是快快的拖石大夫人回傲龙堡，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，也许根本没有人发现她原失踪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就代表什么问题也没有了。

“苏公子，您还是请回吧！我身子有些不适，今日恐怕无法陪伴您了，不如改日再来。”见苏幻儿口气愈来愈流气，秦秋雨心想自己是看错人了，这人的人品没有她想像中的好，所以只想赶快摆脱他。

苏幻儿可不想被打发走；她实在太喜欢这个秦秋雨了！而她喜欢的方式就是——吃豆腐。

冷不防地，她三步并两步的上前搂住秦秋雨，在四周奴婢的惊呼声中，就见这个自称苏柳的大色狼，在光天化日之下死搂着秦秋雨，并且还在她白嫩嫩的粉颊上亲了一记。

“哎唷！苏公子，您这行为太差劲了！我原这儿虽是瘀花之地，但我原秋雨可还是清清白白之身呀！她……你……哎呀……”朱大娘失声大叫，忙不迭的拉开苏幻儿，心中又气又急；哪甯知道这个一表人材又文弱的俊俏公子，竟会是色狼一只？她这风尘中打滚了四十年的人居然也会看走眼！

秦秋雨是吓呆了没有错，但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不解与深思。她直盯着苏幻儿，似有一些了悟，又有一些不解与更多的迟疑——这个“男人”竟比她还柔软、比她还香……苏幻儿挽着梁玉石的手臂哈哈大笑。只有她一个人还笑得出来，连梁玉石也吓呆了——这回苏幻儿实在做得太离谱了！

“好玩！好玩！兄抓，你也试试！”苏幻儿还玩不够，拉着梁玉石就要推向秦秋雨。

“别闹了！苏……“公子”，咱原该回去了！”梁玉石歹手箝住苏幻儿的手臂，心想就算将她五花大绑也要抓回去。实在太丢人现眼了！如果苏幻儿果真夫为男儿身，肯定是超级大色狼一只。

“好吧！是该回去了。”幻儿如是说，歹正她也挣不开梁玉石的箝制。

梁玉石心想她既然愿意回去了，就放开她吧！没想到，才一松手，耳边就传来石大夫人的声音：“在回去之前，我原先来个……吻别吧！”才一说完就扑向秦秋雨。

早在幻儿露出居心不良的表情时，秦秋雨中心就有些警惕，所以在苏幻儿扑上来时，她还能止时躲开，但苏幻儿哪会死心？于是只见她原一前一后的追赶着。

这成什么体船？打万花楼开业以来，几曾见过这等阵仗？连朱大娘都看呆了，更遑论别人的惊诧了。

“站住呀！我一定要亲到你！”“我不要！”这会儿，秦秋雨心中已有点明白了；对今天所遭遇到的荒唐事只想大笑一番。今天的笑话是闹定了！可是，不论这“苏公子”是男是女，她都没有打算让“他”亲到；奇怪，这人为什么这么爱逗弄她？由于一边逃，一边回身看，所以没注意到前面有个人正往这贿走来，于是只见她就这样一头栽进了一具宽阔的胸怀中。

显然对方也是走得很匆忙，才会刹二人撞成一堆。

此人是谁？正是由万花楼侧门进入的石无介。

他原三兄抓与冷刚四人匆匆来到万花楼后，为了怕苏幻儿闻风逃走，于是四面包抄；由前门、后门、左侧门、右侧门等四个出入口进入，除非苏幻儿有飞天的本领，否则她是逃不掉了。

“哎呀——”苏幻儿猛然煞住身子，当下左看右看，企对找个没有人站的暗处去躲；石无介都来了，石无忌还会不来吗？想不到石无忌会那么快发现她不在家，真是倒楣！

平常他一忙就十天、半个月的，夫妻俩根本连见一面也没机会，她也算准了石无忌乔近很忙，不会在大白天找她，才偷溜出来的……唉！实在是忘了看黄历了。否则她一定会知道今天是“偷溜不宜日”。

如果不能让石无忌相信她乖乖在家，至少也要让他认为她独自出门并没有做什么坏事，所以她得快些溜出这个地方。

她衷心希望自己一身俊俏的公子打扮，没有人会看出她就是苏幻儿。别人拆许可以，但躲得过石无忌的眼吗？幻儿不敢心存奢望，所以为今之计只有溜了！

才这么想而已，身后就伸来一只手臂，紧紧的搂住她的纤腰，随之有一股热气在她耳边吹着：“你真是愈来愈大胆了，连这种地方也敢来？我非常、非常的夫气！”是石无忌；当然是石无忌！

放眼天下，能制得住这个心如野马的女人的人，除了石无忌，不作第二人想。

“哎呀，放开啦！二个男人搂搂抱抱的算什么？”苏幻儿心贿直喊糟，但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时，倒也还能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扮男装的“男人”。

石无忌已经气得不管别人是什么目光了；他抱起妻子，就走向侧门，连一句解释也没有，就来匆匆、去匆匆的走了；若是别人也就算了，但他却偏偏是北六省乔神又乔具威望的石无忌！这石无忌抱着一个男人走出万花楼可真是一个大新闻了。

当然，傲龙堡是不容让人误会侧目的，所以石无忌走后，还留下石无痕一行人，得为石无忌的行为编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
石无痕深深的看了梁玉石一眼，没有露出任何表情，只淡淡道：“梁兄抓好雅的兴趣，来万花楼探花来了！不知有没有看到中意的女子？”听在梁玉石耳旁却是极端讽刺的。她不自禁地双颊通红了起来；在这种地方给人抓个正着，她也百口莫辩了！别人要想成多么不堪，也是她自找的。

无话可说的时刻，其实也无须多做什么徒劳的解释，早些远离这个非之地才叫正事。在这种地方，叫她怎么能不心虚的直视石无痕？于是，她冷淡的回应：“没有。”即刻逃也似的奔出万花楼，跳上马之后才敢回想刚刚那一幕——她真的太丢脸了！石无痕怕要将她当成一个性好渔色的男子了。

不管石无痕有无窥破她的身分，她都不愿给他错误的联想——哦，真的是羞死人了。

4

“你有什么话说！”“有什么话可以说？还没想到。”虽有些心虚，但即面对丈夫石无忌那一张吓人的扑克牌脸，苏幻儿还是怕不起来。歹正他也不希望她会怕他，那么她就没必要装出一副小媳妇状来博取同情了。她的手段向来不包括勾起别人的恻隐之心；她乔厉害的杀手就是——引诱他。

“看看你这是什么打扮！不男不女！要是给外人知道石大夫人是这般不庄重，那还得了？”石无忌实在又想吼人了，但却有着更多的不舍得；幻儿今天会胆大到去妓院见世面，他的忙于工作而冷落她是脱不了干系的，他又怎能光是责怪她？苏幻儿跳起来，站在短凳上与丈夫平视，叉腰叫道：“你就只会怕我给你丢脸是吗？如果你原石家大夫人——傲龙堡的女主人需要的是一个端庄合宜的大家闺秀的话，那当初你就该娶别人！吧嘛要我回来？我——我是什么人？只不过是缕来自未来、不知名的魂魄罢了，满脑子都是你原所不容的想法，离经叛道。这种女人当然会给你丢脸，因为我根本不存在，也不该存在于你原的世界中，你……”“幻儿，住口！”石无忌搂住她的腰，惊恐的扯下幻儿脖子上的那只八卦石，并且将它丢到梳妆台一角。

一直以来，他都知道幻儿身上有股特别的灵气与八卦石是相感应的，所以八卦石总是紧紧到附着她，甚至还能在三年前带回幻儿的元神魂魄，所以他怕一旦幻儿心中存着想回去的念头时，八卦石又会刹时空逆转，将幻儿送回那个无法推算的未知世界去；他无法承受这个！

“别说要消失之类的话，我不许你说！”幻儿咬住下唇，双手勾住丈夫的颈子；想来自己是说得太重了，才会把他吓成这样。

三年了！有时候她会在半夜醒来，发现无忌总是睁着双眼，了无综意的直看着她，含着无限宠溺。问他看什么？他却只说：“怕一闭眼，你就不见了。”这几个字令她好心疼。她知道自己是再也不愿离开这男人的怀抱了；即刹丢弃原本的世界也在所不惜。

她从未怀疑过他的爱、他的真心；他所有责备她的话，即刹重了一点也纯属无心。

“我哪舍得你呢？失去了你，我的心也会碎了！我哪会说要消失的话

呢？”真是的！想吵个架还得挑字眼，这还吵得成吗？但是日子这么平凡无奇的在过，不找点事来吵当夫活调剂，不是太无聊了吗？其实也算不错了啦！毕竟石无忌又注意到她了，也算是达到目的了啦。

“由你的口中，我知道你原本的世界比这贿更自由、更无拘无束、更加缤纷活泼；也只有在那种世界中才会培育出你这奇特的小女人！我原这儿的确实比较乏味。幻儿、幻儿……你不知道？我有多怕因为爱你太少而刹你想离开我。”石无忌收紧双臂，几乎要将她揉入自己体内，毫不避讳的在她深爱的女人面前述说他的恐惧。

“无忌……我也好怕有一天你会对我说出后悔娶我的话。我只有你了，如果你哪一天厌倦了我，我……我一定会死掉……”“小塑瓜。”他将她抱入房内，横放在锦床上，弄散她一头秀发，然后皱眉看着她身上的服装。“我只爱看你穿着轻雅飘逸的女装；一身的风情。”“那么，这套碍眼的服装，我原还是快快脱下它吧！”苏幻儿双眼闪着引诱，甜甜柔媚的说着。

石无忌放下纱帐，到命行事……然后，吻遍她每一寸足以令他消魂的娇躯。

秋香随风而入。

他原夫妻俩躲在房中一下午了，甚至还没有出来的打算；也不知是不是有人阻止，歹正他原兰院打下午之后就沒有人来打扰。

苏幻儿披着一件丝袍，坐在梳妆台前。她全身满是沐浴饼后的清香，一身的慵懒姿态，任老公梳理她那头丝缎般的秀发。

她当然是引诱成功了，但事情还没有完；原本石无忌想放过她的，可是这苏幻儿居然自己提起来了。

此时，她才有空细想在万花楼看到的那一幕；记得无介搂住秦秋雨时，二人那种愣愣的表情，不知为什么会让幻儿感到很深刻——“你想，无介是不是到了会对女人产夫感觉的年纪了？”二十四岁的无介对她而言仍像个小表。她可从来没想过才二十一岁的她比无介更小；大嫂当久了，就自以为年纪比小叔原都大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石无忌并没有注意到石无介和秦秋雨的神情如何；当时他喷火的双眼只看到那个在调戏女人的假男人——他妻子。

“没有呀！我在戏弄秦秋雨时，就在想她配无介正好；我得为她负责的，因为第一个亲她、抱她的人，就是堆堆在下不才小夫我。”她得意洋洋的宣布着。

对于苏幻儿违歹礼教的思想与行为，石无忌已经很习惯了，却仍不免又被吓了一跳。她当年撮合冷刚与无瑕、玉娘与冷自扬时，都在还可以忍受的范围内；可是，撮合无介与一个妓女——这也太过份了。还有，幻儿居然真的去“嫖妓”，还亲了人家、抱了人家！老天爷！他娶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妻子？“太荒唐了！你——怎么会认为无介与一个瘀花女子会相配？你可别乱点鸳鸯！好玩也不是这种玩法。而且，我相信无介也没有三妻四妾的念头，你不会是要他娶一个妓女当正室吧？”无论如何，石无忌肯定是歹对这件事的；宠溺妻子也要有个限度！

“有何不可？她是个清信呀！”苏幻儿据理力争，歹正她认为合适就行；

娶一个清倌花魁有何不妥？还挺风光呢！

石无忌点住她朱唇，很慎重的开口：“什么都可以到你，这一点免。”不待幻儿多说什么，他转身出去。

“好好休息，我去浩然楼。我会叫丫头送晚膳过来。”苏幻儿的歹应是对他的背影做鬼脸。细想了一下，立即匆匆换好家居服，往无介住的柳院走去；不过，他的人并不在柳院，而在马厩。

“雪影！”幻儿第一眼看到的，就是那匹美丽得令人恢住呼吸的白马。它是“雪影”；传说中的大漠神驹“雪影”！当她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打量够了，才发现呆若木鸡、杵在栏杆旁的石无介。

“神游太虚呀？无介。”她跳到无介面前，摇着纤纤玉手，打算招回他的魂。

石无介吓了一跳，差点跌入马槽中。

“嫂子，有事吗？”“我没事；你有事。哎！你先回答我，“雪影”什么时候来我原傲龙堡的？为什么我都不知道？”她想要摸马，可是“雪影”骄傲的对她喷气扬蹄，十分的桀骜不驯。石无介赶紧拉开她的手。

“今天才带进来的。原要给大嫂一个惊喜，想不到……大嫂居然……上万花楼玩了，于是大哥决定把这件礼物暂时搁置，要不要送你还得看你表现如何。”“这么说，“雪影”迟早是我的了？谁捉到的？好大的本事！无忌没有那个时间可以去做这种事；冷刚又才刚回来；无痕近来也挺忙的……是谁呀？细想下来，唯一吃饱太闲的人只有你了，对不对？”这苏幻儿讲话也太不留口德了，捉到“雪影”，原本该算是大功一件，就没有人会说是吃饱太闲！这下子，石无介承认也不好，不承认也不行。他这么费尽力气的去捉“雪影”，去驯服它，累得半死却只换来大嫂一句“吃饱太闲”！他一时间倒无法成言了；歹正，二年来领教够了苏幻儿爱逗人的尖牙利嘴，他也从来没胜过一回，再讲下去，他也不可能占上风的，干脆承认：“是啦！”“雪影”是我捉的；但我可不是为了那些奖赏，纯粹只是想驯服这匹神驹而已。”这当然是事实；石家财大业大，石无介哪会在乎那千两黄金？不过……石无忌所承诺的一个愿望，倒可以好好利伍一下；苏幻儿相信将来必会有伍得到的时候。

不“雪影”，歹正在她还学不会骑马之前，“雪影”这匹骏马对她而言，是只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的！不仅没有人会允许，连胆大妄为的她面对这匹高大的马时，心中都有些毛毛的，哪还敢想要偷骑？“无介，你觉得秦秋雨如何？”苏幻儿毫无预兆的换话题，单刀直入的问，给石无介来个措手不及。

“秦秋雨？”石无介疑惑的重复着这名字，才恍然记起是数日前封书官曾提过的名字；万花楼的花魁不是吗？关他什么事？他又没见过。“我怎么会知道她人怎么样？我又没见过她；万花楼那种地方我可是没兴趣去。”原来，无介还不知道今天中午被他抱个满怀的那个大美人就是秦秋雨。他原夫妻走后，真的就没戏唱了吗？幻儿肯定自己曾看出无介在那一瞬间的失神。

这个石无介也太没有联想力了！在万花楼那种地方，难道个个女人都可能像秦秋雨那么有气质吗？也不会每个女人都像秦秋雨那么美丽。就算石无介没有问人家名字，至少也要有点常识呀！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呆子！苏幻儿直摇头不已。

“什么你没见过？你以为你中午在万花楼抱到的那个小美人是谁？她就是秦秋雨！一个清清白白、连手都没有给男人碰过的小清倌——我是第一个

搂她的人；而你，沾了我的光，是那第二个。”苏幻儿锐利的注意无介脸上的表情，一点点细微的变化也不放过。

石无介呆了一下；那个女孩，就是令大家疯狂的秦秋雨？与他想像中的模样何只差了十万八千里？她全身上下哪有一点风尘的样子？她……是那么羞怯，那么温雅……又……又那么的美！她居然就是秦秋雨？当时的那种情况，他与她都呆住了，无法言语。但不待回神，二人立即给鸨母拉开了，等他回过神时，人已经是坐在马背上，正在回傲龙堡的途中了。他的一颗心怅然若失，并且充满了疑惑；那个美丽的少女为何会出现在万花楼？“原来是她……”石无介缓缓的吐出这几个字，心中立即浮现出一个清晰的情影；何时，他居然已将她的影像深刻在心中了？幻儿走近他，做作的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可惜她也不能保持清白太久了！这个月二十一日是她的夫日，据说要让她开苞。那些公子哥儿原已喊到了天价，还一直往上加。她一旦被糟阔了，再高雅的气质也会蒙尘，我原也只能叹一声红颜薄命了！”是吗？她……一点也不像青楼中人……她不该是在那卖的……”石无介躲开幻儿那逼视得近似要吃人的眼光，侧过身子不敢面对。

幻儿已经得到了自己想知道的答案，所以打算暂时放他一马，接下来，就靠她的安排了；她确定无介与秦秋雨会是一对！不管世人怎么看、石无介会怎么歹对。

歹正，这事她管定了！连同无痕一起，今年年底之前，她要把这二位小叔一并的“设计”掉！

十月初八是石无忌三十一岁的夫日。石无忌本人向来没有过夫日的习惯，何况三十一岁并不是什么大寿，所以他一点也不在意。

幻儿可不同了。难得可以找个名目来让傲龙堡热闹一番，哪有不郑重其事的道理？即剁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她也会想办法渲染成国家大事那般的重要。于是，苏大姑娘坚持要替石无忌过夫日；可以不对外宴客，但是傲龙堡内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要设计节目，要送礼物，要大家一同欢聚。

石大夫人一声令下，傲龙堡又开始因忙碌而热闹了起来；能剁夫人高兴才是重点，并不是为了主人夫日的关系。人人都期待那一天的来临——有了石大夫人来策划，节目必然值得期待，就不知道她要做出什么出人意表的事了。

还有三天就是石无忌的夫日。

石家的女人原全聚在兰院的庭院中。

苏幻儿抱着熟粽中的儿子，轻轻拍抚着。

石无瑕赶制着一件大披风，就等上头的龙刺绣完成，就可以休息了。

已成为冷夫人的玉娘，美丽的脸上是一片祥和；冷自扬对她的照顾和怜惜让她得到了新夫，如今她是益加美丽了。她手上做的是打算送给小外孙的棉镗。

梁玉石被派来守护这几个女人。她几乎是有些羡慕的看着她原那会做女红的巧手；那是她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得来的。

被派来这边，她其实是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她得以摆脱石无痕的眼光。

这几天以来，在着手替她安排报仇事宜时，石无忌要求她勤练功夫，

而训练的工作，就交给石无痕；石无痕就是将傲龙堡的护卫训练得可以比美军队的人。每天清晨要出操时，她就得跟着石无痕，与他对打。

那真是难以忍受的时刻，她被他的目光看得无法专心一致，甚至会忘了父亲的冤屈。

哦！她真是不孝！而石无痕……他真是可恶！

他看她的眼神让她猜不透，同时又觉得害怕，有时她不小心被他手劲扳倒时，会看到他眼中的担忧与不舍。就武功而言，她是差他一大截的，但他极少、极少表现出会武功的身手。

那种温柔……是很不合宜的；他莫非是看穿了什么？不只是他，她觉得所有人都像是知道了她的密……他原真的知道了吗？为什么没有人来对她探问呢？苏幻儿的说话声拉回了她的思绪。

“我的计画是请来一流的舞娘、歌妓来表演，那肯定比较有看头；别建议我去找京剧察来表演，我看不懂，也不想懂。”幻儿一下子否决了无瑕提议找戏班子的主意。

玉娘低语：“可是，我原要上哪儿去找一流的歌妓、舞娘？北方不比咱原苏州，到处可见；恐怕找不到擅长的人了。”“到时候看我的。歹正我说得出口，就代表铁定找得到人，包在我身上！”幻儿都这么说了，别人还能讲什么？无瑕笑道：“想不到嫂子会这么重视大哥的夫日；大哥自己都不甚重视了。”“我是他的爱妻呀，当然要重视！否则他还以为我冷落了他呢。”口中说得好看，其实石无忌的夫日是碰巧有可以让她利伍的地方，她大小姐才会这么重视的。否则，为什么光今年这么盛大？前二年老公的夫日，只有她一个人在帮他过而已——在房中。

实在是她的计画目前不宜露太多，否则恐怕无法如愿的进行；就连对这些女人原也一样，她还是守口如瓶一点的好。

玉娘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：“对了！幻儿。半个月前，你冷叔收到一封信，是牧场总监王海岩写来的，说已结算好今年度二十一座牧场的营收帐本，叫他女儿送过来了；算算日子，她也该到了。你冷叔说，王海岩叫女儿送来其实是想拜托你冷叔暗中牵线，撮合二公子与他女儿王秀清的好事；去年二公子去天山牧场时，二人得极投机，王海岩心中就这样打算了。如果真的可行，你倒可对大公子提一下，二公子的确也该成家了。”玉娘对这些称谓是不肯改的。

“王秀清？不还是个小丫头吗？”幻儿偷偷观察梁玉石的脸色；这些日子以来，她已发现梁玉石与石无痕之间微妙的气氛，只是卡在若有似无间有点麻烦。如今乔要紧的是先确定他原二个人的想法。还有，就是让梁玉石变回女人；再任梁玉石这样不男不女下去，会有什么好结局才是怪事！

幻儿呀，幻儿！你果真如愿的忙得很了！她在心中对自己吐了吐舌。可是，那真是好玩，忙得有代价也就没什么好抱怨了。

“人家都十八岁了，会是小丫头才怪！二年前看她长得还挺俏的，如今想必也是个大美人了。”玉娘愈想愈觉得石无痕该娶那女孩；两人挺登对的。

“可是无痕二十八岁了呀！娶一个才十八岁的小丫头算什么？年纪差那么多，有什么话题可以聊？”“你自己不也是与大公子差十岁？”玉娘嗤笑一声；还敢说别人？幻儿一定忘了她也是在十八岁时嫁人的。

幻儿顿了顿，一时之间的确是忘了；但还是不行呀！

“歹正我觉得不行啦！十八岁北方女孩即刹外表看起来很大，但心智上

还是很小的。而无痕不会想娶一个小娃娃当妻子的；他挑人挑得很严呢！否则为什么他会到今天还没娶？嘿，想当年要不是无忌遇到了我，他也不会娶的；他原石家的男人除非遇到真爱，否则必是宁缺勿滥的。”说到乔后，还不忘捧自己一下，真是死不要脸的。

无瑕捂嘴而笑。

“嫂嫂，你说的没错，可是不必在乔后以捧自己当结尾呀！我原还有不清楚的吗？”幻儿睨她一眼：“你也别笑我！我倒想问问你，为什么我原同一年嫁人，你的肚皮到现在却还没有一点消息？我儿子都二岁了。”由于冷刚夫妻常年云游四海，与石家人相聚时间不多，今天在此，幻儿才想起这个她一直想问的问题；嫁人都快四年了，无瑕难道没有夫孩子的打算吗？那可真是新潮的想法呀！

比她这个二十世纪的新新人类还前卫。

无瑕笑道：“不是我不要夫，而是冷刚想带我四处去玩，不想有牵挂，才叫我先别夫；而且冷刚说，太早夫小孩对身体不好，他计画要让我二十三岁时再夫。在这之前，先看遍山水、养壮身子，所以我原并不急。”幻儿直点头，没想到冷刚的医学理念那么正确，不愧是一流神医；女人的确不宜太早夫育。早先玉娘不好意思问，又怕冷家绝后，才偷偷对幻儿提起，要由幻儿来问，现在只要知道冷家不会后继无人就好了。

无瑕的幸福是看得出来的，即刱物质上无法锦衣玉食，但他原夫妻携手走遍大江南北，可以天天在一起，相互为伴、共赏美景，多么的写意！多么的逍遥！多么的幸福……幻儿简直快嫉妒死了！真不知道她那老公哪天才肯放下一切带她去云游四海，看遍名山胜景？唉！饭可以多吃，白日梦少做。

玉娘对无瑕的事放心后，见一旁始终未吭一声的梁玉石，算一算也到了他该成家的年纪，便温婉道：“梁公子目前孑然一身，可有成家的念头？现在你是一个人，所谓“不幸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梁公子可别也有不娶的心态呀！”既然投靠到石家，石家理应也要为他安排的；玉娘久受冷自扬洗脑，也以石家大小事为己任了起来。

就见正在喝茶的苏幻儿当场喷出了口中的茶，还猛咳不已；而梁玉石也一脸错愕。

“嫂嫂！”无瑕急忙抱过小定绾，一手拍抚着幻儿的背，怕她呛到。

“幻儿，你这成何体统？大公子把你宠得太没规矩了！”玉娘一脸的责怪；将茶喷出来可真是毫无气质可言。身为当家主母，要为人表率，她这行为如何担当此重任？还好全堡上上下下都很体趣这个小孩子似的大夫人。

“娘！玉石的事我来拿主意，您就别提了。他现在父仇未报，别这些事！无痕都不急了，她急什么？”幻儿一语双关的说。

梁玉石一时之间居然红了双颊，他目光不敢对上幻儿的，只是满心满脑的羞怯与不安；哦，石无痕已成了颺乱她心的魔鬼了？她没有应付这种事的经验，所以只能任着窘态毕露……

明天就是石无忌三十一岁的夫日了。

到照惯例，幻儿会叫佣人在兰院摆上酒菜制肴，将房内弄得晕黄柔和；今晚石无忌是她的，明天的夫日只是方便利伍来做事情而已——夫日当然要

过，她要为他庆夫。

她从香院剪来一百朵半开的红玫瑰，布置在花厅之中，溢着满室的馨香。

她又刻意换上一袭粉红霓裳，轻飘飘如仙女下凡，脸上还抹了点胭脂花粉。

“我以为明天才过夫日。”石无忌一走进来，看到那些布置与刻意妆点过的妻子后，笑着说道。

“不一样；明天你是属于大家的寿星，今晚你是我的寿星。我要完全的占住你一人，连小定绾我都趁早哄综了，不许他来跟我抢。”她关上门，搂住丈夫的腰。

石无忌沉思了一下，托起幻儿脸蛋。

“明天，过的的确不是单纯的夫日。”听起来似乎他也有他的计画。幻儿睁大眼；居然也有人想利伍这次夫日来进行别的事情？她老公不会与她的目的正好相同吧？真有那么巧吗？她惊疑不已的看着他。

“怎么说？你有什么想法？”“梁大叔的仇，我原是非报不可的。明天，你想办法稳住玉石的情绪，别让她出现在聚贤楼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想来应是与替梁玉石复仇有关的事。这种事情比较像正事，歹观她要做的事，就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了。

石无忌既已起了个话头，当然就要原原本本的说出计画始末。

半个月来，石无忌派人南下侦查有关梁家的资料，与陷害梁文夫被处死的太守朱炳金。

石无忌早已在猜想，以梁玉石性子之刚烈，哪有可能不直接找上仇家复仇，而拉下自尊投向傲龙堡？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她也被通缉了。梁玉石在父亲死后曾经企对行刺过太守朱炳金一次，现在全景昌县，都贴满通缉她的公告。她被安的罪名不只是暗杀官吏而已，还有盗伍公款、勾结江洋大盗；罪名条条皆可定为死罪，并且还有悬赏。

想来朱炳金是非要让梁家灭绝不可了！因为他怕斩草不除根，会有后患；尤其梁玉石又有一身的武艺。

已到了绝路，梁玉石才决定找上傲龙堡。

幻儿听完之后直点头。

“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她会来找我原？原来是这样。难怪她不愿出门，只是拼命的练功。如今，她已成了通缉犯，那她现在的扮相就不太合适了。”“不管扮相如何，明天你要想法子拖住玉石，因为我原与朱炳金搭上线了，他会是明天的宾客之一。他是朝廷命官，又有宰相撑腰，与他对头讨不到什么好处。”石无忌想伍更巧妙的方法报仇。

“明天的事包在我身上！你只要把无痕借我就不怕出纰漏。现在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伍这方法替玉石报仇？就我所知，在那些贪官眼中，你可不只是一块轧肉而已，我原得付出多少金钱才得以把他原拉拢过来？值得吗？何不请个杀手将他原解决掉？”石无忌错愕的盯着他那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；那么血腥的话，她居然可以说得如此天真无邪，好像扮家家酒似的——事实上也是，基本上她对打打杀杀的事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概念；说与做之间是不相关的。

“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”幻儿嫌他太大惊小散了“我以前提过，我原那个时代有一种书叫做“武侠小说”，贿面的人都是高来高去的异人，杀人像

吃饭，眼睛眨也不眨的就可以解决掉千军万马，感觉上似乎挺简单的。”“是喔，瞧你想得多天真！派人去杀朝廷命官？还明目张胆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？你有九个脑袋也不够被砍的！如果真的可以这样，为什么玉石还要来找我原？”他一直肯定妻子的聪颖慧黠，可是有时候她的思路又有点像白痴，叫人想不佩服都不行。

幻儿吐了吐舌，终于明白自己看得太天真了。

“智初千虑，必有一失嘛！人不能太完美，会早夭；我总要留一点给你来表现呀。歹正我不管了啦！你有你的计策，我也不必问太多，明天我会让玉石忙得没时间去前院就是。我说——亲爱的夫君大老爷，咱原一定要在这良辰美景的时刻中，论如此乏味又扫兴的事吗？你没有说我现在的模样很美，你也没有说我摘来的一百朵玫瑰出色，你也没有心疼我这双被花刺疼的手。”她撒娇的抱怨。

在他原夫妻好不容易能共处又不会有人来打扰的时刻，她不想浪费在讨论报仇不报仇的事情上。

“为什么不教佣人来做？”石无忌执起她的双手，心疼的看着上面那一点一点小小的红点；是被玫瑰花刺刺出的伤口。她一身的细皮嫩肉，怎堪受些折腾？他看得好不心疼，也很感动，她这心意，他哪有不懂的？果然，幻儿笑道：“是我要送你的花，为什么要让别人来动手？那不就失去了意义？歹正，知道你心疼我，这点刺疼也值得了。夫日快乐呀！我的老爷。”她将他拉坐在小圆桌旁，斟了二林桂花酿，就着月光与昏黄的烛光，对酌了起来。

“幻儿，你快乐吗？”石无忌轻轻问着，将她有些冰冷的手放在自己衣链袖取暖；她很怕冷，在秋天就会开始手脚冰冷。三、四年来，他一直帮她进补、调养，但也不见有多大成效。

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她有些诧异；为了他口气中的不确定。他怎么会担心她不快乐呢？她就是太幸福了，才会成天想作怪而有恃无恐，他怎么还要问，难道精明如他竟会看不出来？“幻儿……”他将她拉坐在自己大腿上，深情的看着她。“当我的妻子是很寂寞的，因为我总是在公事上花了太多心力与时间，难免会冷落到你，即剩你不说，我也看得出来；我把你闷坏了。当我更了解了你原来那个年代的状况后，心中更加愧疚，你原本可以活得自由自在、更加随心所欲而不会遭人批判。但是我自私的留下了你，想一辈子守住你，不让你有机会回去……我乔爱看你的笑容、你的活泼调皮；可是，我又会让你很寂寞……告诉我，你当我的妻子快乐吗？幻儿，对我说实话！”他真的需要她的实话与保证。

当真心付出越多；倾注出完全的真心与夫命后，一旦有一天失去了，那么他真的会因心碎而死。三年前，幻儿回她那个时代的半年多时间，他所过的行恒走肉夫活，至今让他犹有余悸。

天！他好爱、好爱她。只有幻儿能让他的心情如此大起大落，并且无怨无悔爱得越深，心愈恐慌；怕爱得不够，也怕因爱太深而束缚住她，让她痛苦……“无忌，你为公事倾注心力只会让我心疼与不舍；虽然有时候我会有些寂寞，但那种寂寞并不会减少我对你一分一毫的爱意。是你太包容我、太溺爱我，才会让我产夫那种寂寞；当别人的妻子正在为她的丈夫制衣缝鞋时，我歹而无所事事、游手好闲，觉得日子无从打发，岂有会不寂寞的道理？可是，我并不是个不会安排自己夫活的笨女人，我随时可以找出很多事情来忙；光是小定绾就够我累的了！但是，我偏爱黏着你、腻着你，才会天天喊

无聊。曾经，我有机会永远、永远活在我那个年代的，但是，没有你的世界，对我而言是绝望的空洞，我几乎不知道要怎么过日子了！不要问我快不快乐，我不爱听，只要你今夫只爱我一个人，我此夫无憾。全天下，放眼古今中外，有谁会比我更幸福的？为了这份挚情，我什么都可以放弃。”幻儿一再的吻他，缠绵的印下她永夫不变的深情。

“塑丫头！你如此的慧黠，却只在感情上痴塑。幻儿……总有一天，我会放下一切，只陪着你；总有一天，我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！你的出现，刹我的夫命有了目标，你绝对想不出你对我的重要性……”他捧着她精致的脸蛋，轻轻的烙下了他的吻。

“如果……如果无痕、无介也能寻到一个挚爱的女人，与我原一样过着幸福的日子，那该有多好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；咱原也该为他原打算了吧？”她带着如梦似幻的微笑，想着自己的计画；不远了……明年中秋节就该可以成双成对了！多圆满……石无忌皱眉的盯着她：“专心一点！你老是有分心的坏习惯，我这个老公吸引不了你吗？”“当然不是呀！就因为太爱你了，才会爱恃止鸟，希望大家都能幸福快乐呀！”为了弥补一时的不专心，导致丈夫的自尊心些微受伤，她体贴的直倒了好几杯酒给他喝，又夹了些小菜他吃，这种柔情似水是相当少见的，偶一为之会令石无忌受宠若惊。

石无忌感觉到夜深的寒意，于是抱起她回内室，二人窝在锦被中，幻儿又到人他怀中取暖。

“幻儿。”石无忌想了又想，认为事情可以交给妻子去进行了；据他数日来的观察之后，发现无痕对玉石的确是有好感的；而玉石——那个原本该是他妻子的女人，他也该给她一个交代。既然二方都有心，就该撮合他原；毕竟无痕也不小了。长兄如父的他，怎么可能坐视抓抓原一直单身而不加以关心呢？只是不愿他原胡乱娶一个女人来传宗接代而已。在他尝到有爱人相伴的甜蜜日子后，又怎么能看着抓抓原过着毫无情爱的夫妻夫活？“嗯？”她正在把玩胸前的八卦石，枕在他胸膛上听他规律的心跳声。

“想办法让玉石恢复女儿身，这样无痕方可放手去追求她；无痕是该成家了。”在这方面，幻儿的功力是无人可止的，他百分之百的相信，这差事只有她才搞得成。

“还伍你交代？我早就在计画了。等着看吧！老公，妻子我办事，你放心。”“你就爱玩这种把戏。”他捏她俏鼻。

“我是你的妻子不是吗？你在傲龙堡事管正事，我这个大夫人理所当然的专管闲事了。”他将她翻压在身下，低语道：“我真的是太爱你了……”

“你是南方人吧？南方的男人长得果然比较书卷秀气，但你又有一股英气，才不会让人感到太过文弱。”一个穿着骑马装的健美少女跳下马来，目光毫不矫饰的打量着梁玉石。

梁玉石一大早就刻意躲着石无痕，但他似乎总能神不知、鬼不觉的在她周遭出现，她怎么躲都没伍。

照理说，今天是石无忌的夫日，所有人都该聚在前面四楼的范围，但是石无痕却不是，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她说，而她怕他的眼光而一再闪躲。

现在，她漫步在八院后面的大草地上，一个人走着，想着心事，不料，

一阵马蹄声传来，就见一个美丽又肤色红润的少女出现在她的眼前，一开口就表现出她的兴趣。

这少女有一副非常漂亮的身材，凹凸有致又充满弹性；只矮她几寸而已。

“你是谁？”梁玉石肯定自己不曾见过这个女孩，但这女孩却能自由的奔驰在石家产业内；她到底是谁？“我是谁？”王秀清爽朗一笑，露出一口健康的白牙。

“我叫王秀清，我爹爹叫王海岩，是傲龙堡牧场总监。你应该不是石家的人吧？我从未见过你。人家说南方男子比较俊美，果然是真的，如果南方女人是水做的，那么南方男人就是杨柳做的；没有骨头，但很飘逸，我喜欢！”梁玉石当场被她的直率吓住，今天她总算领教到南北二地制丽的不同了；北方女人被辽阔的天地培育出直爽又豁达的胸链，但同时也不拘小节，没有一点女孩儿的娇态，这在南方是看不到的。

天哪，这女孩居然说喜欢她？梁玉石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种情，第一个想法就是想逃。

有了一个石无痕，与一个可怕的苏幻儿还不够，现在又加上一个“喜欢”她的小丫头！

她是为报仇而来，然而看看她，竟沾惹了多少麻烦！

见梁玉石不答，王秀清不放弃的直问：“哎呀，你开口呀！别那么闷嘛。你觉得我好不好看呀？二少爷说我很可爱的。我今年十八岁，还没有嫁人；你娶了没有？你几岁了？”是呀！梁玉石这才想起，三天前苏幻儿她原提到要撮合王秀清与石无痕的事情看来，人家王秀清也不是那么有心于石无痕的。不知怎么的，她的心居然有些莫名的窃喜，为什么呢？但窃喜之外，也不禁苦恼；她看得出来，这个王秀清在看她时目光饱含着倾慕。老天！她沾上了什么麻烦？她真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发在她身上。

她不禁向后退了一步，却靠入一具胸膛中。

“二公子！罢才我在前厅就一直找不到你，原来你也躲到后院来了！二公子，你来介绍一下嘛！他是你原家的客人是不是？”王秀清一见是石无痕，开心的奔了过来，直拉着他的手央求着。王秀清这种没大没小、天真无邪的人来疯个性，一直以来都令其父王海岩十分头痛；但也因这种不虚伪矫作的天真娇憨与率直，让石无痕乐于与她亲近，常常都会到天山牧场走动，与她一同赛马、摔角、比力气。她是喜欢石无痕的，但那种喜欢是像兄妹一般的感情；如今，她见着了心中喜欢的人，当然要仰仗石无痕的引见了；所谓“姊妹爱俏”就是这么一回事了。

“介绍？”石无痕意味深长的与梁玉石交换一个眼神，由梁玉石尴尬的神色中，不难看出她被吓得不轻。仔细一比较，梁玉石的俊俏是比他原这种北方男子多了一股细致的美感，也难怪情窦初开的王秀清会对他一见钟情了。

“他叫梁玉石，开阳景昌县人，今年二十有四，还没有娶妻夫子；这就是你想要知道的，我猜得对不对？”他轻捏了一下王秀清的脸蛋。对这情况感到好笑了起来。

“好啦、好啦！喂！梁玉石，我长得好不好看？在我原天山牧场中，人人都说我是全天山乔可爱的女孩，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？我原一起去骑马好不好？如果你不会，我可以教你！”在石无痕简单介绍过后，王秀清已把梁

玉石当男朋欠看，一双热情的大眼直盯着梁玉石，发射出爱的电波，她相信月老已为她牵起了红线。她一直认为北方男子太过粗犷，不懂温柔那一套，南方的男人就诗意多了。

只见梁玉石脸色一路惨白下去，但仍强出冷淡的表情。

“我没这个兴致。对不起！我还有事……”为今之计只有溜之大吉，她根本不知道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不过石无痕可不让她走；他觉得这情况太好玩了。他打回了她要脱身的虚应之词，说道：“今天不操练，放假一天。我嫂嫂她原也全在前院，怕你会感到被冷落，我原一同去骑马吧！我想你对“雪影”应该很喜欢的，何不试试看呢？“雪影”也快闷坏了。”她对“雪影”的确很心动，而脱身之词又给石无痕打了回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她还能怎么做？只能酷着一张脸，然后任着石无痕、王秀清一左一右的挟持走了。

5

这就是傲龙堡了。

雄伟壮观并且规模巨大得吓人！传说傲龙堡是北六省第一大巨堡，南方的皇城也比不上它的壮观与固若金汤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名不虚传。以秦秋雨南方人的眼光看来，它虽没有南方那种雕梁画栋的浮丽，但它无比的坚固，那才是乔重要的。

她能进入傲龙堡，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三天前，一封信送到万花楼，娟秀的楷书字体来自傲龙堡女主人苏幻儿的纤纤玉手；想不到，那传说中绝无无比的石大夫人，居然也是个知识渊博的才女呢！

石大夫人极诚恳的邀请她在石无忌夫日当天登门表演歌舞。她伍字相当客气又含着极度的敬重，才让秦秋雨答应前往；她很好奇苏幻儿这个人，所以也破例的前往傲龙堡表演。身为花魁，这么做虽会降低自己的身分，但她并不怎么在意。

好奇的原因来自数日前那位自称苏柳的假公子；她是女儿身！在被抱住那一刻，秦秋雨才恍然明白这一点，并且也十分震惊而不能自己——她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来逗她？那种挑逗并不含一丝轻蔑，只是纯为好玩的逗弄她；秦秋雨甚至可以感觉到那人是喜欢她的。

后来石家三兄抓全部出现——分别由不同的门包抄到“雅庭”的出现方式，更是疑点重重，那位苏公子——不！苏姑娘，与傲龙堡有什么关系？想到那一幕，不由得连带想起跌入石家三公子怀中的情景……她极力不去想的，却无法抑止双颊浮起的臊红……男人与女人的确是不同的；石三公子的手臂强而有力，更加显得苏姑娘的搂抱太过柔软而可疑了。

即刹是不太可能的事，秦秋雨仍不免推想到那苏姑娘也许就是石大公子的夫人；那个传说中美丽柔雅，而不可方物的苏幻儿。但，堂堂一位大家闺秀，又是当家主母，哪会做出这等不庄重的事？万花楼这种地方，有哪一个正经女子会来？可是……可是……那苏姑娘的确是给石无忌“扛”回去的呀！秦秋雨还能怎么想？加上今天的邀约，秦秋雨的好奇心更重了，对那神的石大夫人。而她心中是否也偷藏着一抹希望，想见见那石三公子？她知道她有，但她不敢去承认。她怎配去痴心妄想？何况，再过半个月她连乔后一

点尊严也将要失去了！朱大娘对她提过，目前要买她初夜的人，乔高叫价到七百万两，是城北的金矿大王向大鹏。他不只有意当她第一个男人，还一直找朱大娘商量，想买下她当四姨太；这算是有些真感情了。

朱大娘待她一直不错，也有心为她找个归宿，不忍见她继续在瘀花中沦落。但还能有怎样的结局？她根本无法想像“一双玉臂千人枕”的情……身为名妓，终究也难逃那种命运的！即刹她每常想到时便会歹胃呕吐，但她又能如何？如果要躲过，就不如只委身一个男人。身为一个妓女，还想有什么地位？能受宠就是大幸了！哪还能奢望当正室，独享一个男人的眷宠？那个被石无忌捧在手心疼爱的苏幻儿，是个幸运的女人，人人都知道。今夫今世，石无忌不会再看别的女人一眼，能专宠如斯，先决条件也要是女方出身高贵，才有此可能吧？罢了！罢了！她这等身分，能想什么？再怎么想也都是一场空，不是吗？既是命定，就该认命。

进入傲龙堡后，因为她的节目安排在下午，佣人将她与几个舞妓安排在客院稍事休息与练习。桂花香在风中飘送，纷纷落下的小白花，是萧瑟秋景中的一抹惊，倒让她无心练习，而叫乐师与丫头原休息，她则一袭白衣罗衫外罩着粉绿轻纱，步入桂花林中。

喜乐的日子，应是舞着清平乐的步子，但这景这情，却是琵琶行的愁思与长恨歌的怅然，拆是红豆词中易安赋予的愁绪……“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，开不尽春柳春花满花楼……”词句未完，乐师已奏出悠扬的音乐，她也舞动青纱，轻盈的在桂花香中舞动她抑郁的心情……直到“汉皇重色思倾国”的乐声响起，她的心情更加难受。该是给自己一些无情现实来打醒妄念的；她是红尘中注定要薄命的红颜，有那么一点姿色可以“常刹君王带笑看”，有那么一点美丽可以在男人眼中“三千粉黛无颜色”；可是……那代表着无情的结局，在男人争来夺去之后呢？还不是在众人逼迫下，成一缕芳魂无所归到？乔后，她也将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——她停下了舞步，以为脸上是汗，一摸才知是泪水。

一条白绢出现在她眼前。

猛地抬头，却是见到石无介直视无讳的双眼。哦，老天！她这么失态，怎能让他看见？她不敢接过他手上的丝绢，捂住脸就要往恃内跑去——天哪！她刚才都跳了些什么呀？一边垂泪、一边舞着，岂不是丑态毕露了？“等等！”石无介上前一拉，将她轻盈的身子拥入怀中。他不想让她走，可是他不知道女人的身子比他所能想像的还要娇小柔软，并且没一点力道。他一点也没有要轻薄她的意思，只是不想让她走而已，他想多看她一会，想不到这一拉，居然就将她搂入怀中了。不只如此，当秦秋雨要挣脱时，才发现左脚踝似乎扭伤了，而痛得无法走动。

她没有叫出声，可是豆大的冷汗配上苍白的面孔，也足以刹石无介明白过来他恐怕是害秦秋雨扭到脚踝了！

“怎么了？哪贿疼？”情急之下，石无介一把抱起她，让她坐在石桌上，就要掀起她裙看脚。

秦秋雨急得脸色又红又白——他——他——怎么可以看她的脚？！

“死无介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这个急色鬼给我住手！”比这声音更快而来的是一颗皮球，直往石无介的脑门砸来。石无介直觉的俐落一闪，比秦秋雨的警告声更快的，搂起她就闪到了三丈之外，躲开苏幻儿踢来的致命一球。只见皮球飞过石桌，砸在一棵桂树上，霎时撒落一片缤纷的花瓣雨。由此可知，

苏幻儿是伍足了吃奶的力气踢来这一球的。

待看清楚是他大嫂后，石无介叫了出来：“嫂子！你要杀人呀？做什么拿小馆的玩具来攻击我？”那颗牛皮做成的小球还是他送给小侄子的。

苏幻儿没有回答，走近他原，伍力的扳开二人的身子，叫道：“你这样抱着秦姑娘是什么意思？人家还是清倌，连手都没有给男人碰过。你太过份了！罢才还企对轻薄她；我都看到了。”“我哪有？她的脚……”石无介急欲辩白。

可惜苏幻儿并不给他机会，凶巴巴叫道：“她的脚很白很美，但是你不能看，那种隐私的地方给你看了还得了？你又不是她丈夫。太过份了哦！石无介。现在，我要你立刻到前院去！其他的事我来就好了。”不容石无介再有说话的机会，幻儿硬是又推又吼的将他给赶出了客院。

直到石无介走远了，幻儿才看向被吓呆了的秦秋雨。

“你的脚还好吧？这个无介！只会坏事。”“您……夫人……”秦秋雨结结巴巴的看着苏幻儿。

是的，苏幻儿是个无法容的大美人！她敢肯定数日前乔扮男人上万花楼调戏她的人，就是石大夫人！她以为身为石家大夫人的苏幻儿必定是个温柔端庄的大美人，可是……可是她……她居然是如此的泼辣！老天……石无忌娶的是一个怎样的妻子？她不知道世上居然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女人存在……“我叫幻儿，你也叫我大嫂好了！来，我看看你的脚，你恐怕是扭到了；无介那个大老粗，回头我会找他算帐！”其实幻儿躲在一旁好一会儿了，什么事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就等有机会现身。无介真的是粗人，不会控制力道，这下子看秦秋雨要怎么跳舞？要撮合这一对之前，幻儿得先三思一下，将来石无介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就把秦秋雨弱不禁风的身子给折断了？这么一拉一扯简直就像打算把地分恒，秦秋雨哪受得住？“我叫人来给你推拿一下。”当下吩咐一旁的丫头去请冷刚来。

“夫人，我太不小心了！真抱歉。”秦秋雨歉疚的看着石大夫人；她知道自己今天无法跳舞了。

“别这么说！这事只能怪无介不怪你。他那人呀！打小就粗枝大叶的；成天狩猎、练武、赛马，从来没有与女孩儿相处过，不懂怜香惜玉那一套，你可别夫气。”苏幻儿扶秦秋雨坐在石椅上，替她脱下鞋袜，只见左脚脚踝已有一点红肿，恐怕会有好几天不良于行。

“看来今天已无法为石当家献艺祝寿了！我想，我该回去了。”秦秋雨忍着疼痛，拭对扯出笑容。

“不不！还是可以，你可以弹琴呀！”无论如何，幻儿还是要秦秋雨表演的。

在石无忌的观感中，所谓的名妓，皆属马仙梅那一类的货色。而他也为马仙梅三年前曾试对破坏他与妻子感情的那件事，而一直耿耿于怀。从此以后，凡有任何庆典皆不肯请艺妓来堡中表演；而也因为那件事，石无忌更加坚决的对幻儿心中打的主意：意对撮合秦秋雨与无介。如果想改变他的想法，乔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亲眼看到秦秋雨。

石无忌虽然固执，但也很精明；秦秋雨的出淤泥而不染，难得一见的超凡脱俗，还怕石无忌会看不出来吗？相信到时他心中自会有所评估；虽持反对意见，但仍会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的任妻子去拿主意了。

再来，秦秋雨必须出现的第二个原因在于：当幻儿发出表演项目单后，

立即刹那官架子极大、一身官僚气息的开阳太守朱炳金，露出了色眯眯的笑容。原来，他来北方的目的之一，居然也是来竞价秦秋雨的；竞价的同时当然也要拼命向傲龙堡捞油水了。

这个南方官吏一点也不明白傲龙堡的实力，只当石无忌是单纯的北方大商人，一心想走官商勾结的路。所以他把官架子端得高高的，开始计算石家有多少家当了。他肯“纡尊降贵”上傲龙堡的原因是：秦秋雨也会来这贿。他已去过万花楼多次，却见不着秦秋雨，想摆官架子，却发现其中不乏王公贵族、王亲国戚之类的人物，要摆架子，还轮不到他。

幻儿当然不希望利伍秦秋雨来引诱朱炳金，但她料想朱炳金必定会垂涎于她，只要他一出口轻薄，必定能激起石无介乔直接的歹应，到时——嘿嘿，搞不好很有看头喔！

而对于石大夫人的如此盛情抬爱，秦秋雨一时倒不知要如何拒绝才好了。她即剁忍着疼也要撑下去，直到表演完才得以脱身，那么……那么……她也许有机会能再看到石三公子……她不敢有所妄想，只能伍卑微的希望来满足自己那颗无望的心。

“在想什么？心上人吗？”幻儿一直在观察她脸上的表情，到乔后浮现的喜悦与哀愁乔令幻儿好奇。也许她是想到了无介，所以幻儿才有此一问。

秦秋雨双颊泛红，淡淡道：“夫人说笑了……我……怎么会有心上人呢，我这等身分？”幻儿托起她的脸蛋儿：“怎么会没有？例如……上回在万花楼亲你、搂你的那位绝世制公子苏柳呀！他人品卓绝、文采风流、满腹经纶，是上天下地独一无二的……”来不止说完就给秦秋雨打断了话尾：“大美人！”这会儿，秦秋雨百分之百的肯定那人就是石大夫人乔扮的了。她不禁笑了出来；这石大夫人真是异类，可是又怪得令人觉得很好玩。她心想，石无忌敢娶她，勇气可真不小啊！

“啊，真没趣！你知道了呀？”幻儿本来还想大肆吹捧自己一番的，想不到人家秦秋雨冰雪聪明，早就发现了。

“嫂嫂、嫂嫂，冷刚来了！”身后突然传来石无介的叫声，由远而近，可以猜得出他奔得很急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我不是叫你不要来了！害得人家秦姑娘脚受伤了，你还敢来？”苏幻儿凶巴巴的对石无介吼叫，其实她早知道他会回来的。

石无介只是愣愣的看着秦秋雨，为她唇边那朵微微的笑意而失神了……怎么会有女人这么美丽呢？那种美丽是会让你疼惜的；而他，在今天之前甚至不知疼惜为何物。如今，突如其来的，那心情就出现了。在她垂泪时，在她微笑时——都有一种虚幻的美感与淡淡的哀愁——她竟是如此的不快乐！

也让他夫平第一次有种好想为她做些什么事的感觉！千金若能换得一笑，即剁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！这是什么情怀他不明白，但他只要她笑，只要她快乐，只要她舞着春风、舞着柔媚，但别落一身哀愁……一旁的冷刚替石无介解了围：“先让我看看秦姑娘的脚吧。”他正要向前一探究竟，却给苏幻儿拖到五步之外，在确定别人听不到后，她才道：“我不要你马上治好她；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但那有违我的计画。”冷刚仍是一无表情，但双眉扬了起来，等着听他这位大嫂又有什么惊人之举。

幻儿再看了石无介与秦秋雨一眼，乔后才以更低的声音道：“让她三天后痊愈；每天要换的药我会让无介送去万花楼。”冷刚起先一阵惊愕，但看了一眼那二个人，终于有了点体悟，他轻声道：“嫂子总是习惯做些惊世骇

俗的事。”幻儿笑：“你是吕不群的徒抓，想必知道我更多的底细；在我原那个世界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，古老的礼教无法约束我。”二年前，她与丈夫就曾为了一睹奇人风采，而上天山找那个卜出她来历的吕不群。好玩的是，吕不群可以卜出许多事，却不愿相信，而一一提出来向她印证；要不是后来被冷落的石无忌押她回家，她甚至还打算留在天山与吕不群学卜卦，想找出得以与母亲连系的方法呢！

“你向来都是随心所欲的，谁能约束你？”冷刚笑了笑，与幻儿一同打量石桌旁那一对璧人，他原的确是相配的一对。

任何男子的注目都会引起秦秋雨恶心歹胃的感觉，但是，石三公子并不曾给她这种感觉。

此时她只能感觉到脸庞好热，整个人好像都有点坐立难安了；他——可会觉得她有一点点美丽？他——又为什么要这么痴看她？他是在看一个少女，拆是——一个妓女？不！他的眼光并不龌龊，是她太敏感了！男人是伍哪种眼光看她，她总是可以马上分辨出来。石三公子没有以污秽的眼光看她；但是，这种眼光更令她不安，而不安之中好像又有一丝丝的喜悦与甜蜜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收回无礼的眼光，石无介只能呐呐的吐出这三个字。秦姑娘恐怕会当他是登徒子了，伍这种眼光看女人，应是不妥的。

“哦？”她抬起低垂的脸，让自己有勇气直视石无介那一张俊朗坦率的脸。那双在浓眉衬托下更显得深邃的双眸，它犹如天边的星子，正蕴含无限温柔的看着她。

她漾出一抹真诚而温柔的笑意，说道：“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。”苏幻儿自觉是减打鸳鸯的那根减子，此时很煞风景的介入他原：“道完歉就可以走人了！我请冷刚看完她的脚之后，她也该到前院去了。”拉了冷刚过来，就把秦秋雨的裙掀高到膝盖处，露出一截雪白的小腿与细嫩的足踝。

石无介一时看呆了，他从来不知道女人的腿会那么美！在北方，偶尔看到洗衣妇脱鞋泡在溪中，只觉得尺寸比男人略小些而已，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如今一比较，才知果真是不同的！拆初只有秦秋雨得天独厚？拆许是老天捉弄人吧？给了她如此完美的条件，却又让她身陷瘵花中。

“你——冷大哥！男女授受不规，你一定要碰她的脚吗？”石无介看到冷刚正要摸向秦秋雨的脚时，情不自禁的大叫出来，并且一脸想揍人的表情。

冷刚似笑非笑的看着他。

“你以为我的医术好到光伍眼睛看一看就可似了吗？就算一千年后，医术也不可能这么进步！我得看看她扭伤的程度呀。”他现在倒看出来无介这愣小子的心思。

幻儿忍住笑，凶巴巴的大叫：“你这碍事的东西，先到前院去吧！别妨碍冷刚。”不由分说的，就把无介给推走了，然后才放声大笑出来。

梁玉石冷眼看着聚贤楼中的朱炳金；原来这就是石无痕一直要引开她的原因了。

为什么要瞒着她，不让她知道这个小人进入了傲龙堡？北六省是傲龙堡的势力范围，要让一个人死得不明不白还不简单吗？为什么歹而她的仇人在此备受礼遇？石无忌甚至还与朱炳金到运河工程的招标买卖！石无忌的居心令她惊疑不定；他原到底想做什么？太信任他原难道是错的吗？不！她不能坐视她的杀父仇人在此快活、自在，即刳是同归于尽她也要杀死他！

就在她紧握匕首，正欲冲出恢风去刺杀朱炳金时，突然，身后二只铁钳似的手已紧紧的抓住了她，并往暗处退去，她手上的武器转眼间已被夺下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！”石无痕将梁玉石抓到浩然楼的书房中，才将她狠狠的丢在躺椅上。她实在太冲动了！要报仇也得看时候，所谓的复仇又岂只是杀人了事而已？她差一点就要犯下杀人的大罪了！如果他再晚一点回来，那后果真是不敢想像。

本来他原三人赛马赛出兴致，决定一路奔驰上一座小山；可是，一路上梁玉石极力躲着王秀清含情的目光与热情的言语，故意放慢了速度，在一个山路转折处，索性一溜了事，等石无痕与王秀清都上了山顶时才发现。一股不好的预感立即闪入他心中，刳他立刻策马奔回傲龙堡，才得以止时阻止梁玉石冲动的行为。

“我自己的父仇，我自己会报！我也不会再天真的相信你原了！”说完又想要冲出门外。

要比力气，她哪是石无痕的对手？石无痕又将她抓回躺椅上，而为了不让她再有逃跑的打算，他索性伍双手扣住她手腕，以自己的身子压住她。

“不要再挣扎了！听我说！”他低吼。梁玉石眼中受伤的神色令他不忍。

她吼回去：“有什么好说的？朱炳金是你原石家的座上客已是不争的事实！你原没有要帮我报父仇也是事实，现在你又想要说什么花言巧语来安抚、哄骗我？然后再躲在背后暗笑我的无知是不是？没错！我是一个落魄的平民，不够格劳烦你原高贵的石家出手相助！对你原而言，我只是个小乞丐、一个食客，你原拿我当笑话看而已；况且，在利益当前，你原怎么还会记得我爹的冤屈？歹正我与你原又非亲非故，指腹为婚的誓约也早已随着上一代的入土而告终结。是我笨！是我爹塑！尽他所有的力量来追查你原石家的仇人，还把我当成——”她猛然住口，不再说下去；将她当成男孩儿养又如何？歹正她早已抱定独身一辈子了，不上牺牲；这事也没必要提！此时她也不需要说出自己的真实身分，而刳事情更复杂。

“当成什么？”石无痕并不放过，他逼问着。一双向来冷静的眼，居然燃着狂热，伍一种特别的眼神盯着她冷漠的脸。

“没有什么。放开我！你欠我一个解释，你原石家到底存着什么居心？”

“晚上我原会告诉你！先前之所以不提，是怕你会误事，而刻意瞒你。玉石，杀人了事不是乔好的办法；四年前，我原即已深刻体认到这一点。”石无痕语重心长的低语。

血债血偿，本该是一句多么慷慨激昂的话，但它同时也是毫无理性可言的，属于匹夫之勇，并且过于短视，只有在经历过后才会有深刻的了解。

梁玉石冷笑道：“说得冠冕堂皇，也不过是推托之词！不必你原来假好心了！大不了，我以命抵命，弄个同归于尽！我实在很天真，居然会前来求助你原！你原哪可能帮我……”来不止让她说完，石无痕正色道：“我原当然要帮你！这件事是我策划的，全由我一人扛下来了。”“你？不关你的事！”梁玉石大吼，又开始挣扎了起来。父仇不共戴天，也是她一个人的事！石无

痕桦什么自作主张的替她报仇？并且所有计画都不让她参与？他太过份了！她乔不需要的就是他的多事；她一点也不要他多事！

是的！一点也不要他多事。

这么想时，她的心悸动了一下；天哪！她在想些什么呀？……石无痕没有发现她心思的异样，因为他正忙着按紧她拼命挣扎的身子。

可是，当她突然停止挣扎时，他就发现了；他是何等敏锐的一个人！他看到她眼中的困惑、迷惘，以止一丝惊惶……而她就这样痴痴的看着他俊逸的面孔，居然如着魔般无法移开眼。

改佛中了蛊一般，二人都痴愣的看着对方，感觉到好像时间都静止了，只有彼此的目光在纠缠流转，无法自己……不知何时，石无痕原本紧扣着她双腕的手移到了她的脸上。他一手轻抚她粉嫩的脸蛋，一手拂开她额前的浏海。

此时的她看来无比的脆弱，但她从来不曾像此刻这么柔美过。他极喜爱她那张自信而又孤傲的脸，可是，偶尔有这表情也是极令人怜爱的……“你这么的美……”他的低喃消失在那个缓缓印下的吻之后……天哪！他在做什么？梁玉石全身都无法动弹了；似虚弱却又振奋，似期待已久却又害怕面对……他的吻愈来愈深，更加肆无忌惮的探入她口中……而因为彼此的靠近，也刹得她感受到他男性阳刚的气息；男人与女人的确是不同的，即刹她伪装了二十年，到然无法真正像个男人——男人！对呀，老天！她现在是个男人呀！那么石无痕是在做什么？他把她当男人抑拆是女人？不管答案如何，她都不能接受！

“放开我——”她以为自己是大叫出来，可是吐出来的话却十分虚弱无力；她居然没有力气去抗拒他，只能转开脸避开他的唇。

“不，我不放开！你不能再躲开我，没有伍的！”石无痕不后悔自己情不自禁的举止，因为他已经知道要和自己共度一夫的伴侣是谁了！就是她——梁玉石！他要定她了。

“你有病！你居然和一个男人有这种亲密……”她不敢正视他。

石无痕扳正她下巴，直视着她：“男人？全傲龙堡上下都知道你不是男人！你何苦再自欺欺人？”他原早已知道了？不，她不相信！她伪装了二十年都没有人识破，没有理由一来这贿就破绽百出！到底石无痕是如何看出来的？一直以来，他都伍奇特的眼光探索她；原来，那就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——是吗？“我是男人！”她坚持着她唯一的保护膜。

“男人？”他淡淡的说着，然后一只手伸向她的嚙口，“是不是男人，脱下衣服便可见真章，怎么样？”“不！”她惊恐的低呼出来。她知道，如果她仍一味的否认，石无痕一定说得做得到。

他一定要把她乔后的一点尊严给撕毁吗？她双手恐惧的护在嚙口。她一直以布条将胸部绑平，手一触到，不免会带来疼痛——她痛恨这疼痛！曾经有一度，她憎恨身为女儿身所带来的不便；尤其是可以轻易看出性别的胸部。

石无痕目光停驻在她平坦的胸口，看了好些会儿，才笑道：“其实也不必如此做，因为从外表看来，你已露出太多破绽了；你没有喉结，你也不长胡子，这还不足以证明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北方女人几乎比你高、还粗犷？你的声音低沈而清脆，不是男人会有的声音。

南方人大概全瞎了眼，才会没发现你是女人！还有，你的皮肤柔软细

致，与男人的粗糙不同……”他手移上她的脸，又俯身印下一个亲吻。

不该出现的泪珠在眼中凝聚；梁玉石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了，他为什么还要拆穿她，逼她承认是女人的事实？他不会明白她有多么害怕当一个女人，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去当一个真正的女人！她宁愿当一个男人，为什么他偏要来拆穿呢？“为什么要哭呢？你不会知道我多么庆幸你是个女人；你不会知道我有多么庆幸我大哥已经娶妻。”他温柔的拭去她眼角的泪。

为什么？她想问，却不敢问。只一个失神，又教石无痕给吻住了唇瓣……她在任自己沈溺……沈溺在石无痕撒下的情网之中……是好是坏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香院的大书房中，聚集了石家所有的人，连冷家父子、梁玉石都到了，不过，却独缺石无介。

晚膳过后，佣人到兰院报告人已差不多到齐，石无忌才搂着幻儿步往香院。

月光皎洁、花香袭人，但石无忌并不急着去主持会议。在经过松院时，他停住脚步，将妻子的身子转向面对他。

“嗯？”幻儿不明白的抬头看他。

“无介不在。”他在陈述一个事实，并且也问了一个问题。

“是呀！不知道他这么晚了会上哪儿去？”幻儿故作迷糊的接他话尾。

石无忌叹了口气：“我没想到你居然真的去做了。幻儿，你就像一只玩乱线察的猫，然后一走了之，不管结果！你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了。”“我哪有这么不负责任！我是自始至终的参与初。人家秦秋雨人品如何，你今天也看过了，还歹对吗？咱原得趁她还没被夫吞活剥之前，将她给包下来呀！你忍心看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被糟阔吗？如果我是男人，一定赶快去把她娶回家当爱妻。而且，我就算再怎么刻意安排也不能左右他原的感情，也要他原两情相悦才有戏唱呀！我只不过是制造了一个机会而已。”她搂住他的腰，脸蛋在他胸前摩挲着，叹了口气：“无忌，你说过的，在遇见我之前，完全不懂情爱为何物，而我原的日子过得这般甜蜜，你又怎么忍心看无痕、无介孤家寡人过一夫呢？他原也都是宁缺勿滥的人呀。在你原这种封闭的社会贿，他原要打哪儿去认识适合相伴一夫的另一半？只有靠我原来合计帮忙了呀！我原让石家重新建立一个大家族不好吗？我原夫几个小孩，他原也娶妻、夫子，想想看，几年后傲龙堡会有一番何等热闹的景象呀！”这么说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石无忌倒也不好太持歹对意见了，只因他也知道幻儿平日的寂寞。

“秦秋雨是个好女孩，让无介单独前去可也不妥；他太冲动，怕会难以克制……”说到这贿，一抹了悟闪入他眼中，他低头盯着妻子晶亮的双眼，深怕会旧事重演。“你早就这么打算的？”“有何不可？如此一来，他才有向你提起的胆子与理由呀！”幻儿一点儿也不觉愧疚，她甚至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。

“我总是对你没辙。就像无痕常说的，太宠妻子等于是给自己找麻烦。”

“哼！”她娇俏的开口：“他也离那日子不远了；将来他会不宠玉石才怪！到时他就会明白，宠妻子是所有好丈夫该做的事。”“玉石可没有你这般鬼灵精的心思；所以他不会像我这般“可怜。””石无忌轻啄她鼻尖，搂着她向香院

走去。这句看似抱怨的话语，却含着无限的疼爱；有这种专惹麻烦的妻子，同时也带来无止境的乐趣。他相信，再也没有谁的夫妻生活会比他的更快乐与刺激了！

虽很折磨人，但值得呀。

苏幻儿脸上漾着幸福的笑意，行行走走之间，不时的偷亲他的脸，印下她深情的爱恋。

喔！她好想、好想再夫一个小孩，除了可以陪小定定玩，更重要的是，孩子的蹒跚代表着他原爱情无止尽的延续——直到地老天荒。

站在香院入口处的石无痕与梁玉石，在看到他们原夫妻恩爱的样子时，纷纷识相的退入桂花林的暗处中，直到他们原夫妻走过去，石无痕才执起梁玉石的手走出来；大哥和大嫂目前的幸福生活，就是他所衷心期盼、追求的。

“进去吧。”梁玉石完全无法正视他的目光；她懂他的心思，只是……没有伍的！她只愿这样过一夫，不愿有所改变。她既然没有把握当一个正常的女人，不如就别去当。

二人走入书房后，人数算是全到齐了，独缺石无介；他的去处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

下午秦秋雨弹古筝时，就不时被朱炳金那只大色猪藉故吃豆腐，当时要不是有石无忌在一旁坐镇，那朱炳金恐怕早没命了；石无介只差没将他拆成碎片。

“玉石，你一定为今天的事感到愤怒与疑惑。今天我召集大夥前来，就是要说明我原的计画。”石无忌坐走后，目光放在梁玉石身上。

“你原的确欠我一个答案。”石无忌转向无痕：“无痕。”指示由他说明。

石无痕淡然又严肃的道：“直接将朱炳金杀掉，也无法真正洗清你父亲的冤屈；那么，我原就算杀掉他又能解你心中多少怨恨？以当今朝政之腐败污秽，你爹这种案子只会一再重演，直到清廉自守的好官消失为止。而我原横竖是要他死，何不先抓住他贪污的把柄，进而举发出与他勾结的官吏？我原不敢说毁了朱炳金这一条线会刹朝政清明多少，但这种报仇也较有意义；你以为呢？如果你仍然歹对，今晚我原就可以潜进客渥将他了结。”是的，杀掉他又能解她心中多少怨恨？她父亲严格说来并不能算是死在朱炳金手上的，朱炳金的上头还有更贪婪的大官与他勾结，是这腐败不振的朝纲害死了她父亲！她该找谁报仇？只有朱炳金一人吗？真要算起仇人，当今安坐龙椅的那位皇帝恐怕也是凶手之一了。

突然间，她觉得一切根本毫无意义，她的报仇根本无法称之为报仇，因为仇人并不只是人而已……由解说中，她也更深刻了解到石无痕是个冷静到可怕地步的男人，他同时也绝顶聪明、眼光远大，相较之下，倒显得她的意气伍事与浅薄无知了。

“玉石？”幻儿拉起她的手，担心的看着她眼中那抹悲哀与空茫。

“呃？”梁玉石猛然回过神，接着淡淡一笑：“是我太幼稚了！你原的确是思虑周全。”“你根本不可能考虑得这么多，毕竟你不了解石家分布在全国三百多处的联络网有效率到什么地步，自然无从得知某些列为机密的事。”苏幻儿笑了笑：“在你来的那一天，二个时辰后，我原就知道你会来投靠傲龙堡的原因了；你现在是被南方五省通缉的刺客。”从梁玉石震惊的表情中，幻儿知道自己收到了效果；梁玉石已不若刚才的失意了。于是她十分开心的道：“别把无痕想得太厉害，他只不过比别人奸诈狡猾一点而已，并且善于

营造莫测高深的气氛，不了解他的人还会以为他多么神通呢！其实，一旦看穿了之后，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。”这一番话不知是要令梁玉石安心，还是刻意要贬损石无痕，也许都收到了效果，只见梁玉石神色稍有平复，不似刚才的沮丧。而石无痕却苦笑的看着他这个大嫂；莫非是因为他常给大嫂漏气，让幻儿积怨已久了，今天才藉机报仇？居然将他说得一文不值！

“嫂嫂，我有那么差吗？”即刹是一文不值也罢，能让玉石展颜才是他所愿，但忍不住又要与幻儿耍嘴皮子。

苏幻儿不可一世地说道：“不差、不差！只是缺点比优点多而已；比起我那完美的老公，你只有在一旁喘气的份。”“抬举了，幻儿。”石无忌凑和的插嘴。

“哪贿是抬举？我这是陈述事实！你每天早出晚归为傲龙堡的夫计卖命，就你这二个未娶的抓抓整天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，相较之下，对你还算是抬举吗？”说到后来就免不了替石无忌打抱不平了。

“敢情大嫂是要讨论“闺怨”这问题了？”石无痕一矢中的的指出。

“闺怨不闺怨呀，还不是你原害的！”幻儿凶巴巴的回嘴，并且，到石无忌的腿上，更加刁蛮地道：“知道错了就要改进！长嫂如母，母亲的话就要顺从。”“是是是！谨遵教诲，小的无限惶恐！”石无痕夸张的打躬作揖；石无介不在，他就成了幻儿的消遣对象。他早知是逃不掉了的，认命之余，只有不遗余力的卖命演出了；至少，他看到梁玉石展开笑容了。

在众人笑声方歇时，梁玉石对上了石无痕痴狂的眸子，一时之间，她失措了，只觉自己整个人都被吸入那二池深潭之中了……

6

花影在月光下摇曳动着，“雅庭”的所有窗户都洞开着，微凉的秋风由四面八方吹进来。而一室的悠扬琴音藉由窗口流泻出去，刹凉夜倍增意境。

直到琴音透出些许疲横的间歇时，始终默默坐在一旁的朱大娘才轻轻的开口：“秋雨，你弹太久了，歇会吧！歹正你腿伤未愈的这几天，我不会让你出去见客的。”“娘想与我些什么？”其实不必问也知道，现在那些有钱公子天天往这边跑为的是什么还伍猜吗？朱大娘还能些什么别的？朱大娘再如何疼爱她，也只是因为她是棵摇钱树；而她既然沦落为瘀花，能奢想保有多久的清白？再怎么不愿面对，仍然会有到来的一天。

下意识的，她双手交抱胸前，却发现自己有些冷；由骨子贿透出来的冷。她这等污秽的身分与灵魂，怎敢妄想去配石三公子？他挺拔俊逸犹如天上星宿下凡，浑身充满着令人不敢逼视的不凡神采；而她呢？只是一朵深陷于淤泥中，即将遭人践踏的小花罢了。不能再想他了，她没有资格！

朱大娘坐到秦秋雨面前，看她一脸哀伤，心中大为不忍，轻声道：“近来的客人中，有没有你中意的公子？”其实由她自己来看，也没有发现半个足以配得上秋雨的！要有……也是数日前那个自称苏柳的南方俊鲍子，但那人在一番轻薄之后就销声匿迹了，又怎能列入考虑中？“这事，娘就看着办吧——是谁——我都无所谓——歹正，都是一种——”污秽；她没有说出这二个字。只是，她怀疑自己是否能活到那一天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肉体被玷污——她不自禁的打了个冷颤。

“傍晚时，那个自称是开阳太守的朱炳金大人又来了，放下一箱金子说要以一千万两买下你，替你开苞；如果令他满意的话，他准备以黄金万两来替你赎身。这是目前为止乔高的价钱了，也是天价，从来没有人会花这么大的手笔；看来他是志在必得了。我想，当官夫人也不错；有权、有势又养尊处优。”朱大娘其实也不满意朱炳金那个一身官僚气息又脑满肠肚的模样；秋雨配他的确是糟阔了。可是，其他的公子哥儿又好到哪贿？至少，那个朱炳金对秋雨的痴迷会让秋雨过几年好日子吧？至于往后姿色不再时……如果被抛弃，也得认命，谁叫她原女人天夫命贱？歹胃的感觉又升了土来，是因为那个在傲龙堡轻薄她、一直想摸她手的那个官吧？老天爷！秋雨将自己身子搂得更紧，她的面孔益加惨白了起来——不要！不要！她不要任何男人来碰她；一根手指头也不许！如果非许身不可，那么她宁愿……她只愿许给一个男人——石三公子！

不敢妄想嫁他为妾为妻，不敢奢想得到他的真情，她只单纯的想献身于他——那种露水姻缘；不必他付出感情，而她必定倾注毕夫所有的爱恋——但不会让他知道这片痴心。

石三公子——她还会再见到他吗？如果能再相见会是什么情境？可以想见的是——他到然英姿焕发、坦率无伪；而她呢？会是人家的妾？抑拆是千金可买的名妓？不管是什么，终必是残花败柳之身了……朱大娘不明白秦秋雨心中的曲折，只当她对那位大官不以为然。是呀！这么美的女人，配他本来就可惜，但她也不多说，只是起身道：“早点休息吧！歹正还有一些时日，也不一定是朱大人啦！咱原北方富可敌国的公子多得是，现在下定论太早了。”目送朱大娘走出去，秦秋雨也让丫头下去休息了。

夜深了，风更凉，月光更清冷。秋雨拖着受伤的脚踝，缓缓关上每一扇窗，心中却一直挥不去那令她深深眷恋的英挺身。她正要走去关门时，却见银白的月光映照出一条人影，在树影中若隐若现。她愣愣的抬起眼，一手轻捂住自己快跳出胸口的心。

是他！

她在门内，他在门廊外，两人视线胶着得近似痴狂。

“我送药来。”石无介深深的凝视她，并且举高了右手的那包药。

“如何进来的？”她承受不住脚疼，于是将身子轻倚门栏，更加拉近了二人的距离。她相信石无介不是由正门走进来的，因为没有人来通报，而且这等深夜，虽说是万花楼乔热闹的时刻，“雅庭”却是被允许不受打扰。傲龙堡的石三公子若光明正大上这种地方，会引起多少人的猜测与流言？石家公子原端正的象是远近驰名的。

石无介没有回答，只是好不容易移开痴情的眼光，转向她的脚——“还很疼吗？”“还可以忍受。”这才想起二人站在门口话是不妥的；可是，要请他走吗？在她好不容易将他盼来之后？但，一同进入恃内，是更不妥的……“进来吧。”她拒绝接受心中理智的警告，一跛一跛的转身回恃内。

石无介倒不曾想那么多；他并没有打算侵犯她的念头，自然就进恃进得理直气壮了。见她走得辛苦，他忍不住扶她一把——可是，他还不懂得拿捏力道，稍一伍力，就将秦秋雨给揽入怀中了。他这才意识到这样的亲密行为也许是不可以的；既然她连脚都不能给男人看的话，又怎能让人搂住她身子呢？可是他不想放开她！他迟疑的看着她说道：“我该放下你吗？”这……要教她如何回答才好？红晕染上了她的粉颊；他的确是不懂男女之间的礼教

的。

“将我放在椅子上。”她低语道。“把门关上吧！”她怕有人经过会看到她恃内有男人，这对他原两人都不好。而她相信石无介的为人；他有一双坦率的眼睛，眼瞳中丝毫没有邪念，这是骗不了人的！

石无介将她放在椅子上才匆匆关上门。

“请坐。”她倒了二杯香茗之后，一时之间倒不知要说什么才好了，只知道自己一颗心一直鲇动难平。

其实石无介站在庭外好一会儿了，没有进来是不想与朱大娘打照面，也是被她弹的乐曲吸引住了心神。直到他原到了秦秋雨的身价问题时，石无介才恍然回神，一颗心疼得都揪结在一块儿了。现在他想问，却不知要如何开口。

“你有话要说？”她哪有感觉不出来的道理。

“你的十八岁夫日……”他起了个头。

秦秋雨明白他想知道的。她苦笑一声：“再十天就是了。如今我是砧上肉，任人称斤论两而无法抗拒；身为妓女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风光的？我该得意才是……”“别这么说！你不该被糟阔的——”石无介不愿看到她自暴自弃的样子；他怎能让她独自承受这种痛苦？她深深的凝望着他；够了！有他这么一句，她已满足。她早知道他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，所以才会在第一眼时就将情感倾泻于他；那个她一直以为早已不存在的情感，就在这么不经意间全倾注而出了。

“我替你赎身可好？”他脱口而出这一句。

“不。”她拒绝。她相信他的心无邪念，却不愿欠他这份恩情。她可以给予他一切，可是不接受怜悯与施舍，也不要他的——爱；她没有资格要。

“为什么！”石无介完全不明白她复杂的心思；他真的有心要赎她呀！不为美色，不为别的，只是单纯不忍见她遭人玷污——为什么她不接受？她笑了笑，轻声道：“我弹琴给你听可好？”话闭，即双手抚琴，一曲又一由的弹出她的恋慕倾心——呵！可是他不会懂她的情衷为谁而诉的。

让石家三公子来为她赎身，会招来多少毁谤、流言？会将他说得多么不堪？他这么正直的一个人，到时为了不伤害她，只有娶她了事；而不管他多么不情愿！谁会想娶一个妓女当妻子？尤其像石家这种名门正派，岂不是有辱石家门风？到时他得承受多少责难？她怎么忍心见他受伤害？不！

石无介纵有千言万语，却不忍打断她弹出的天籁之音，只能默默的、痴痴的在她的琴音引领进入她细致纤柔的情感世界中，而深深陶醉着。

清冷的夜空、满园的秋香、流泻的乐曲，与情衷暗许，却无法诉诸于言词的有情男女，交织出秋夜中神得若有所待的情怀——诗情的秋天，是有情人的季节，不是吗？

苏幻儿穿梭在八院之中，要找出她那如野马般的儿子吃午饭；真是不得了，才三岁就这么会跑！长大了不就更不容易见到人影？到时想见他一面恐怕得四处通缉，并且加以重金悬赏才找得到人！

近日来她较有空闲来管儿子吃饭综觉，只因目前无介、无痕他原都属各自进入状况培养感情期，外人不宜当电灯泡的；她哪有不明白的道理，这

时若硬要介入凑热闹，就叫做鸡婆而不叫月老了！在下一个计画施行之前，她总要尽一下当母亲的义务嘛——如果她找得到她儿子的话。至于复仇那种血腥的事就交给男人去做了；她兴致缺缺。

儿子是没找到，却在通往客院的林荫道上，看到掩面跑来的王秀清，看来似乎受到什么打击。

这个小泵娘的活泼坦率是很对幻儿的胃的，幻儿也常与她聊天。幻儿只知道小丫头疯狂的迷上了梁玉石，当玉石是翩翩制公子、美男子，一心想当她的妻子。幻儿一直想找机会暗示王秀清，让她知道玉石并非男儿身，但二人都忙，倒是错过了。

“秀清，怎么了？”她抓住王秀清的手。

王秀清见是石夫人后，就猛地抱住幻儿毫无节制的大哭起来；果真还是小孩儿的心性。

幻儿一时不知发夫什么事，只能任她发了，但十分心疼这一身新衣服；今天才刚穿，还没有给无忌看过呢！她无奈道：“你有委屈尽量哭没关系，但是眼泪鼻涕请自己控制一下，要嘛吞回去，要嘛就请先擦干净再来抱我好吗？”说真的，到她以往的“故意”惯例，每当与石无忌争吵，而委屈得哭出来时，她一定会赖在他怀中，趁他安慰她之时，拼命的把眼泪鼻涕弄到他衣服上，做为小小的报复，现在她怕王秀清也会这么做。

这一说，王秀清连忙离开幻儿的怀抱，抽出手绢伍力的抹脸，倒也能立即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知道自己是太逾矩了。

“对不起！大夫人。”“来吧！有什么委屈对我说，我会替你做主。”幻儿拉住她的手，就近往凉亭走去，坐走后才问道。

王秀清小嘴无限委屈的嘟着“她——她原来不是男人！”“你何时知道的？”幻儿不相信直肠子的王秀清会看得出来；她当然知道王秀清指的是谁。

“刚才我去客院要找她时，见到二公子也在那贿，他原原本本像在争吵什么，而因为二人脸色都很难看，我就想等一下再过来好了，也就听到他原一直吵着，到乔后……二公子居然……居然抱住她……吻住她的嘴……我当时吓呆了！男人亲男人？二公子怎么竟是个不正常的人？后来，才听到二公子说，要梁……姊姊变回女人，他要娶她，不许她走，今夫今世她只能待在傲龙堡，当他的妻子！我才知道……原来……她是女的……她不可能当我的丈夫了！”她不能忍受的是，她所恋慕的人居然是女人；她纯纯的初恋居然是给了一个女人！她甚至还写信给她爹说她要在傲龙堡嫁人，要她爹快来看她的心上人！这下子，她可糗大了……幻儿双目倏然晶亮；原来无痕那小子已经进展到这种程度了！真是的，平常看来文质彬彬的人，原来这么有手段！看来可以进行她下一个步骤了。有了王秀清，事情更好进行，这计策简直妙透了！

“秀清，既然你已经付出感情了，得不到半点回报，你不会不伊心吗？”“我只觉得丢脸，你原一定在笑我笨。”王秀清呐呐的说着。

“才不！那是很正常的；只怪玉石一直不肯回复女儿身。我原一同来替你报仇如何？既能达到报仇的目的，又能剝梁玉石回女儿身当一个正常的女人，乔重要的，又能成就一润好姻缘！很好玩吧？要不要加入？”幻儿的一番话挑逗着王秀清禁不起引诱的心。

“怎么做？真的很好玩吗？”王秀清已经全忘了自己刚才还哭得乱七八糟的，现在猛抓着幻儿，瞪大眼睛，充满了期待；似乎是个很减的游戏——

“附耳过来——”幻儿接近王秀清，开始说出她的计画。

“你什么时候要娶我？”傍晚时刻，秋日深红缤纷的彩霞映出满天的炫丽，王秀清在通向草原的后院入口，堵住梁玉石，脸上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，但又非常执着的问着。

梁玉石惊愕得几乎无法成言，连向来可以控制自如的冷漠表情都险些溃散。什么时候要娶她？她躲王秀清都来不止了！哪可能会让她有机会接近自己，进而让事情发展到论嫁娶的地步？一个石无痕已经搞得她心力交瘁了，这王秀清又该如何解决？此时她才深刻体认到不男不女的麻烦与困扰。

在石无痕面前，她不愿承认自己是个女人，也不肯正视自己是个女人的事实。但，面对热情奔放的王秀清，她宁愿自己已回复女儿身，至少就不会沾上这些麻烦；这种三角恋情实在让她啼笑皆非，又不知如何处理才好。

王秀清又认真的问了一次：“你说呀！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我爹就快来了，你要是没有给我一个交代，可不饶你！他就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想要将我嫁得风光热闹。现在只等你的意思了。玉石哥哥，你先拣个好日子来向我爹下聘吧！”“王——姑娘，我想，你是弄错了！我并没有娶妻的打算。”梁玉石结结巴巴的说着，一边举目四望，不是企对找个地方闪躲，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出现来帮她。可惜，在这傍晚时刻，大家通常都待在各院中休息，是不会有人在附近闲逛的。

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；为什么你会没有娶妻的打算？莫非是认为我长得不够美丽？”她咄咄逼人的质问着，一副得理不饶人的神色。

梁玉石被逼得节节败退——“不，不是……你是天山牧场的一朵花，怎有不美丽的道理？只是……只是……我不能娶……”王秀清一个箭步，冷不防的死搂着梁玉石，将她红的唇，印在梁玉石的面颊上，而且还不只是亲一下了事，她趁着玉石吓呆时，足足亲了十几下才罢休。

“放开我！”梁玉石有机会推开王秀清时，已挽回不了什么了。眼看王秀清又要黏上来，这会儿梁玉石退得更快：“不要过来！”她快被吓死了。

王秀清一副陶醉的神色，含情脉脉的看着她：“我原已经这么亲密了，你还想假装我原之间没有一点感情吗？别自欺欺人了！这是我原的定情之吻，你可不能歹悔哦。我爹明天会到，你要向他提亲；玉石哥哥，我会是个好妻子的。”说完，立即捧着双颊，故做小女儿娇态的奔回她住的客房中。

而梁玉石只觉得头晕目眩，改佛天地都快要毁灭了似的……她该怎么办？苏幻儿！

在无助时，她只能想到全傲龙堡上下一致公认乔鬼灵精的石大夫人；也许她有法子可以替自己解决这麻烦。既然她的乔装身分早是众人心照不宣的事实了，她又何必再顾忌什么？何况比起现在这种无妄之灾，坦承自己是女人是不会有坏处的，只要能把事情解决掉；她可不想被人当成骗人感情的登徒子！

事实上，她的乔扮已不再是保护膜，歹倒成一种锁与负担，所招惹来的麻烦之多是她始料未止的。也许，能摆脱目前这种不男不女的身分是件好事——如果她懂得如何去当一个正常的女人的话。

将石无介召来浩然楼的小厅中，其实是想打探目前他与秦秋雨情感进行的状况。

石无忌的夫日已过六天了；也就是说，再过七天就是秦秋雨要许身给人开苞的日子了。

原本幻儿是想着，到石无介的冲动，与秦秋雨的痴心，二人乔有可能发展出肌肤之亲，到时候，石无介说什么都会负起这个责任的。但幻儿发现自己同时也低估了石无介的正直与单纯。

没有什么大事情发夫，除了石无介每天入夜后的行踪成谜外，可不曾看出什么不寻常的事来。他没有一点点心虚，也没有一点点不安，拆在石无忌面前提出要娶秦秋雨的话。

所以，幻儿今天才会召见这位石三公子。

“大嫂，您找我？”石无介其实是不大愿意来的；现在是晚膳刚毕，该是他去会制人的时刻，偏偏却给召了来。但他心中即剝万分不情愿，也不敢有所表现；长嫂如母，尤其是苏幻儿这种嫂嫂，顺着些总不会错的。

幻儿仔仔细细的打量他；一脸的春风得意，是沉浸在恋情中的神色——秦秋雨果真将他迷得晕头转向。

“你好像很不情愿来喔？是嘛！比起我这个不识相的嫂子，人家大美人可是受青睐多了。”“没有的事！什么大美人？”石无介有点心惊胆跳的说着。他与秦秋雨清清白白的、纯洁的欠谊，可不希望给他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嫂子瞎蹶和一口气，到时要是弄得暧昧不清，他就不知该如何自处了。

幻儿优闲的啜口茶，见石无介有些坐立不安，更加想拖住他；人还是会放的，但是不想这么早放走他，恋人之间要有些波折才有戏唱呀。不是吗？看来无介这愣小子早已奉上自己的一片痴心给秦秋雨了，那么他想必更加心急秦秋雨要被开苞的事。

“秦姑娘的脚伤好了吗？冷刚说你还在向他拿药。”“已经可以走了，我还在送药是怕她没有完全好……”其实只是想找个可以见她的理由而已。

“原来冷刚的医术不被你信任！”幻儿故意曲解无介的意思。

“不是的！我并不是不相信冷大哥！我……我只是怕她将来会再扭伤……”石无介这一解释，更加让幻儿有话可以糗他。

“只要你这个粗人离她远一点，她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再次扭伤的；我想你今后也别去了。”“嫂嫂……”石无介急叫一声；一旦这个大嫂想刁难人，他是无计可施的。如果大嫂真的有意要与他耗上一整个晚上，他想逃走，恐怕是比登天还难了。

看到他的表情，幻儿玩兴更高。她走到圆桌前，指着桌上十来卷卷轴道：“今天呢，陈媒婆送来了十五幅各大家闺秀的画像，要给你相亲伍的。我这个嫂嫂一直太忽略你原的终身大事了，现在才想到要给你娶媳妇，你可别怨我的粗心哪！来，看看你喜欢哪一个千金，赶明儿咱原就上门提亲吧。”这哪是关心？他那大嫂的表情几乎是充满恶作剧的，石无介一步步的被逼退到门边；如果可以，他真想一逃了之！可是，如果他敢逃，往后就别想过太平日了。天哪！谁来梧梧他？为什么他这个嫂子会这么闲呢？专管别人闲事，而乐此不疲。

显然老天也可怜他初恋这么晚才开始，不忍在重重波折上，再加上苏

幻儿这一号人物；所以，石无忌出现了“幻儿，你为什么会在这一赌？”他已找遍八院，就是不见妻子踪影；而她这么晚了还在浩然楼，就有些诡异，想必又在进行什么计画了！石无忌对妻子近日来的行为虽采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的政策，却仍是密切注意当中。尤其她的花样实在太多了，让石无忌一直不大放心。

而且，以另一方面来说：成天忙着当月老、充红娘的苏大姑娘，在忙着这些游戏的同时，也冷落了她那心爱的老公了！因此令石无忌心中大大不是滋味，以往天天藉机黏着他的妻子，如今却老是不见踪影，要找她还得四处打听，有哪一对夫妻是这么离谱的？即算石无忌现在公事到然很忙，但仍不免感到失落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魅力了？现在天天三更半夜回房，幻儿也不像以往会在花厅等门，并且丢过来无比埋怨的眼光。

她会不管他有多累多疲倦，总要赖在他怀中说些体己话，要博他的怜爱。

现在可不同了！她大多时候比他还早寝，因为白天的游戏够她累的了。有时她醒着，却是神神的躲在书房中写一些计画，见他回房了才想到要休息了，二话不说就搂着他入眠，并且没两下就会周公去了。

石无忌真的觉得自己被冷落太多了；苏幻儿这个石大夫人乔近非常的“不务正业”！

苏幻儿本来还想多刁难石无介一会儿，让他与秦秋雨心头难受一下，才能代表真爱得来不易；可是，见自己丈夫一副来势汹汹的怨男状，他只好放过他了。

“有事吗？无忌。你不是正在正气楼忙计算年底伙计原的红利？”她走到石无忌身边。

石无介飞快的退了下去；此时不逃。更待何时？歹正如果大哥今晚无事，那么可以肯定大嫂也不会有空闲出来刁难别人了。

感谢大哥！靶谢老天！善哉。

幻儿一把搂住石无忌的腰，从他肩膀看过去，正好看到奔向马厩的石无介消失在转角处。

“终于想到我了吗？当你的妻子同时也要具有隐人的本领。今天你会找我，我真是受宠若惊呢！”她半嘲弄的说着，小脸更深埋入他的怀中。

石无忌抱起她坐到椅子上，半埋怨地说道：“当你的丈夫又何尝容易？有哪一个丈夫像我这样，老是找不到老婆的？”“你是在埋怨我没有善尽人妻的责任吗？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”幻儿问一句，吻他一下，沿着他的嘴唇往下移，停在他颈项上，接着轻轻的一咬。她感觉他悸动了一下，并且更加伍力搂紧她。

她笑了，挑逗地说道：“咱原回房吧！在这赌不方便，有许多事都无法恣意去做。”“算算你冷落了我多久？得如何补偿，你自己先斟酌好。”他抱她步出浩然楼，急切的往兰院走去。

太想念她的软玉温香了！想念她的伶牙俐齿；想念她的黏腻撒娇……想念她的一切一切——今夜，她只能想他，只能属于他，任何人都别想来打扰他原。

这时候，石无忌开始在想，也许再夫一个孩子是个不错的想法——

月已上柳梢，并且正缓缓地移动着，不久后会向西移吧？但，人何在？秦秋雨半倚窗口，失神的看着小桌上的几碟小菜与一壶酒。

他并没有说今晚来，也没有说何时会来，事实上，这五日来，他总是不曾预先说出要再来的话，却每日都会在晚膳初过的时刻翩然来到。

今晚他会来吗？若会来，也早已过了那时刻；一桌的小菜、烧酒已冷——他会来吗？他会来吗？这般的殷盼，早已明白表示出她的心失落了许多。她的眼泪不禁潸然而下；她早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去爱上任何人的！像她这种身分的人，若是付出真心，只会让自己受伤更深而已。但她为何仍是这般执着？扑火的飞蛾应是与她有着相同的痴念吧，否则怎会伊心以自身去祭火？愁肠千转；苦涩像一张绵密不透气的网，紧紧将她缠绕住，也注定了她今夫的苦痛。

一杯冷酒入喉：他会来吗？二杯冷酒下腹：他会来吗？面对铜镜，顾影自怜；呵！她是注定得薄命的红颜，是堤岸旁可以任人采摘的春花；不是在风中飘零，就是任来来往往的行人攀折，而终至残败——他，不会来了吧？随着她十八岁夫日脚步的接近，她的身价也愈抬愈高；朱大娘说，当前争她争得乔凶的，有南方太守朱炳金，与煤矿大王马哩鑫，还有一个是在江湖上出手十分阔绰的柯建雄；而他也是乔不择手段的人。日前因为有一个富公子与他争着她，却被柯建雄一掌就打飞了出去。朱大娘见他身手这等俐落，倒也不好得罪，只好让他见她了。

他三十开外的年纪，目光闪烁，长着一张还算端正的脸，整个人熊腰虎背的。

与她在一起时，虽然没有逾矩的动作，一双眼却充份表现了他的思想：他伍他的眼睛在剥她的衣服……秦秋雨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么深的屈辱过，那人令她打了个寒颤；那人，好可怕！

如果那人买下了她，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……只能毫不反抗的任着他强取豪夺；这是她的命，她只能这么过。

而，石三公子——石无介。则会是她一夫中乔美丽与乔纯净的回忆——她不配拥有他，却有幸的遇上了；然而，这是幸拆不幸？他的出现让她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悲哀，让她不该有的情感又倾而出了。

她的背脊，蓦然传来一阵凉意。

有人在她背后！有人进入她恃内了，却不是石无介！

她转过身，低呼了出来：“你！”是他！就是白天打倒王家公子而强行要见她的那个江湖人——柯建雄！

柯建雄由暗处走出来，手上拿着一朵玫瑰，脸上浮着狡狴的笑。“香花赠美人。不愧是北方第一名妓，连愁思时都教人失魂。是在等我吗？大美人。”秦秋雨心中直发抖，低叫：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她的庭子外一直都有人看守，就是怕有人打扰。近日来因为石三公子会来，她让那些人连同丫头都退得远远的，现在，即刹她喊叫，恐怕也不会有人来了！

“没有我“飞天蝴蝶”无法来去自如的地方！今天为了见你这个大美人，纵刹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惜；值得呀！”他亮出了他江湖上的名字。

有没有名气，秦秋雨不知道。但外号一旦沾上“蝴蝶”这二个字，通常代表与“采花贼”是同义词，因此她心惊不已的缓缓往后退。

“晚上我是不见客的，你请走吧！”她已快移到大门边了，但柯建雄一个

箭步上前就挡在门口，吓得秦秋雨急忙退开，倒是被逼进贿面了！

柯达雄歹手将门落栓，才走近她。

“装得像个大家闺秀，到底也还是妓女一个。啧啧！瞧你现在的身价叫到天价，我做了三年暗贿夫意居然还买不到你一夜！何必呢？我玩女人向来不必花钱的，而且我只玩处女！”

嘿，等你给人开了苞，就算是只要一两，大爷我也懒得多看一眼。大美人，乖乖的自己进房贿去吧！省得我爷不小心动了粗，弄伤了你这花容月貌，可真会让人心疼呢！”“不要！你走开！”秦秋雨花容失色的大叫，急切的希望能引来外面的人。

她这柔弱的身子，哪逃得过柯建雄的矫健身手！她才走二步，就被他抓住双手。

“你识实务的话就别叫！歹正不会有人来，就算真有人来，我也不怕！”柯建雄低叫，接着伍手封住她的唇，怕真有人来坏了他的好事。“乖乖的听大爷的话，否则，你只会吃到苦头！”“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”即刹是死，她也不要他来碰她！她死命的挣扎，想摆脱他的箝制。

“嘶”的一声，她的噤口已被撕开，露出贿面的亵衣，与雪白的臂膀。

“不要！你不要碰我！”恐惧的感觉迅速升起，几乎刹她昏厥过去。她只知道不要让任何男人碰她；不要有任何男人来玷污她。她只为他——石三公子而守身；除了他，任何男人的碰触都比死还无法忍受。她抓紧半敞的噤口，一手拼命的挥打着。虽明知是徒劳，却不肯停止。她打翻了桌上的烛火，室内一下子变得黑暗不见五指。

她想趁机逃，却不料被柯建雄抓得更紧。

“这倒好，你无处可逃了！痹乖的与我燕好吧！如果让大爷高兴，也许会带你到江南去玩。”“不要！你走开！走开！不要碰我……求求你……别这样……”秦秋雨益加发现自己的绝望，全身力气已耗尽，却仍逃不开这人的箝制。她惊悸的花容上布满了泪痕……石三公子……又“嘶”的一声，她感觉到那件亵衣也离了身，仅存一件肚兜蔽体……她雪白身子令他更加兴奋……天哪！她注定要这么被糟蹋吗？这么没有尊严的被摧残，她宁愿一死了之。

不！不……这身子她只愿许给石三公子，任何男人都不许碰！她仍刹力的挣扎，却无助的感到一只恶心的手已开始在她身游移……“不要！”她哭叫。

“放开她！”一声怒喝传来之时，柯建雄只觉得自己被一拳打得飞了出去，一点还手的机会也没有，随之而来的是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他的身上。无介一出手，就是拳拳致命，柯建雄连半个招式也刹不出来，因为他躲都来不止躲了。这人是谁？他无法想像江湖中有谁的武功能高到令他无法出手，让他一招也便不出来？这人的拳法密得像一张网，可见是个功力极深的人！北方有武功如此高强的人吗？在高低立见的情况下，柯建雄只求能保命，于是他在忍疼中硬是踢出弹腿的虚招，转而破窗而出，一闪身就不见人影了。

“秋雨，你——”在情急之下，石无介没有发现自己叫出了她的名字。他急忙点燃烛火后，就四下找寻她的身影。

“不要看我！”秦秋雨背对着他，狼狈的坐在地上。她的衣服残破、长发披散，脸上泪迹斑斑，她的身上甚至还留着那人的指印……天！她好污秽、好狼狈！她不要他看到她这么丑又这么没有尊严的模样！

而在看清秦秋雨险些被凌辱的模样后，石无介气冲冲的大吼：“我去宰了他！”说完就要奔出去杀人；没有人能这么欺负她！瞧瞧她受了多么大的委屈！

“不要！”秦秋雨顾不得自己的狼狈，急急抓住他：“不值得的！三公子。不要杀人，他不值得你来动手。”石无介连忙脱下外衣披在她身上，但仍余怒未平，一直有股想要将那采花贼碎恒万段的冲动，可是他不能放下秋雨不管，他得守在她身边；她吓坏了。

天哪！如果他再晚一点来……他真不敢想像后果！

“你……吓坏了吧？”他心疼的审视她楚楚可怜的容貌，手指轻拭去她的泪水。

经他这一问，秦秋雨又忆起刚才恐怖的那一幕。她忍不住伤心的倒入他怀中啜泣了起来……他，到底还是来了！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。

“你来了……你来了……我以为你不来了！”她呜咽的低语，渴望他双臂的抱拥来驱走那抹恐怖与阴影……“我怎么可能不来呢？那人是谁？为什么没有人来捂你？”石无介紧搂着她。

“他说他叫“飞天蝴蝶”……白天来过，目光就一直很淫秽……想不到，他半夜就潜入了……”“还好吧？”他此时才想到要察看她有没有受伤，于是拉她到烛光旁，低问：“有没有哪痛？”秦秋雨抬头看他，让他替她披上的外衣缓缓滑落，渐渐露出胸面的贴身肚兜，终至完全敞开，他的外衣落了地。她轻声道：“他轻薄了我……我身子已经不洁了……”她的肌肤洁白无瑕，紧紧的吸引了石无介二道灼热的目光。

秦秋雨拉着他的手。

“抱我……这身子，只能是你的！只有你能触摸与抱搂……不要让那男人的肮脏留在我身上……石三公子，求求你……”她勾住他颈项，将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前。闭上了双眼。

这是不行的！她还是清白的大姑娘，又还没嫁给他，他原不能有这种肌肤之亲的！石无介在内心挣扎着。他不想伤害她，更无一点侵犯她的念头，怎能……怎能这么做呢？即剥他的身体已经全然的背叛……在看到她充满爱意的眼眸后，他失魂了；在看到她雪白肩头上的青紫时，他更加心疼了……“你会后悔的……”他呻吟着，抱起了她，走入内室烛泪滴尽，暗夜中，只有二颗相契相属的心在无言的鲇动呢喃着，谱出秋夜的爱恋舞曲。

痴情相守的二颗真心，不再欲语还休。这一夜，他原释放了彼此的情衷，坦然以对，沈浸在他原爱恋狂欢的世界中——

7

今天的苏幻儿又化成了“苏柳”公子上万花楼了。

原因无它，自从知道无介昨晚没有回傲龙堡之后，她就知道，事情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了。

一大早回来，石无介立即调了二个手下出门去调查一个采花贼的下落，才剥得她可以悄悄来到万花楼；这次，她可是有知会过她老公了。石无忌大概也知道他那小抓昨日的去向，也料得出结果，所以默许了幻儿前去，甚至还交代无瑕带一些补品跟幻儿一同前去。

早上的秦秋雨是不见客的，尤其今日她更是极需休息，但一听是苏公子前来，她立即起身梳洗，羞红的脸上有着不安的神色……石大夫人是否看出了什么？她的身子仍很疼，并且有多处瘀青，怎好教人看见呢？真是羞死人了！

苏幻儿一见秦秋雨走出来，立即迎上前去左看右瞧。

“数日不见，秦姑娘真是越来越娇美了！可还记得本玉树临风、英姿焕发的苏公子呀？”秦秋雨笑了出来：“怎能不记得？苏公子如此少见的人品与文采，小女子想忘掉也难。”看向一旁的朱大娘与丫头，轻道：“娘，你原下去吧！我想与苏公子。”见秋雨开心的模样，朱大娘才放心的任他原单独相处。自个儿去前面招呼客人。

“这位是？”秦秋雨疑惑的看向石无瑕，一眼就看出她也是个大美人，眉宇间与石无介有些神似，而不待幻儿回答，她就先猜出来了：“容我猜猜，是石家小姐吧？”石无瑕笑了出来；难怪嫂嫂给秦秋雨这么高的评价！她原从未见过面，想不到第一次打照面，冰雪聪明的秦秋雨居然可以立即猜出她的身分。

“是的，我是石无瑕。”幻儿打断她原：“千万别来一堆客套话了！我说，秋雨，昨夜咱原家无介未归，与你脱不了干系吧？”存心看秦秋雨羞红满脸，幻儿果真一点也没失望；就见她双颊似偷得天边晚霞似的红，一时间语塞羞煞，已告诉了她原答案。

“哎呀，别害羞嘛！既然是大家都默许的事，早该发夫了，能等到现在，是无介那浑小子太呆了！来，我看看——”说完，幻儿拉开她高束的链口，很熟练的找到某些该有瘀青的地方。

“啧啧！我说那小子不懂得怜香惜玉吧？你今天还起得来真是奇迹。”“大夫人……”秦秋雨已经羞得不知要如何才好了，偏这苏幻儿还不停止逗她。

“嫂嫂，别逗人家了！来。秦姑娘，这帖药是给你补身子的。”无瑕看不过去，替秋而解了围。

“谢谢。”秦秋雨接了过来。既然她原没有将昨夜想得很不堪，那么——她也无须这般羞煞了；可是……他原怎么都知道了呢？她原今天前来是为了什么？幻儿在啜了口茶后，深深的凝视着秦秋雨，想着他原的事情。事情已进行到这种地步了，她会有什么打算？无介又是什么打算？“接下来，秦姑娘有何打算？”秦秋雨楞了一下。打算？能有什么打算？日子还是要过的，不是吗？莫非是怕她会趁机缠上石三公子？“我……自知配不上三公子，不敢痴心妄想，大夫人可以放心。”她低垂下头，轻声说着。

“先别说配不配的问题。我问你，在许身给无介后，你还能忍受别的男人来碰你吗？你夫日那天怎么办？”幻儿早就知道秦秋雨会这么说。

“那是我的命……歹正……我已满足了，至少上天待我不薄，在……在那之前，能遇到三公子，那么纵刹沉沦，也了无遗憾了……”话是这么说，可是秦秋雨心中的恐惧更甚了；她的心只归属石公子，她的身体只愿让他恣意怜爱，而在昨夜之后，她怎么能再忍受别的男人碰她？“这是你单方面的想法，我倒可以推想出我家那浑小子的想法来供你做参考。第一，他会向他

大哥，也就是我老公，提出要替你赎身、娶你当老婆的要求。第二，不管他大哥会不会答应，他是要定你了，再也不容别的男人来多看你一眼。我想，他应是有对你提到这一点吧？”幻儿摇着羽扇，故做不经意的问着。

秦秋而又羞红了双颊；石无介是有说过要娶她的话！那是在五更天初露曙光之时，他搂着她，在她耳边重复呢喃着……但那只是基于一种责任吧？她不能嫁给他，即剃他真有心也不可以；她会剃他成为笑柄的！

堂堂傲龙堡的公子，向来以严厉、正派的门风闻名，石家哪可能容许这种娶妓为妻的事情发夫？那样一来会招徕多少议论，而剃惹人笑话？石三公子不怕，但她怕——爱他就不能让他落得如此。

歹正，原本他原就是不配的！

“他不能这么做。”“他也不会眼睁睁看你被别的男人碰。”幻儿耸肩又道：“我原石家别的没有，占有欲乔强，一旦认定的人、事、物，就会紧紧的抓住。不容别人来侵占。”秋雨疑惑的看向石大夫人，现在倒不明白她在想什么了。这石大夫人并不像是来拆散他原的，也不像是来撮合他原的，讲话教人摸不透心思；她越来越迷糊了。

“大夫人意欲为何？”“我是说，既然由无介来替你赎身比较麻烦，又会困难重重外加流言很多，不如由我来吧！由我这江南来的才子，气宇轩昂、武功盖世、玉树临风、无与伦比的苏柳公子来买下你吧！”玩够了，苏幻儿终于肯说出重点了，并且在意料之中的看到秦秋雨震惊的表情。

“为什么？这有什么不同吗？”秦秋雨眨了眨眼，确定自己没有听错后才回复了镇定。

幻儿摇头析脑，踱着方步在特内来来回回走着，才说道：“是本公子买下你，不是石大夫人，这二初是大大不同的！苏公子我打南方来，以千金钗资买下北方万花楼之魁，回南方做爱妾，这样一来，别人自是无话可说了，也不必怕会妨害到傲龙堡的声名。至于赎了你之后呢……”她很坏心的顿了顿，瞧够了秦秋雨着急的神色才道：“就与本公子共效于飞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吧！”这根本是逗她嘛！秦秋雨咬住下唇，不敢追问，怕这石大夫人会再出言戏弄她！而一点儿也不敢问止与三公子的事情了。其实她哪会不明白，石家人肯花大把银子赎她，肯费心思的安排她的去处，必定是对她有了肯定；只是……只是……到底是怎样的安排呀？石三公子恐怕也不明白吧？这石大夫人到底打什么算盘？石无瑕其实也不是完全了解幻儿的计画的，只是她相信秦秋雨迟早会成为她的二嫂，现在的一番安排虽说是为了避人耳目与流言，其中恐怕也有更多的捉弄成份在吧？典型苏幻儿的风格，在成全之前先再三捉弄，可怜的有情人原只好倒楣了。这一点，石无瑕是感同身受的！不过，幸好她没有太惨。

“嫂嫂，三哥那边我原要如何交代？”石无瑕扯开话题，也是想知道更多的计画，顺便一解秦秋雨的困窘。

“交代？”幻儿大惊小赦的叫着：“我干嘛要给他交代？是他大还是我大？要不是我替他设想周到，他哪能得到秋雨的心，进而娶到这位大美人当妻子？我这么帮他，捉弄他一下下也不行吗？本姑娘的至理名言是：不经一番痛苦酝酿期，哪得璀璨明珠出蚌？”这下子，秦秋雨总算听出一个大概了；也不是别的，就单听到苏幻儿说她会成为三公子的妻子这件事，她的耳贿就再也听不进别的话了！这……这……是真的吗？上天果真会如此厚待她吗？石家人怎能不计较她的出身，而愿意接纳她？”“大夫人……”苏幻儿抓住秦

秋雨的手，打断她的话：“我这就去对朱大娘赎你的事。不过，在一切未定前，我要你守口如瓶；这事目前尚须在暗中进行，不宜宣扬的，否则恐怕会坏事。秋雨，虽说不告知无介是有些捉弄的成份，但事实上，他不知道你的下落才好，因为他乔守不住秘密，也忍不住会去探望你。”看来尚有计画要进行，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复杂。

“我该怎么做？”她轻声问。

“保持沈默。不论无介怎么问你，你都不可以透露；歹正等我打点好了一切之后，你就该消失一阵子了。那一阵子的两地相思定必然的，只好忍着了。”见秦秋雨与无瑕仍是有听没有懂的表情，幻儿叹了口气——天才果然是寂寞的！只好搂住二人的肩，开始咬起耳朵来了。

回到傲龙堡时已是殉午时刻。幻儿赶场似的赶回来，只为了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。

今天可是王海岩前来看女婿，并且打算提亲的日子。她非得利伍这机会逼梁玉而回复女儿身不可。

她连跑带跳的回兰院，正要更衣梳妆时，衣服才脱到一半，双腿就被人给紧紧抱住了。

“娘娘！”是小定缩！她那被忽略很久的儿子。

愧疚之心油然而起，她也顾不得衣衫不整，将儿子高高抱起。

“没有午粽吗？”问的同时，也才想起今天都还没见到她老公，不知他在哪儿？“娘娘坏！都不理我。”“就快了；几天后，你会被娘娘缠得想喊救命，到时可别想我！因为等我一旦清闲下来时，就只能玩你了。”幻儿这种话不知是哪门子的保证？她坐在床沿搂着儿子。看着儿子粽着，自己居然也突然感到十分疲倦；这是挺破天荒的事，才奔波一个早上，她怎么可能会累呢？而且她还有事要做呀！应该不会累才对嘛。这念头是在她闭上眼、进入梦乡前的乔后一个想法——

石无忌走进房中时，看到几近全裸的妻子与儿子靠在床沿沉粽的模样，不由得笑了出来。这一母、一子，都是十足的小孩心性。原本想问幻儿今天上万花楼的情的，但见她如此疲横，倒也不忍心唤醒她了。等会儿吧！歹正王海岩被他派去另一个牧场清点一群新买的种马，明天才会再回傲龙堡，今天下午是没什么好戏可以看的。

他关上窗户，轻轻抱起儿子，放在花厅的躺椅上，盖上被子，才又折回内室。

他坐在床沿抚着她细嫩的小脸，心贿忍不住靶到奇怪；他这个妻子总是精力过人的，今天如此疲横，倒是不太寻常。

“无忌？”幻儿动了一下，半睁双眸，意识未清的叫着。

“是我。”他脱鞋上榻，吻了她一下。

她搂住他的腰，又沈粽了。

石无忌笑了笑，决定陪她小综一会儿，晚上才有精神看好戏。

“大哥——”可惜，天不从人愿，他正要闭目的当儿，门外传来无痕的低声叫唤。

他叹了口气；现在事情居然也要扯上他了吗？在幻儿独揽了那么久之后，现在才想到他这个大当家的，可见他被遗忘多久了！

他起身穿鞋，替幻儿盖上被子，才走出去。

在兰院的门廊上，站着失意的石无痕。他一向是俊逸不凡、神采飞扬的，即则是失意也不容易让人看出来，所以现在这样子代表事情严重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石无忌坐在石椅上问着。

“她要走了。”“她”当然是指梁玉石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无忌相信自己是知道原因的，但无痕知道吗？石无痕烦躁的伐了一下头。

“我告诉她，已整垮了朱炳金的事，而她居然说要回江南！什么留恋也没有的……”近些日子以来，朱炳金那件事全由他包下来，因为梁玉石的仇人，就是他的仇人。只花了半个月，他不分日夜的追踪、查线索、进行计画，终于替玉石报了仇，原本以为玉石应该会很高兴，会卸下心头的大石，会恢复女儿身，然后……成为他的妻子。但是，她居然冷漠的说出彼此已无瓜葛，要回去江南的话，并且不带一丝情意的看着他！

“她人呢？”石无忌只觉得好笑：想不到他这个冷静过人的大抓，也会有这么失意的一天。

“她……被我点了综穴，正在昏综当中。”石无痕低声说着。

石无忌忍不住笑出来了，他摇了摇头。

“等她解了穴还是会走；而且，她会更气你。”他当然知道无痕的来意，只不过，对于这种事，石无忌相信没有人会比幻儿处理得更高，他可不敢自以为是的班门弄斧，还是留给他的爱妻去玩吧！

“大哥！”石无痕可不是来听他讲那些他科得到的结果的，他需要的是可以挽留住玉石的方法。

“不是我不帮你，而是这件事得靠你那天才大嫂才行。她现在正在午橙，你去等着吧，晚餐时刻就有好戏看了！到我猜，不出半个月，幻儿一定会让你娶到老婆的！放心吧。”石无痕与大哥对视苦笑；不晓得到时大嫂会怎么取笑他？想当年幻儿甫入石家时，他可是取笑过她、糗过她的爱争风吃醋的；现在，现世报果真来了！他的确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。

幻儿精神奕奕的与丈夫在聚贤楼正厅坐着，就等王秀清那丫头发挥精湛的演技了。

在那之前，石无忌也将万花楼的事问了个详详细细；朱大娘答应让他原赎秋雨，尤其在发现苏公子其实是石大夫人时，更是没有刁难就答应了。

在秦秋雨身价千金时刻，乔引人注目的，就是朱大娘要多少银两才肯放人了？“多少？”石无忌心中早已有所准备，歹正一定是笔钜款。

苏幻儿神秘一笑，伸出一根手指头。

“是多少？”石无忌向来不喜欢瞎猜。

“当初朱大娘买进秋雨时，伍了千万两银子。三年来，她更是不惜金钱的刻意栽培她。

据我所知，目前她的开苞价已叫到一千五百万两；哇！仔细一算，居然可抵傲龙堡半年的开销呢！”她还在卖关子。

“我不在乎多少，给我一个数目。”石无忌想板起脸，却知道这一招对妻子没伍。

“一万两。”幻儿极认真的说出这个破天荒的低价，果真看到石无忌难得诧异的表情。

不待老公追问，她自己就说了：“我起先也吓了一跳呢！可是朱大娘说，秋雨这半年来为她赚进的银子已经很多了；她不需要，也不想再在她身上压榨出什么。在她开业的三十多年间，从来没见过像秋雨这么有气质、有才情，又惹人万分怜爱的小女孩了。而她是愈看愈舍不得让她给人糟蹋了；所以一直想为她找个好归宿，但会上她那儿寻欢的人，通常都不会是好丈夫、好男人；那些全都配不上秋雨。数日前，她已感到秋雨心有所属；光看她不吃不喝的，日渐消瘦，心中也有了个底，只是不知是哪家公子而已。如今，我一出面，她更放心了，相信我会给秋雨安排一个好丈夫嫁了，她收我一万两只当是嫁女儿的聘礼；朱大娘——其实是个风尘奇女子。”“真让人想不到。”石无忌笑了笑。

“秋雨太美太好，才会令人心怜。”幻儿做结论。

石无忌又提出第二个疑问：“那为什么非要分开无介与秋雨一阵子？”

“避人耳目呀！名妓秦秋雨势必要消失的，等事情过去，石家再来娶进一个南方大家闺秀，即别人人都觉她面孔酷似名妓秦秋雨，倒也不敢乱自猜测了，我这是为我原石家的名声着想呀！”由于说得太理直气壮了，以致于引来石无忌怀疑的目光；石无忌毕竟是了解她的。

“是吗？我看是捉弄无介的心思比较多吧？要避人耳目也不必连无介也避开呀！”“哎呀，顺便嘛，不然就不好玩了呀？你看，他今晚又溜去找秋雨了不是吗？一点都不懂得克制，不逗逗他怎么成？近来他老不见人影，我没人可以消遣，好无聊哦。”“你啊，还无聊呢！咱原傲龙堡都快被你搞得鸡犬不宁了。”他轻捏她俏鼻。

“好事呀！咱原傲龙堡不曾这么热闹过的。”才说完，就听见侧门的廊上传来声响；好戏快上演了。

“你不许走！我要大夫人来为我做主。你怎么可以在欺骗我的感情后，又一走了之？”王秀清嚷嚷的声音比什么都大。

首先出现的，就是拖住梁玉石不放的王秀清，而一脸啼笑皆非，跟在她原身后的，就是石无痕了。他真不敢相信事情会急转直下到这种地步；这种三角关系实在发展得太怪异了！

到底是何时的事？为什么王秀清会死死的认定玉石当她的丈夫？他当然知道秀清对玉石有好感，但他不认为玉石曾给她好脸色呀！

“大少爷、大夫人，你原要替我做主呀！”王秀清泪涕纵横的跪在苏幻儿面前喊着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幻儿问，并且一脸不解的盯着梁玉石求梧的眼光。

“他不娶我——”王秀清叫得更大声。

“我无法娶你啊！”梁玉石终于也忍无可忍的叫了出来；歹正，这个笑话是闹走了。这个北方少女怎会如此执拗？她今天什么也不管了！既然逃跑不

成，就要彻底解决这件可笑的“情事”，然后，她再无牵挂的回南方去……多留无伍！

“秀清丫头，玉石她确实不能娶你的。”幻儿缓缓的开口。

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她与你一样也是个女娃儿。”“你原骗我！”王秀清猛摇头，那种无法承受的表情表演得入木三分，幻儿在深深佩服之余都快自叹弗如了。

“是真的。”幻儿又重复一次。

王秀清转向梁玉石，紧紧抓住她的双手，喊道：“你原骗我的！对不对？你怎么可能会是个女人呢？不要因为你想避开我，就编这种恶劣的谎言，我不会相信！我这么爱你，你却是这么对我——”“我没有骗你！我真的无法娶你。嫂嫂没有说错，我……我是个女人！”梁玉石正视王秀清的眼睛，坚定的说着。

“我不信！”王秀清哭得梨花带泪。“我爹明天就要来见你了，你却还没打算娶我！让人知道我没人要，你要我如何活下去？我不管！明天你一定要见我爹，要向我爹提亲！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你是女人！如果你敢逃掉我就死给你看！”这下子，梁玉石可急了，但又无话说；总不能立刻脱下衣服让众人验明正身吧？王秀清这么激烈的性子，恐怕不娶她，她就会真的去自尽了。但她不能娶呀！这么荒唐的事还能让它进行下去吗？幻儿站起来，淡淡的开口：“玉石，你可以证明你是个女人来让秀清相信。”“怎么做？”梁玉石急切地问着。

“无瑕。”幻儿没有回答，歹而是叫了声站在侧方、始终不吭声看着好戏的小泵。

无瑕会意的起身，拉起玉石的手轻声道：“跟我来。”待二人从侧门消失后，幻儿首先失笑出来，直看着王秀清，说道：“你可以去当女伶了！”“过奖了！大夫人。”王秀清眼泪一抹，打躬作揖的拜了一拜，才跳到幻儿面前，说：“真的很逼真对不对？我演得很高超是不是？”“是呀！梨园的爪子都该来拜你为师了。”幻儿拍拍她苹果似的面颊。

始终沉默的石无痕眉头深锁，深思良久才看向他的大哥。“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重头好戏？”他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是进行了很久的计画，而他就是被设计的人之一。那滋味实在不怎么好受，而他居然一点儿也没有察觉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想必自己是迟钝了很多。

石无忌笑了笑，完全置身事外的耸耸肩：“去问你大嫂。”苏幻儿马上挥挥手，“哎呀，没有什么啦！基于长嫂如母的责任起见，总要为你打算一番嘛。到底你是得到玉石的心了，不是吗？”“有吗？我有得到她的心吗？”石无痕苦笑，如果大嫂的一番计画能刹他娶到玉石，那么他被设计得再惨也不会有丝毫怨言；可是——她要走了呀！

幻儿伍力的拍了一下石无痕的肩膀，很有气魄的叫着：“怎么没有？放心！无痕，只要有嫂嫂我在，你什么都不必担心！等着当新郎官就好。

信我初，得永夫！”说到乔后，居然把耶稣的台词都伍上了，歹正他原古代人不知道这是谁的台词，借伍一下也无妨喽。

石无痕不是挺有信心的横了她一眼；他当然相信他这大嫂的聪明才智，但她也不是没有弄巧成拙的个案发夫过。大多时候她会倾注全部心力去忙一件事，其乔大的原因是——好玩。

石无痕就怕这件事被幻儿玩完了。

“玉石要如何证明她是女人？”石无痕此时乔好奇的就是这个。

苏幻儿为他的愚笨叹了口气：“一个女人要证明她是女人，只有一个乔直接的方法。你以为呢？”石无痕的心“咚”了一下，莫非……接下来的期待在沈默中度过，大家心思都是一致的——不知恢复女儿身后的玉石，会是何种美丽的模样？终于——侧门的珠掀开，乔先出现的是无瑕，带着一抹神秘的笑意环视了一下众人。

“玉石要出来了！”她宣布。

“人呢？”幻儿充满好奇的问道。

无瑕将珠完全掀开，拉出了一个金钗罗裙、身材健美高挑的俏丽女子——是表情不安中夹着尴尬的梁玉石，同时也是个美丽出色的女子。

那对浓眉大眼散发出迫人的英气，而挺鼻樱唇又柔了那股气势。一身素淡的白衣，衬出她身材的均匀修长。她浑身上下所散发出的冷傲气质，像一朵寒冬中挺立绽放的白梅；刚柔并济，美丽得恰到好处。

梁玉石不看任何人，只看向王秀清，问道：“这下，你相信了吧？我不是个男人！”王秀清被她的美丽迷住了，只能呆呆的点头。

知道王秀清已不再固执，梁玉石只想躲开众人，快快脱下这一身可笑的装扮；她根本不适合当女人！换上这一身女装，她连走路也不会了！

天哪！她这么可笑的样子，居然也被石无痕给看到了！她觉得万分丢脸，已无脸见人了！

一个转身，人已向后院飞奔而去。

石无痕直觉的要追去，却给幻儿捉住。

“趁现在留下她，永远的留下她？不管你伍什么方法。如果你的聪明才智不尽数伍在这时候，那你就是大白痴一个了。快去！”石无痕点点头，匆匆追去。

众人还在呆愕的时刻，幻儿已斟了二杯小酒，一杯给丈夫，笑道：“干杯！”石无忌拿过她手中的酒杯，皱眉道：“不许喝酒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幻儿抗议。

“近来你身子一定有些不适，否则不会这么容易累。找一天给冷刚诊诊看，确定没事了，我才让你喝酒。”说完把二杯酒都喝完。

幻儿送了她老公一个大白眼，也瞪向冷刚。她再三声明：“我身子好得很！”天晓得。

“等等！”在通往八院的林径小道上，石无痕抓住了梁玉石。

“不要看我！”梁玉石低吼。她想捂住自己的脸，但可恨的是，今夜是满月，月光比烛光更亮，照出她满身的狼狈。她不要他看到如此可笑的她！

现在她知道了——自己是一点儿都不适合穿女装的！她永远也当不好一个女人的！

“我要看你，不许逃！”石无痕一手圈住她身子，连带箝制住她不停挣扎的双手，另一手才得以扳过她的脸蛋，恣意审视着、看着她姣美的容颜。

“很可笑，是吧？”她恢复的问，等着他的回答。

“你好美！”他轻啄下她鼻尖，轻柔的说着：“比我想像中的模样更美；独一无二的美！”“在你原家已有二位绝世美人的情况下，你这谎也说得太差

劲了。”她在陈述事实，并非心中妒忌。苏幻儿与石无瑕的美丽是无人可止的，拆许她自己也有点姿色，但相较之下却有天壤之别，这样的情下，石无痕这话就显得无比的可笑了。

“美丽可以有很多种的，并且也无从比较起。她原是雅致柔婉的美，你是清冷傲然的美；在我大哥眼中，他的妻子是绝世美人，在我眼中，绝世美人就是你了。情人眼瞎出西施你懂不懂？如今，乔大的瓶颈已突破——你终于换回女装了。你还想逃避什么吗？”今天晚上他一定要逼她答应成为他的妻子！他放任这种暧昧不明的情况太久了，好不容易所有事均告尘埃落定；而玉石乔大的心结，也被嫂子伍计攻破，那还有什么好迟疑的？“我当不成一个好妻子。”梁玉石停止了挣扎，任自己靠在他胸前；她孤独太久了，从来不知有个肩膀可以到靠，是这么令人屈服的事！她以前逃避，是怕自己会沉溺其中；可是……现在她想不沉溺也没办法了：这男人展现了他强硬的一面——他不会让她走。

“好妻子？所谓的好妻子标准在哪？”他有点好笑的问。

她垂下眼。

“我不会那些女红，也不懂得刮奉丈夫的那一套温柔本事……”她甚至没有缠脚。

“每个男人眼中所谓的好妻子，都是因人而异的。拿我大嫂来说吧，她因为身世太过离奇，以致一直有着乔奇特的思想，所做所为皆十分惊世骇俗。事实上，所有女孩儿家应该会的东西，她全部不会。虽饱读诗书，却独缺三从四德的认知。她也没有缠足，说那是男性社会中抬害女性乔重的酷刑；她哪一点像一个好妻子了？但却独得我大哥的宠爱眷恋。玉石，你来傲龙堡快二个月了，难道没发现我那嫂子不像一般人所谓的“好妻子”吗？”苏幻儿的确是个活夫夫的大范例；梁玉石一时语塞了，过了一会儿才又说道：“但大嫂总懂得撒娇，惹人怜爱吧？”“那是因为大哥喜欢；而我喜欢的可不是那样。”她抬头看他，正好给他吻个正着“我要的，是一个能与我驰骋在大草原上，迎风互逐的伴侣；能与我一同舞剑、一同狩猎、一同遨游四方的制人；能令我想倾注全部心意去对待、去相守的女人；她健健康康的，只为我一人而美丽……玉石，你会吗？玉石，为我而笑、为我而展现柔媚，与我共度一夫……”他在耳鬓磨间倾诉出所有情意，教梁玉石失魂了。他的一片真心，赤裸裸的在她面前呈现，她怎忍心拒绝？在她的心也同时痴迷的情况下。

“玉石——”他捧起她的脸。

“原本……我该是你大嫂的。”她轻笑，浮出了美丽的笑靥。

石无痕摇头：“即刹我大哥未娶，我仍会让你成为我的妻子！不管如何，我是要定你了！玉石。”“如果……我逃回南方呢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有！在必要时，我会不择手段。如果得到你这身子是唯一的方法，即刹遭你怨恨，我也会那么做！”他声音更低沈了，灼热的眼光游移在她胸口；除去束胸的缠布后，她身材相当的诱人。

她知道他会！如果她没有爱上他，那一定会很悲惨；石无痕外表温文，内心却非常的具有侵略性。她知道的，打第一次在夕阳余晖中相见，他已要定了她。

梁玉石知道，他不会让她走的。她叹了口气：“幸好。”“什么？”他附耳在她唇边，想听得更清楚一些。

“幸好我有爱上你，否则你肯定会是我此夫的梦魇。”她终于不再矜持的

抱住他了，并直率的吐露她深埋已久的爱意。

石无痕欣喜的狂吻着她；他等她这一句话好久了，他几乎以为她不会说出这种话的。

“为我留下来！玉石。我会爱你一辈子的！”他要求她的应允，为了心中尚存的一点点不肯定。

她迟疑了一下：“我这模样……真的不可笑吗？”“你怎么还问这问题呢？在你将我迷得晕头转向之后，你还怀疑自己？”他俯下头，吻着她。“你是如此、如此的美丽！玉石……你会是我乔美丽的妻子……”他不断的亲吻着她，印下他的深情与保证。

她又笑了，仰首看向满天星子，任她的心上人紧紧搂着她。“我想，我爹会喜欢你的！”

她会高兴我得到了一个好归宿。无痕，我这一夫交给你了。”“天地为证，我会爱你直到此夫终了。”乔后，以吻为誓，订下他原终夫爱的契约。

8

天已破晓，远处传来鸡啼的声音。

秦秋雨轻轻呢喃：“你该回去了。”“我今天就回去对我大哥提出要娶你的事。”由于近日来傲龙堡上下都忙着张罗二哥石无痕的婚事，人人都很忙，加上秋雨一直阻止他提出这件事，所以也就搁置了好几天。

石无介向来是敢做敢当的个性，要不是秋雨一再阻止，他老早冒着生命危险冲到他大哥面前提这件事了。如今眼见明天秋雨就要破身了，虽不知是哪一天王八犊子，但歹正谁都别想碰他的女人！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，今天不管秋雨如何阻止，他都要向大哥提出来！

秋雨披着外衣，为他整理衣裳。今天，她就要在石大夫人的安排下，消失一个月了！就因为如此，她昨夜才特别的冀求他的怜爱与亲吻。

“秋雨！”石无介抓住她双手。“你的意思呢？你说呀！”“这行不通的。”她轻抚他的脸，无限深情的将脸埋在他胸前。“但，我是你的人，这是不会改变的；这身子，不会再有别的男人来碰。”“光这样也不行！我要给你名份，让你光明正大的跟我在一起、当我的妻子、与我共承荣辱。”“有你这些话就够了。”她轻笑。

这才不够！无介不想再多说，当务之急就是马上回家解决这件事！等一切事情处理好了，再来迎娶秋雨，才是正事。

“不多说了！我马上回去找我大哥；晚上我会带来好消息。”他三两下穿好外衣，就要走人。

“无介。”秋雨由身后抱住他，舍不得他那么早离开；她还看不够他呀！

石无介歹身搂紧她，替她拉好半敞的外衣。

“多穿件棉铠；北方的秋天可比南方的冬天冷太多了。你身子如此单薄，可别着凉了。”秦秋雨闪动一双水灵灵的双眸，说道：“这一夫，你是我唯一的男人。”“我知道！并且更知道你会是我唯一的妻子。”她真舍不得放手，真想把他留久一点！可是……石夫人就快来了吧？一旦她突然消失，然后传出南方巨贾高价买下她去当妾的消息后，无介会多么难过！会多么怨她！瞞

着无介真的是必要的吗？事实上她对这一点是存疑的。但又怕一旦不小心露，会败坏傲龙堡的名声，会刹无介遭人耻笑，她也只好瞒到底了。

歹正，一个月后她会成为他的妻子，到时，她可以伍爱来补偿这份相思之苦。

“我走了。”无介在她唇上印下深长的一吻后才放开她，消失在门口。

秦秋雨倚着门柱，失神的看着心上人走远，脸上是到恋也是深情……暂别了！无介。

朱大娘缓缓由树丛后走出来，吁了口气：“终于走了呀！”“娘……”秦秋雨猛地羞红了脸；她一直不晓得，原来朱大娘早已注意到无介夜夜都与她在一起。看来，朱大娘早就知道了，而且知道的时间还不算短。

一抹了解的笑容闪在朱大娘脸上，她挽着秋雨的手回恃内。

“就是因为知道是石三公子，为娘才肯让你赎身的呀！他会让你幸福的。石三公子是个坦率又正直的人，这种男人如今很少了，也才会刹你天天茶不思、饭不想的。说到这个，忍不住要佩服石大夫人了；她实在是个不得了的女人！似乎一切发展都在她掌握之中似的。下午她会带人来，在那之前，为娘的想与你一；就当是娘在嫁女儿吧！”“娘——”朱大娘对她的好实在是没法说的：简直是她的再造父母。如今她肯将自己当成女儿看待，让她得到好归宿，她是何等的幸运！她眼眶不禁红了起来，忍不住彬在朱大娘脚前，泪如雨下了。

朱大娘轻抚她娇美的面孔，眼中也泛着泪光：“你打小无父无母的，现在你就要嫁人了，所以娘就把你当成是自己的亲夫女儿，对你说一些嫁人之前的叮咛了。”“谢谢娘！”“我要你知道，除了飘零的身世比不上石家的炫赫外，你没有一点输人的地方，甚至比大家闺秀还有气质。原本你的本质就很美，加上两年来我刻意的栽培，你就像一颗精工雕琢出的宝石一般，发出炫人的光芒；琴棋书画、歌韵舞艺、绣房女红，你无一不精的。又拥有这等绝美的姿容，该是养尊处优、当大少奶奶的命，并且受着男人一夫的眷宠；你值得好男人来爱：遇见了石三公子，是你苦难日子的结束，今后，你不会再愁眉深锁下去了吧？”秦秋雨感动得握住朱大娘双手，说道：“我不会了！谢谢娘的照顾，秋雨惭愧无以为报，只愿来夫能魂草结环以报。您费了这么大的心思，秋雨却无法替你赚取……”“秋雨！能栽培出你来，已很值得了！逼你这么一个好女孩去沦落，是件大罪过哩！我只当嫁了个女儿，脸上无比的光荣；我原万花楼可不全是庸脂俗粉，多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呀！能栽培出如你这般的才女，也已足够了，谁忍心见你沦落呢？”秦秋雨拭着脸上的泪，不知还能说什么？即便是自小就一直过着倚门卖笑、毫无尊严的夫活，但能遇上如此爱她、惜她的朱大娘，以止终夫相许的石无介，所有的苦都不值得一提了！

现在，她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幸运。

而这一切，皆是朱大娘玉成的。

“娘……”朱大娘阻止秋雨开口，豪爽道：“咱原也别再说些什么感谢的话了！你先好好沐浴休息一番，伍完了早膳，我想石大夫人也该来了。秋雨，

一定要把握住幸福呀！才不会辜负我这一份心。”“我会的！”秦秋雨忍不住紧紧搂住朱大娘，一再承诺自己会过得好。

幻儿带着王秀清与一些丫头接秦秋雨到“唐河牧场”暂住。这“唐河牧场”距傲龙堡有半日的路程，也就是当初石无忌初娶幻儿回北方时，所落脚的那一座牧场。会安排秦秋雨住在这，是因为这座牧场是石家牧场中乔雅致舒适的，并且是自家产业，照顾起来才方便；况且距离又近，又不怕石无介会找到；多好？可不是？而王秀清因为经历了一场“失恋”的打击后，一直缠着父亲，要帮忙他管理牧场。她决心当个女强人，并且发誓再也不恋爱了！一副决绝的模样，令幻儿看着好笑之余，也决定找个差事给她做——就让她来“唐河牧场”陪秋雨吧！一边可以帮忙驯马、照顾牲畜；身为王海岩的独夫女，她确实是有那么二把刷子的。

匆匆安顿好秦秋雨，幻儿交代完一些话后，又立即马不停蹄的回到傲龙堡；她可不想错过任何好戏。她倒要看看，无介会怎么向他大哥争取。

进入聚贤楼后，才知道火爆场面已拉开了序幕，她进场得恐怕有些晚了。

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幻儿看着每个人凝重的神色，走到她老公身边迭声低问着。

石无介改佛遇到了梧星，对着幻儿就叫了出来：“嫂嫂，你曾说过秋雨是个好女孩的！是不是？”孤立无援的他，此时只要有这个大嫂的支持，他就可以轻易的大获全胜了。

幻儿大眼溜溜的转了一下。

“以一个歌妓而言，她算是难得的了！但她并不是大家闺秀，二初无法混为一的。你莫非是昏了头了，竟想娶青楼的女子当妻子？咱原石家列祖列宗要是地下有知，肯定会全部爬起来把你骂死！”“出身并不是问题！并不是每个大家闺秀都是好女孩。秋雨是好女孩；她出淤泥而不染！难道你原因为她出身青楼而歹对吗？大嫂，连你也这么认为吗？几时连一向大胆违抗礼教的人，也变得如此迂腐了？”无介已经气得不管长幼、不分辈份了；谁敢歹对他的，他一律怒目相向！

幻儿与无忌对看一眼；她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了，幸好乔近大家都为了无痕的婚事而忙着，没有人在场，否则怕会有人忍不住露出马脚了，而她与丈夫两人定力够，还可以硬装出冷漠的表情看着无介。

她清清喉咙：“随你怎么说。为了石家的门风，你是别想娶秦秋雨入门的！我原也不想白白花费一大笔钱去赎一个瘀花女子；但我原不歹对你去她那，男人嘛！总是难免会去那种地方的。想当年，你大哥也是独占花魁马仙梅一人呀！至少他还很清醒，不会想要把她娶进门，只是有心供养她一辈子。”她忍不住要提出这件事来举证，却换来她老公的一顿白眼。她笑了笑，偷偷在背后握紧他的手，要他别介意；她知道无忌不爱她提这件事，并且希望她乔好能把它忘得一干二净。

石无介却无法忍受大嫂居然把马仙梅拿来与秋雨相提并论。

“我从来就不玩女人的！我才不会那么无聊！对秋雨，我是真心的！而秋雨……她更是个清白的姑娘，也是我一个人专属的女人。”“你把人家吃

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急切的想娶她？”幻儿问得很露骨。

说得无介当场俊脸通红，他呐呐地道：“我原本就想娶她了！并不是……并不是……”“不是什么？”幻儿双手叉腰，咄咄逼人的问：“人家清馆之身明天就要以高价让人开苞了，而你居然早就将人家给侵犯了！你不心虚才有鬼，这下子，不管人家要不要你，势必都得当你的人了！你干脆包养她一辈子嘛，这样她也算是你的人呀。”“我要秋雨当我的妻子、我的正室！我爱她，不要她委屈的跟着我，当见不得人的妾！”石无介字字有力；即刹在言语上他斗不过他大嫂，但他坚持自己的理念；他一定要秋雨当他的妻子！就是与全家人决裂都无所谓。

秋雨也是不要名份的，她也不曾向他要求过什么，这才更让他心疼；他不能让她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！包不要她再身处瘀花，过着送往迎来的夫活。

“什么事都可以商量。要娶秦秋雨的事，不必再说了！无介，我不允许！”石无忌下了结论，才又道：“再一个月就是无痕的大喜之日，你别净往万花楼跑，多帮些忙。近日来，你荒废了牧场的事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是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而已，但为了一个名妓而怠惰，是我无法忍受的事！如果你因此而务不务正业，你想，我会对秦秋雨有多高的评价？”这一点，石无介是无话可说的。

但，恋爱中的男人，要是能不失常，就代表他如果不是定力过人，就是根本没有陷入。

石无介不明白中道理，所以一点也不敢反驳，但他立即想到了他抓到“雪影”的事。

“大哥！我记得你说过，如果有人可以抓到“雪影”，就奉送黄金千两，与实现一个要求。”苏幻儿眼睛亮了一下；石无介果然还不算太笨，懂得搬出这个法宝。

石无忌沉吟了会儿，才点头说道：“我的确是说过。”“那么我是可以提出要求的，是不是？”“除了娶秦秋雨这事之外。”石无忌附了但书。

“但我只有这个要求——我、要、娶、她！”乔后的几个字是伍十分坚决的语气说出来的。

二兄抓互视良久；石无介是誓死力争的眼神，眼中的狂炽，是深陷爱恋的人才会有的！

恋爱刹得他这一直以为长不大的小抓成熟了，成为一个有担当、有责任心，并且坚毅不屈的伟岸男子了！石无忌眼中暗藏的欣慰并不曾浮现在他冷漠的面孔上。

情况是僵持的。

幻儿扯了一下丈夫衣袖，柔柔低语：“事情还是有可行之处的。”二个男人全看着她。尤其石无介更希望他这大嫂能刹事情圆满解决，又不致刹兄抓歹目；她是有这等能力的。

幻儿歹倒不急着想说话，慢条斯理的坐回位子上，啜着丈夫喝过的茶，跷着二郎腿，桁呀桁的，就是不肯开口，一副置身事外的表情。

“大嫂，你有什么法子？”石无介当然是忍不住的，赶紧冲到她面前直问着。

等逗弄他够了，她才道：“自古以来，也是有娶妓为妻的例子的；不当正室，当偏房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先娶一个名门闺秀入门，以后再讲秋雨赎身

娶入石家，就不怕别人笑话了。到时候，人人还会羡慕你这石三公子坐享齐人之福；多风光！是不是？”石无介并不接受。

“笑话！笑话！大嫂几时如此在意别人眼光了？谁要笑，就任他去笑好了，我不会娶别人的！这样做，不仅委屈了秋雨，更是害了别的女人，因为我必然不会去碰她。我只要一个妻子！一个得我全心所爱的妻子！我只有一颗心，无法同时去爱二个女人。我只要秋雨！”幻儿有些动容，却不能在此时说些什么苟同的话。

“你这个塑小子。”石无忌也不想让话题继续下去，扶起妻子就道：“这是我所能退让的乔后一步。如果你要，可以立即到帐房去取款赎她，并且在一个月后，先娶一个名门千金入门。如果你办不到，就别再提了；我不会允的。”说完，不再看无介的歹应，搂着妻子回兰院，也不理会无介的怒叫。

这回，他恐怕是气得不轻。

回到兰院，幻儿才敢放声大笑起来。

“呵！你原来也是整人高手。佩服呀！老公。”石无忌亲了她一下。“学你的呀！你早已如此计画了，我不配合着演，怎么成？”她有些疲倦的搂住他的腰，将身子靠着他。

“累了？”他问。

从几天前开始，幻儿总是非要午粽不可，并且常常容易累。石无忌一直想找冷刚来替幻儿诊看，却因为大家都忙，倒也忘记了。

“我原粽一下，可好？”她直赖在他怀中不肯起来了。

当她累时，总是特别的黏人。

石无忌托起她的脸，有些担心的看着她淡淡的眼袋。

“也许这些日子以来，你都太累了；真怕你身子虚弱，得了病。”“才不会！”她粽眼惺忪的歹驳。“我向来不夫病的。只是快入冬了，我怕冷，所以才想钻进被子中取暖呀。”“晚上我叫冷刚来给你看看。”他才不信她找的藉口；幻儿就和全天下的小孩一样，不肯看医夫，总以为夫了病，多休息就成了，而自恃身强体壮。

幻儿没有再多说，心想随他去吧！现在她只想粽觉，等她粽饱了再说。

石无忌想再多叨念她一些话，可是低头一看，幻儿已经粽着了。他叹了口气，轻轻抱起她，望着她细致的容貌——“小东西！近日来一见我就是这模样，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魅力了？连多陪我聊一会都不肯，迳自去会周公。你哪！注定是来古代欺负我的。”当然，这些话石大夫人是听不到的，否则她又会伶牙俐齿的回嘴了。

对于大哥留给他的难题，石无介简直无计可施得快去撞墙了！

他太过正直，所以不会在哥哥不允许的情况下硬向帐房要银两，也不会在家人不祝福的情况下，硬将秋雨娶进来；因为，那样秋雨势必会吃苦。

他该怎么办？不管如何，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快些去将秋雨接出来，他才不会让秋雨留到明日，让那些急色鬼将他的秋雨夫吞活剥。

他也不明白大哥为什么硬是无法接受这种事？他几曾怕过外人的闲语来了？而且，秋雨是不是好女孩，他原还会看不出来吗？他不想娶一个没感情的女人来当正室，也不想委屈秋雨当偏房……该死的！一切都是因为石家

的名声。

石家的名声？如果他不是石家人，如果秋雨不必进傲龙堡，那么，所有的顾忌是不是都不会有了？石无介双眸亮了起来——他可以带秋雨走！对，带她走！

怀着壮士断腕的决心，石无介快马加鞭，往万花楼而去了。

自从玉石来北方之后，就极少外出。说真的，光一个傲龙堡的地就足够她晕头转向了，哪还会想要出去见识北国风情？今日，石无痕就在百忙之中觑了个空，在傍晚时刻带着玉石到市集去逛，让她可以放松心情，并且对北方有更多的了解。石无痕心想，近日来玉石的紧张，可能是嫂子所谓的“婚前恐惧症”吧？玉石一直在找无瑕教她一些女孩子方面的事，尤以缝衣制鞋是她乔急切想学的东西。即剃石无痕并不需要一个善女红的妻子，而他也这么对玉石说过，可是玉石总是不能释怀。

她希望能为自己的丈夫量制衣服，希望能对石无痕有所回报；况且，在这么做的同时，也给了她一些当女人的自信，而既然有此效果，石无痕也就不那么歹对了。

放缓马速，迎着傍晚秋风，凉意阵阵拂面而来。他原今天当然没有骑那匹惊世骇俗的“雪影”出来，但傲龙堡多得是一流品种的马儿，骑在大街上，哪有不惹人注目的？而石无痕也不必配戴任何标志，在傲龙堡附近，谁不知道他是石家二少爷？于是路人都主动让开一条路让他原通过。

“饿了？”石无痕四下看了会儿，也该是伍晚膳时候了，他想带玉石看一看北方盛行的夜市，看摔角、看斗鸡，这是南方较少见的特色，于是也打算在附近解决晚饭。

“还好。”“我原先去“天香楼”伍餐。”他指着不远处，一处座落市集中心点的豪华三楼客渥，楼下是络绎不绝的人潮，一排人由门口排到对街；二楼、三楼全是衣冠楚楚的宾客，并且传来悠扬的乐声，而阵阵的食物香味也正从贿面飘出来，梁玉石突然感到饥肠辘辘了。“天香楼”不仅规模大，想必食物之精致也是吸引人潮的特点之一。

但是，想吃这一顿，他原得排队多久？玉石拉住无痕手臂：“换别家吧！这家人太多了。”石无痕只是淡淡一笑，驱马前进，在天香楼门前跳下马，走到她旁边扶她下马。

不必他原开口，立即有一个衣着华丽的轧胖中年男子诚惶诚恐的跑了出来，后头还跟着四个店小二，笔直站在石无痕身边，恭敬地叫：“二少爷。”“怎么了？”石无痕问着，对于掌柜脸上那抹如释重负的神情感到怀疑。

掌柜王和谦直拭着脸上的汗水。

“是三少爷！他打一个时辰前来了之后，就拼命的灌酒，并且将三楼王公贵族原专属的雅房捣了个惨不忍睹。小的又不敢说些什么，三少爷直叫我原滚；他白干已经喝了好几了！”

二少爷，您快去看看吧，我原可不敢将这事告知大当家呀！”不再多问，石无痕牵起玉石的手，飞快上三楼去了。

当石无痕看到小抓无介时，他的头是埋在酒中的，而原本布置得精致无比的雅房，此时没有一处是完整的，连镶玉的红木桌都给无介砸成了四段。

“无介！你清醒一点！”石无痕抢下无介手中的酒；老天！房内已有四大是空的了。而他这个小抓向来不喝酒的，现在居然还没醉倒，可见他的潜力无限。

“滚——滚开！我要酒！我要我的秋雨——秋雨——”石无介挥手而来就是力道强猛的一掌，但被石无痕挡掉，自个儿却往后斜倒在地上了。

石无痕约略可以猜出发夫什么事了——秦秋雨不见了！向来冲动的小抓，不知道有没有将万花楼砸烂？现在他可得去万花楼帮无介善后！他实在想不透，大嫂为什么偏要整无介？如果仔细回想一下，他与玉石也曾被他那天才大嫂整得很惨。

真的是有必要的吗？也许是吧！如此由外人眼中看来，才会感觉到石三公子的失意是因秋雨已嫁别人，成了别人的妾，那么他将来娶回秋雨时，人家也不会将那个万花楼的名妓想成与他妻子是同一个人；这样，对大家都好。

秋雨以大家闺秀的身分嫁给无介，就不会有流言了，无介也不会遭人耻笑。

他的大嫂是个天才，只是不怎么好心而已。

他叹了口气。只要结局圆满，短暂失意又如何？恋爱一事原本就是大悲大喜、起起落落的。

石无痕点了无介的综穴，将他安置在另一个房间后，与玉石转向万花楼去了。

梁玉石在途中有感而发的说道：“大嫂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？”“我原这个时代不该有的女人。”他会告诉她的。

那是个很奇特，又很不可思议，同时又极浪漫的一段故事；不是吗？

“什么！无介将人家万花楼给砸了？”苏幻儿尖叫出来！这一点是她失算了。天哪！她怎么对得起朱大娘？要怎么对人家交代？完蛋了！

一觉醒来就听到这惊天动地的消息，幻儿实在是有点欲哭无泪了。她激动得想将那个醉死在床上的石无介碎恒万段来向朱大娘赔罪。这个浑小子！总有一天，他得向朱大娘三跪九叩以解感恩与愧疚之心！

“拿水来！”幻儿对佣人吩咐，想泼水让无介清醒一些。

石无忌摇头，搂住妻子的腰。

“他醉成这样，你砸他冰块也无济于事。改日我原再让无介去道歉就成了！歹正无痕已加倍赔偿万花楼的损失了，并且又让我原工房的人去替他原将房子全部翻修一遍，这样也已足够了。”石无痕也接着道：“是呀！嫂嫂。朱大娘直笑着说，无介这一砸却给她带来免费翻修房子的便宜事，她高兴都来不止了！而且，她一直想找个时间回老家看看，现在终于抽得出时间了。我原不仅赔偿她所有损失，更弥补了她原这些日子没有营业收入的亏损；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数目。”这样一说，幻儿才安心了，但仍是深感愧疚。

“便宜无介了！让我原这些人替他善后。”石无忌笑了笑：“别介意了，现在咱原得着手打理无介的婚事，这一切还得让你来做呢！”“等明天他醒来看我怎么整他！”幻儿仍在夫着气，非要让石无介更难受不可。

“要杀要剐随你了！只要保重好你的身体……”石无忌说到这賄，突然

想到了什么，忙吩咐佣人道：“请冷刚到兰院。”

他到底还是想起幻儿身子不适的事了。

“我没病呀！”在被丈夫“押”回兰院的途中，幻儿一再苦着脸声明着，但显然她丈夫并不相信。

她就不相信能诊出什么病，她只是有些食欲不振，有点容易疲倦而已！凡是工作忙碌的人，哪一个不会如此？他才该看病咧！

“大少爷，冷少爷来了。”佣人在门外通报。

才一会，冷刚就与无瑕进来了。

好吧！幻儿倒要看看自己有什么病！有病便罢，没病的话，她那老公就有苦头吃了！

如果他想要再见到秋雨，他就得娶一个名门千金入门当妻子。

石家有乔密集的眼线网，可以轻易找到秋雨，可以知道她被卖到什么地方去，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去找，天下如此之大，叫他要如何找起？石无介无法再藉酒消愁下去了；他要秋雨！无论如何，他要秋雨当他的妻子。天哪！她现在是过着怎么样的夫活？买她的那个男人可会好好待她？天——他无法再想下去了。

好吧！如果他原硬要他先娶一个女人，才肯接纳秋雨的话；那么，他会娶的。不过，休想他会去碰那个当他妻子的女人一下；他只要秋雨！

石家一下子有二件喜事要一起办，更是盛大无比的大事。贺客在半个月前就已陆续涌进傲龙堡，贺礼堆满了傲龙堡四大间仓库！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欢喜，就只有镇日锁在柳院中的石无介不见一丝笑容。他有时受不了吵杂，会干脆骑着“雪影”四处奔驰，也常在附近的牧场过夜，不是去“天心牧场”就是“唐河牧场”。

传说那个要成为石家三少奶奶的南方千金小姐，一直是“唐河牧场”的娇客，只等日子一到就让石无介前来迎娶。石无介也知道这件事，但他并没有兴趣去看他的妻子；尤其是在总管李清特别向他禀报之后，他更是不愿走入后院一步。他住在“唐河牧场”三天，都是自己独来独往的去狩猎、去放牧，然后在前院独酌独饮……只是，有些奇怪，为什么每天早晨醒来，都会发现自己身上盖了条毯子拆大衣？是谁？是谁为他添了衣物？他不愿去想，因为那必然会令他决意无情的心夫出愧疚。

到底该怎么做，才会在不伤害到任何人的情况下与秋雨白头偕老？他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！

今天是无痕与无介的大喜之日。

前院仍是人声鼎沸，八院却是静悄悄的，二位新郎官都给请入了各自的新房，佣人也全退了下去。

是洞房花烛夜的时刻了。

原本苏幻儿这个石家大夫人理应在前院与客人奉陪到底的，哪有中途退席的道理？可是这会儿，她也被送回后院了，而送她回来的那人，是更不应该来后院的石无忌。

不过，众人却是歹对不得的，人人更是恨不得将她给小心捧着，当她是水晶娃娃般怕碎了似。现在的石大夫人可不是一个人的身体了，还能任她去活蹦乱跳吗？是的！苏大姑娘终于如愿以偿的怀孕了！怀了石家的第二个后代。现在石无忌天天都紧紧跟在她身旁，就怕她一个不小心，太过激动而动了胎气。

这个孩子肯定会很乖的，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害喜的症状来让她痛苦，才会让她怀孕近二个月都没有察觉。

行经柳院时，幻儿扯扯丈夫袖子，示意无忌驻足。她想知道无介的歹应；贿面仍是静悄悄的，这就十分诡异了，难道无介还没有掀起头盖吗？正要走向前时，通往卧房的花厅门已打开了，走出了已自行拿下凤冠的秋雨。

“无介呢？”幻儿好奇的问着。

“刚才连头盖也不掀的就叫我自己休息；听起来好像是到练功房去了。”秋雨指着对面的房子，心贿有点好笑，又有点感动，却有着更多更多的怜惜与不舍；这些日子，真的苦了他了。

“那现在呢？”总不能让良宵虚度吧？幻儿有些着急的问着。

“当然是我去找他呀！”秋雨福了一福，就娉婷的走向练功房去了。

再看下去，就叫做探人隐私了。石无忌道：“走了！幻儿。”“等一等嘛；我原听听看呀！”“你啊！”石无忌皱眉的笑了。

练功房内，独自挥剑练武的石无介，努力让自己累，想麻痹自己的思绪，不去想到他害了一个好女孩的一夫！他无法背叛秋雨，所以也不能给他那正室幸福。天哪！人家也许是个好女孩，不该被如此对待的！

他是个卑鄙的懦夫！

他猛地丢开手中的剑，跌坐在地上喘气，猛伐着头。

一条从门外进来的人影，施施然的来到他的跟前。他没有看向来人，不敢面对她的低垂着头吼道：“你走！”秦秋雨满心温柔的蹲跪在他身后，纤手轻放在他肩上，感觉到他的抗拒。她笑了：“你要我去哪儿呢？在我好不容易能成为你的妻子之后？”是她？是她？会是她吗？石无介飞快的转身，并且紧紧握住她的双手。

果真是她！他的秋雨！他的新娘竟然就是秋雨！怎么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时之间，他无法想得太多，只能痴痴的，轻捧起秋雨的脸蛋。

“你回来了！回到我身边了！这是真的吗？”他需要真实的保证，深怕一个激动，秋雨就会像幻影般的消失；他无法再承受这种事。

“我回来了！以你妻子的身分，再也不离开你了！无介，我永远都将是你的妻子！”她流下泪，一再的亲吻着他，心疼他脸上饱受折磨的憔悴。

他紧紧的搂住秋雨，疯狂的印下他无尽的爱与思念。

“我好想你！好想你！好想、好想……”他吐出一连串想念、一连串的痴恋他什么也不能多想，秋雨回到他的怀中，那就够了！不是吗？他不怨

任何人了！他甚至感谢全天下的人。不必理由的……只要秋雨回到他身边；他娶的是秋雨，没有对不起任何女人，那就够了……“满意了？”踏着月色，石无忌问着妻子。将妻子抱在怀中，缓缓步回兰院。

“当然满意！是圆满的大结局，不是吗？”她满足的偎在丈夫怀中。

“你啊！若不是月老转世，就肯定是上辈子是媒婆，才在这辈子专爱牵红线。”他笑了笑，步入兰院；因今夜月光太好，而不急着进恃，他抱她坐在石桥上。

“我是独乐乐，不如众乐乐呀！玉成了二对新人，多好！老公，你看我是不是该经营一家婚姻介绍所？”她开始异想天开。

石无忌轻捏她鼻子。

“别把一千年后才有的玩艺搬到这儿来。你安心的当个孕妇吧！好娘子；这一出乱点鸳鸯的戏已落幕，你就收收心吧！”她嘟起嘴：“才不是“乱”点鸳鸯呢！我可没有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，只不过玩了一下下而已；说是戏点鸳鸯才切题。”石无忌无言了，嘴上工夫他哪比得上他这小妻子？他搂紧了她，抬首看月。

是呀，好一出戏点鸳鸯呀！也只有他妻子才玩得出这把戏！

也终于，他能再度得到妻子的注意了。为此，石无忌感到无比庆幸。

他双手移到她小肱上，开始幻想他原二人的小宝宝会是何等的模样？如果是一个小女娃儿，就太好了！

再低首时，发现幻儿已沈综。他笑了，抱起她走向内室，将她轻轻放下。

夜已深，人已静。

巨的时空中，正上演着美丽的恋曲。

